尧乐博士回忆录

尧乐博士著

传记文学出版社

S9003455

5

堯樂博士回憶錄

堯樂博士著

石景宜先生贈书
年 月 日

暨南大學圖書館藏書

傳記文學叢書之四十四

S9003455

傳記文學叢書之四十四（保有版權翻印必究）

堯樂博士回憶錄第一集

定價新臺幣拾伍元

著作者：堯樂博士

編輯者：傳記文學雜誌社

出版者：傳記文學出版社

臺北市永康街七巷十八號之三

臺北市郵政信箱一〇〇三六號

郵政劃撥儲金帳戶第三六九一號

印刷者：榮泰印書館有限公司

臺北市和平西路三段五五巷四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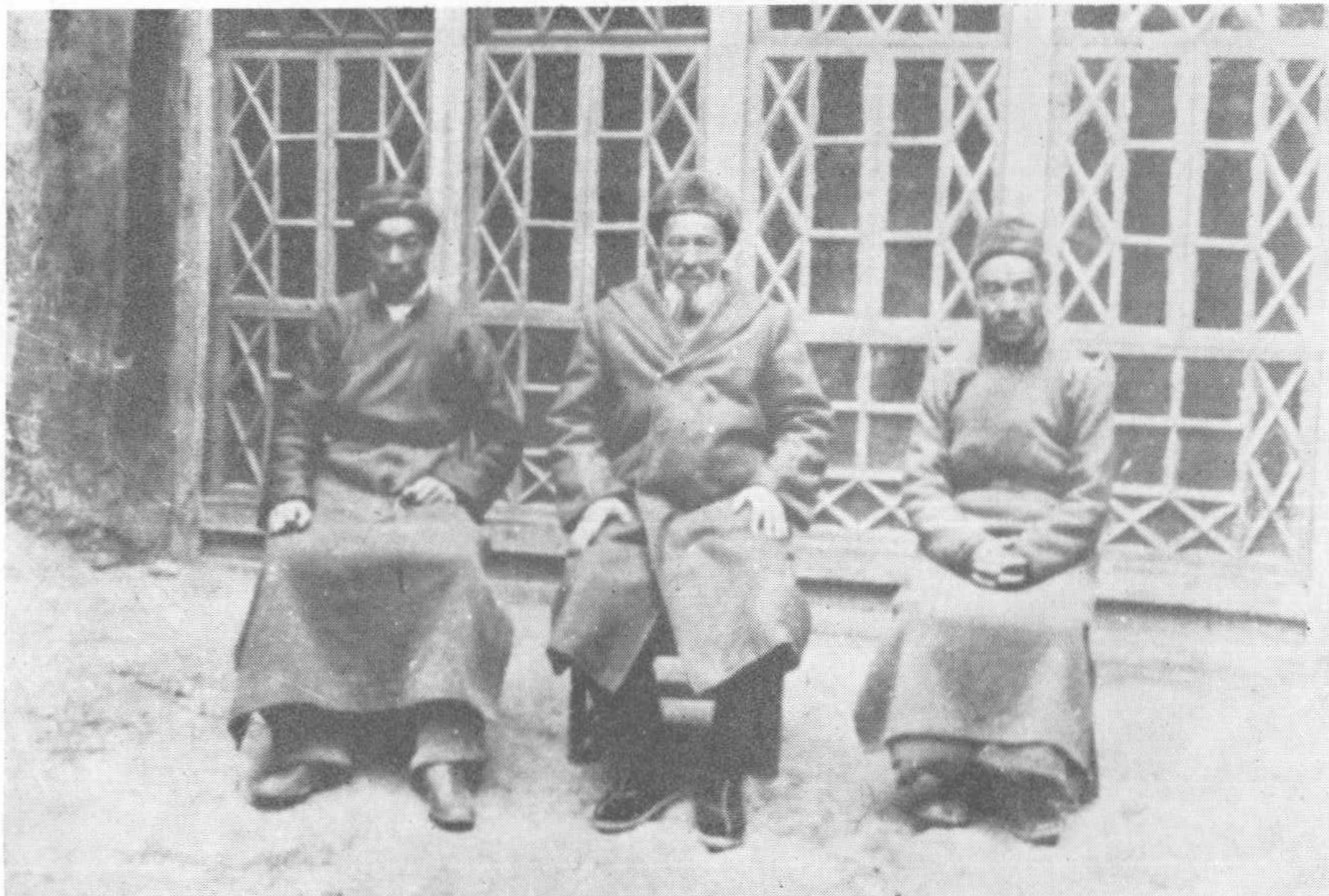
中華民國五十八年十二月一日初版

內政部登記證內版臺業字九四六號



本書作者於民國二十三年出任哈（密）鎮（西）警備司令時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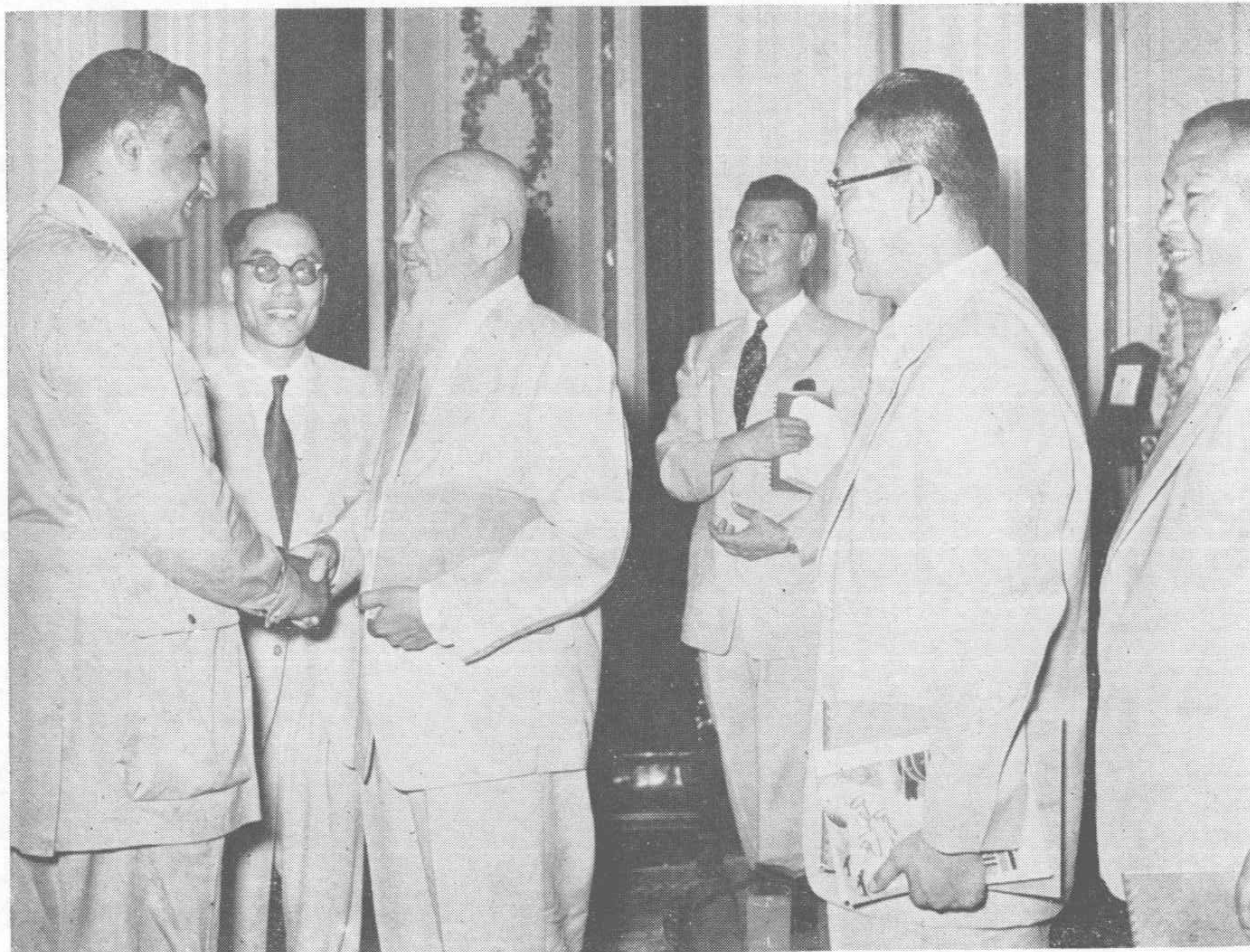
一



民國四十年作者（中）經西藏拉薩與當地頗富名望之回教人士合影



民國四十三年陪同伊拉克前國會議長賈瑪利晉見
蔣總統時攝



民國四十三年自由中國首屆回教朝聖團，作者任團長，與埃及當時總理納塞爾晤談時攝。

序

田炯錦

新疆省政府堯樂博士主席在「傳記文學」發表回憶錄，因其將清代末葉以來，新疆局勢變化，敍述的扼要清晰，而文字亦甚流暢，頗引起留心邊事者的注意。傳記文學社將爲刊行專集。予詳閱之後，深信堯氏這一著作，對於瞭解邊情，及釐訂治理邊疆大計，均大有裨助，傳記文學社刊印專集，俾得廣爲流傳，亦實爲對國家的重要貢獻。在其付印之前，特爲之序，以表示對堯氏及該社之讚佩。

堯氏在其回憶錄之開始，說明他撰寫的緣由，他曾於民國五十一年農曆春節，往訪胡適之先生。談次胡先生鼓勵其寫回憶錄，曾說：「就以你這個新疆人的身份，再加上你過去的經歷，寫出來不就是一部新疆現代史嗎？我們知道，新疆自漢代列入中國版圖，已有二千餘年的歷史，但是迄今一般國人仍還是將之視爲神秘區域，其原因固然由於歷代朝野的不予重視，而新疆人本身不多報導，才是主要的癥結。所以我勸你寫回憶錄，並不是爲了表白你自己個人，而是要將新疆的內情，報告給國人與歷史家們！」堯氏接受了胡先生的勸勉，故說：「提筆寫此回憶錄時，我的心情誠如胡先生所說：『

不在表白個人』，而是希望將這八十年來個人在新疆的見聞經歷，坦白寫出，喚起國人『不忘新疆』，做爲反攻大陸後一些參考，予願足矣。」

讀堯氏本著，深感其未負胡適之先生的期望。他確能將本身過去的經歷，與新疆數十年局勢的變化，連貫在一起。故讀他的回憶錄，等於讀他的自傳，亦無異讀新疆現代史綱要，使人們可以瞭解民國成立以來新疆治亂的概況及其緣由。有些地方，他寫的非常坦白透徹。例如馬仲英怎會進入新疆？將新疆變亂之局，攪的更加混亂。並未全盤失敗，何以會孤身前往蘇聯，致其下落，竟成了迷？堯著寫的非常坦白，而且將一切內幕揭出，使人得悉在邊疆有些官吏之無法無天，逼使民衆起而反抗；以及赤色帝國主義者，利用機會，謀奪我疆土的手段之卑劣與陰毒。堯氏不諱其引導馬仲英入新，因爲在中樞無遑兼顧之際，他望馬氏能驅逐殘暴官吏，解除人民不堪忍受的痛苦。逮金樹仁失敗逃走後，他發現馬之入新，並非爲援助維民，使其不受暴政摧殘，而實欲搶奪新疆地盤。遂不惜與之「好聚好散，分道揚鑣。」讀了他這樣坦白的敘述，不但使人諒解其引馬氏入新之苦衷，且欽佩其愛護民衆，顧全大局之熱忱。羅文榦奉派入新，圖解決各軍事首領間之爭端，彼時汪逆精衛爲行政院長。逮調解失敗，盛世才乃攻訐羅受汪之指使，促進馬仲英、張培元、劉文龍間三角同盟，陰謀奪取新疆地盤。因汪逆抗戰時受日本利用，人格卑汚，使人對盛氏攻擊羅氏之罪狀，遂多信爲事出有因。予前在北平受學時，羅長財部，因其不肯與曹錕左右之腐敗集團同流合汚，致被誣陷入獄；以後羅氏去世，曾讀

其僚屬之追念文字，對其勤愼奉公，操守清廉，申述的極爲具體明確，似非泛泛恭維。以如此剛正廉介的官吏，謂其助奸人禍亂邊疆，危害國家，予甚感懷疑。逮讀了堯氏本著，其申述羅氏勸馬仲英、張培元，與盛世才和好之經過，調解失敗之緣由，以及分析張、劉絕無與馬仲英聯合之可能，與張氏反對盛世才的基本原因，說的合情合理，而且有具體事證。不但使人得以明瞭「四一二政變」前後新疆動亂的事實及其緣由，且將中樞派去辦理善後大員被人誣栽的罪過，洗刷清楚。不惟供給歷史學者珍貴的資料，且實有益於世風人心。

堯氏本著除了爲國人提供珍貴的新疆現代史料外，筆者認爲尤有一寶貴的貢獻，即他以邊胞身份，說出了邊疆民衆眞正的願望。他在拒受蘇俄利用時，曾寫到：「多麽可惡，多麽險毒，俄國人要利用哈密民變揷足新疆了。我們明明是官逼民反，自衞擧措，俄國人偏說我們在革命；我們一心只想和平回家，俄國人却支助槍械軍費，驅我們作戰。」除了這一段話外，他還在很多節內申說邊胞所望者，乃安居樂業並非分離獨立。他說邊胞對楊增新生前愛戴，死後猶有「永難或忘的甘棠召伯之思」，因爲他能「對症下藥，用改良政治以服民心，以減輕負擔保民之力，振興工商業，使民無遊惰，而不授人可乘之隙。」由上引這些話，可見新疆一般民衆所反抗者，乃殘暴官吏之掠奪民產，殘殺民衆等暴行，並非爲謀獨立分離，而與政府爲敵。他們希求於政府者，並非太奢；楊增新剪除新疆各處擁兵割據之野心分子，杜絕外人乘隙侵略，對國家確屬大有貢獻。但就其對新疆民衆謀幸福而言，不過是

恢復地方秩序，對各族同胞一視同仁，懲處貪污，使人民能平安過其生活而已。這些都是任何一個像樣的政府應該作到的事，然新疆民衆在其生時愛戴，死後猶有甘棠召伯之思。可見邊疆民衆對政府並不奢望苛求。將來國土光復後，我政府應以堯氏所述新疆近數十年變亂的經過爲鑑，愼選派往邊疆服務的人，嚴懲壓迫剝削民衆的貪暴官吏。爲大多數民衆謀幸福，提高其智識，改進其生活，使其不受壓迫歧視，而能安居樂業，則自私奸詐的野心份子，將無從施其挑撥伎倆，則邊疆自可安定。苟能如此，則堯氏爲邊胞申述眞願望，將爲對國家及邊胞難得的貢獻。

堯氏本著實爲描述民元以來，新疆情勢演變最完整而淸楚之佳作，惟對刺楊增新案，敘述的似嫌簡略，易引人之懷疑。他以爲楊之被刺，係金樹仁之陰謀，故說：「師生（指楊與金）相處，已達二十餘年之久！以如此深遠的關係，金氏應當死心塌地，一心一意，善助提携與培植他的恩師，使大治的新疆，垂諸久遠。可惜他不作此想，竟假樊耀南之手，置其恩師於死地，尤其巧施連環計，再殺樊耀南，奪了恩師的權位。」以如此關鍵新疆治亂之大案，他未舉出任何事證，亦未說明如何「假樊耀南之手，置其恩師於死地的經過」，使人看了，不能明白底蘊。參看刺楊案前後的論述，更使人懷疑。他認爲樊、金乃屬敵對的兩派，而「在學識能力方面，樊耀南是勝過金樹仁的」。就金一派言，他說：「金樹仁、周務學、魯效祖、張培元、劉希曾、熊發有、閻毓善等人，他們自認與楊氏有師生關係，……將來繼承主政新疆者，自非其中之一莫屬。」似此則金在他的一派中，尚未居首領地位。既不能

領導其本派各政軍要員，何敢唆使敵對派首領，才高於己者，刺殺培植他自已的長官。敢作此種傷天害理罪案的人，當屬奸雄惡霸一流，但本著敘述金樹仁應付哈密民變，與馬仲英入侵的經過，充分顯示出是一個剛愎低能的蠢才。豈能使狡横如樊耀南者，上其圈套？聲望勢力不遜於金者，如周務學、張培元等，亦豈肯甘爲其鷹犬，冒險參加間接弑師屠計？故刺楊案似尚有更複雜的內幕。堯氏倘能再蒐集些資料，將此案爲較詳之舉證與說明，隨後發表，當可對研究新疆政局變化與邊疆歷史者，有更大的貢獻。而對政府將來如何防微杜漸，以保持邊疆長久安定，亦必大有助益。

田炯錦序　五十八年十一月

堯樂博士回憶錄第一集　目錄

田序……………………………………一
一、「堯樂博士」的由來……………………一
二、闖關萬里當神兵……………………一三
三、由賣瓜小販到王府大都統……………二一
四、楊增新・回胞・革命軍………………三五
五、援科布多・平阿爾泰…………………四七
六、三七之變……………………………五七
七、樊耀南・金樹仁・哈密回王…………六七
八、哈密民變與馬仲英……………………七七
九、馬仲英天山揚威記……………………八七
十、馬仲英瞭墩大捷………………………九九

十一、拒受斯大林回王國璽……………………………………一一一
十二、五十鐵騎　破敵一旅……………………………………一二三
十三、流血・暴亂・燎原之火…………………………………一三七
十四、新疆四一二政變前後……………………………………一四九

「堯樂博士」的由來

民國五十一年，亦卽胡適博士逝世前那年的農曆春節，我到南港中央研究院去拜年。胡先生接待我在他的會客室落坐，他說：「你這位年長過我的博士，遠道親來拜節，實在不敢當！」我當卽回答：「你是滿腹經綸的眞博士，我是胸無點墨的假博士，假博士照理應該向眞博士來拜年的。」他聽了以後，哈哈大笑，接着又說：「這話要看怎樣說了，如果以名字而論，你這個博士是眞的，我才是假的。因爲別人喊我胡適儘管可以不加博士的頭銜；但如有人僅喊你堯樂而忘了博士這兩個字，那就大錯而特錯了。所以我認爲你的博士是眞，別人的博士都假！」大家說笑了一陣，他突然向我發問：「你今年有七十五歲了吧？」我答：「差不多。」他說：「一個人到了這個年齡，應該要寫回憶錄了。我多少年來提倡傳記文學，到處勸人家寫自傳或回憶錄。希望你能把過去的事情好好的寫下來，一定很有價值。」我當卽回答：「我是一個邊疆人，旣未在中央作過高官要職，又沒有在地方任過封疆大吏，我這一生那有寫回憶錄的價值呢？」胡先生又問：「你已作了省主席，還不是封疆大吏嗎？」我

笑着回答：「我這個省主席是在大陸沉淪，新疆陷匪後，在故鄉展開游擊戰時擔任的。到了臺灣旣無班底，更無群衆，根本是一個光桿主席，那有寫回憶錄的資料呢？」他緊接着說：「其實回憶錄是任何人都可以寫的，不一定非要作過高官顯職不可呀！就以你這個新疆人的身份，再加上你過去的經歷，寫出來不就是一部新疆現代史嗎？我們知道，新疆自漢代列入中國版圖，已有二千餘年的歷史，但是迄今一般國人仍還是將之視爲神秘區域，其原因固然由於歷代朝野的不予重視，而新疆人本身不多報導，才是主要的癥結。所以我勸你寫回憶錄，並不是爲了表白你自己個人，而是要你將新疆的內情，報告給國人與歷史家們！」我聽了胡先生的指點，這才興起寫回憶錄的念頭！而隔不多久胡博士竟在會議中因心臟病發不幸逝世。光陰易逝，又是五年過去了，爲了紀念這位提倡傳記文學的老朋友，我也不得不下決心寫我的回憶錄了！

於今大陸沉淪，匆匆十八年於玆，我六億同胞，由神州陸沉而同遭蹂躪；但我的故鄉——新疆，却因爲成了毛匪原子試爆場所，各族人民除了饑寒交迫之外，還要加上原子塵的危害，這無異置新疆人民於水深火熱之中。其悲慘之狀，想來眞是不寒而慄！我自民國卅九年在戰地出任省主席後，目睹當時情形，再念及今日共匪暴行種種，午夜捫心，實不禁自愧自責。提筆寫此回憶錄時，我的心情誠如胡博士所說：「不在表白個人」，而是希望將這八十年來個人在新疆的見聞經歷，坦白寫出，喚起國人「不忘新疆」，做爲反攻大陸後的一些參考，予願足矣！

最後還有一點說明，即這本回憶錄，以後各章雖均從大處着手，但開始必須從作者的家世與出生寫起。因爲作者是一個邊疆人，如不從頭說起，不僅篇中所提到的人物故事，讀者難以明瞭，即連作者本人的名字，大家看來也會覺得莫明奇妙呢。

我是新疆維吾爾族人，維吾爾族在構成全國總人口的比例來說，自屬少數民族之一。但在新疆却是唯一最大最多的民族。因之在記述作者出生之前，對於維吾爾族之沿革，及其在我國歷史上與乎國際間的地位，似有先加簡單說明之必要。

維吾爾族之名稱，如溯之往古，在中國歷史上的記載，至爲繁冗。在漢時稱爲「伊吾盧」。元魏時稱「袁紇」。隋時稱「韋紇」。唐初稱「回紇」，盛唐中葉，曾助郭子儀平定安史之亂有功。肅宗乃以寧國公主嫁於毗加闕可汗；以示親善。至頓莫可汗復上書唐帝，自請改「回紇」之名爲「回鶻」。適當時伊斯蘭教盛行中亞各地，「回鶻」人乃舉族皈依。世人稱「伊斯蘭」教爲「回教」，即自回鶻人信了伊斯蘭教而始，於是迄至唐末，一般人大都改稱「回鶻」人爲「回回」了！時經五代紛亂，中原元氣大喪，久居新疆的回鶻人乃乘勢東漸，遂有沙州回鶻，甘州回鶻，以及河州回鶻。至宋代因西夏與宋室之爭，回鶻人更東進至西州，合羅川，與秦州等地，於是遂有西州回鶻，合羅川回鶻，與秦州回鶻之出現。迨元太祖成吉斯汗崛起，西域回鶻悉降於元。因助元統一天山南北路有功，乃將高昌回鶻王，封爲「畏兀」王，間亦有譯爲「畏吾爾」者。至明時洪武年間，爲安定畏吾爾王，乃設哈密

衞以統轄之。此又爲哈密有回王之由來。至清初因不詳回族世系，僅稱哈密回部，與吐魯番回部。由清中葉以迄清末，一般國人大都稱維族人爲「纒頭回」。這是因爲維族的阿訇們，爲了宗教上儀容聲望，常年在頭上纒以白布的緣故。至民國初年，楊增新主新時仍沿稱之。但自金樹仁主新後，有威武爾教育促進委員會成立，要求將纒頭回一名，改稱「威武爾」。後來盛世才主新，廸化威武爾教育促進委員會，仍感「威武爾」之不雅，乃呈請省府會議通過，改稱爲「維吾爾」三字，正式公佈，全省通用。並禁用「畏兀兒」，「畏吾爾」與「威武爾」等名稱，維吾爾之名於民國廿三年始定。以上所述，卽維吾爾族及其名稱之沿革大略，現在有些新疆維族人，自承是土耳其人，更改稱新疆爲「東土耳其斯坦」。他們所據的理由，是因語文習俗以及血統與土耳其人相近。其實這是本末倒置，和受了俄帝宣傳的大當之誤。與其說今日的新疆維吾爾族人是由土耳其東來！倒不如說今日的土耳其是由新疆維吾爾人西去！我們遍查中外歷史，每逢中國盛朝，卽有大批新疆人向西遷徙。如漢如唐，都有事實可考。元代且曾在東歐及中東建立起欽察與伊兒兩大汗國，遂而不論軍政商民，都需要大量的人員，因地理上的關係，新疆維族人自有捷足先登之便。此所以土耳其人與維族人在語文習慣以及血統相近之由來也。至於竟改稱新疆爲「東土耳其斯坦」之流，乃完全墮入俄帝之騙術；自俄人侵佔中亞五國之後，卽改稱爲俄屬土耳其斯坦。及後因其侵略箭頭指向我新疆，乃又分稱俄屬中亞爲「西土耳其斯坦」，改稱新疆爲「東土耳其斯坦」。於今有一小部份維族人，不此之察，卽以土耳其爲西，新疆

爲東，其謬誤之處，眞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了！

也有人認爲維族是阿拉伯族之支脈，這完全是受了宗教的影響。要知道新疆的維族人，在唐以前猶仍信奉佛教，卽今在哈密、吐魯番，以及庫車等各地仍有佛教遺跡可尋。自唐以後，方始改以回教爲信仰。明乎此，我們總不能說唐代以前的維族人又是由印度遷來的！其實維族人是道地的中國土產，存在於中國已有數千年的歷史，在目今尤其是構成大中華民族，漢、滿、蒙、藏、回五族之中回族的主流。

遜清光緒十五年八月十三日，我出生於世界之屋脊——帕米爾東麓的喀什區屬之英吉沙縣。同治初年，新疆回亂擴大南疆（天山之南），由阿古柏聶領導，自稱嗶調勒特汗，統治南疆。所謂「首都」設新喀什。當時先父吳守爾伯克，由相當於連長之職位，以特殊功勛，出任喀什回王府門巴西（卽警衞團長）。其後，左宗棠平定新疆回亂，先父匿名居於蘆草叢中四十餘日，待局面安定後，乃遷廸化。因爲先父是軍官出身，當時施以回教命名儀式之阿訇，遂命我以堯樂博士之名。按維吾爾族人，在出生後，不論富貴貧賤，必先請阿訇到家爲之念可蘭經以示祝福，同時接受回教命名，成爲伊斯蘭教教徒，並由阿訇展經取名，儀式極爲隆重肅穆，在場之人，一槪不准言語行動。阿訇祝福畢，卽展開可蘭經，當他發現可蘭經中的某一聖人之名，卽高聲朗誦，在場之人乃同聲共應，從這個時候起，這位新生嬰兒就算有了名字。其用意在期勉這個新生兒長大成人後，要效法那一位聖人的言行事功。但

是由於可蘭經上的聖人有數，而伊斯蘭教徒滋生無窮，所以維族人中同名字的，可說是車載斗量，數不勝數。爲使社會上易於區別，在家族中辨別親疏，每個維族人，在己名之上冠以父名，自此一般人便認父名爲姓了！其實維族人因爲名字是由可蘭經上得來，其實是不冠姓的！如冠父名後仍感重名者衆；還可以加上祖父之名。成年後，因爲求學作事，活動範圍擴大，重名之累必將更甚，於是又有人把官職或宗教職銜也加上。這樣一來，一個維族人的名字，有時讀起來就會有十幾個以上的音節了。

我的名字在維族中可說是個例外，旣未加父祖之名，亦非取諸可蘭經中的聖者，因而在故鄉與我同名的人，可說很少。我的名字是因爲先父當時擔任軍職，阿訇向家父道喜祝賀而喊出來的。蓋因我呱呱墮地，離開母胎，依照宗教儀式，請阿訇到家祝福命名。當阿訇蒞臨我家時，一看到先父，首先道了一聲「堯樂博士」（譯音），按「堯樂博士」在維語中是小老虎之意，在此係指將門虎子。隨後阿訇也曾展經爲我取名馬穆提吾受爾，但是家人與戚友們因爲沿用阿訇頭一聲喊名的習俗。從小到大，一直喊我堯樂博士，經中的正名反而爲人所遺忘了，我三歲喪父，七歲背母，對於經名，根本不知，及長聽我姐姐吉乃斯汗告訴了我，我才曉得！但因現名沿用已久，且爲大家所熟知，我也就樂於將錯就錯，反正人之起名，原來就是代表自己，於今這個道賀的名字已代表了我；若再將經中那個名字用上，豈非畫蛇添足？

走筆至此，我深感世界上不論那一個種族，都應該有一個固定的姓氏，以別親疏，傳諸永世。如

漢族中，孔孟兩姓取名字的辦法，最爲理想。所以我在成年以後，也就決定以堯爲姓了，並以之傳於子孫。我的子孫們都由我給他們取名字，同時在子孫的名字中，也定一個相同的字，以示輩份。如我兒子的名字之中同取一「道」字；如堯道昌，堯道宏，堯道明，堯道光等。孫子們則同取「天」字；如堯天吉，堯天覺，堯天智，堯天泰等。我這個姓名改革的舉措，在維族中乃屬創舉。自然有違「展經取名」之慣例！因之定姓取名的事，只有我自家來實行。維族中其他的人們，願否如此，悉聽其便，不過我敢斷言，將來在維族中起而效行的，一定大有人在。

我的故鄉英吉沙，雖然給我帶來了生命，但却不曾給我帶來幸福。當我甫及二歲，正是左文襄公底定白彥虎與𡖅明等在新疆作亂之時。不久劉錦棠將軍接任新疆巡撫，喀什回王因新疆建省改制，改土歸流，原有之警衛組織奉命解散。先父離開王府，奉劉巡撫之命，調派省城，仍任軍職。當時新疆甫定，劉巡撫對先父畀依甚殷，於是積勞成疾。當我年滿三歲的那年，他竟病逝任所。翌年，先母因感省城謀生不易，乃根據回教規定，就地安葬後，携子挈女，重返故鄉。可是回到故鄉以後，景物依舊，人事全非。過去的車水馬龍，門庭若市，於今變成了門可羅雀，淒涼寥落，先母身受喪夫之慟，再加上人情寒暖，飽受刺激，她老人家便也生起病來，而且這一病便是整整四年，當我七歲，我成了無父無母的孤兒，所幸家姐斯時年已及笄，不久就與引不拉引伯克結婚。我就以姐夫姐姐的家，作爲我幼年棲身之所。也因此註定了我一生勞碌奔波的命運，同時，更誤了我按部就班，負笈求學的機會

。我姐夫的先人曾是喀什回王府的顯要，但因左文襄公平定全疆變亂，王府組織解散，一般官員都隨之遣散，不久相繼去世。他本人既無法繼任官職，遂改業經商。當大局甫定，經商的地點應該儘量和內地相近，於是姐夫舉家由新疆極西之英吉沙，遷到極東之哈密城。哈密之成爲我的籍貫，即始於此！

哈密在我國歷史上，隸於西域東部，每因改朝換代而易其名。在漢時係伊吾盧地。即以哈密地區代表了整個西域。匈奴呼延王曾都於此。三國時爲鮮卑西部之要津，晉時置伊吾縣，隋時改爲伊吾郡，曾派裴巨在此經營。隋末爲西突厥所據。唐初平西突厥改稱西伊州。在唐代每次進兵西域。以及玄奘法師前往印度取經，皆取道哈密。一改往昔之陽關古道。而成爲由陝甘入新之孔道。五代時爲阿薩蘭回鶻人聚居之地。宋時收爲合羅川回鶻人之住所。元時更以此地爲西征中亞與東歐的大本營。明初置哈密衞於此。哈密之名，自此訂定。清初數次用兵，都以哈密爲前進指揮所，就拿左文襄公來說，他之入新也僅止於哈密，但卒能將俄寇驅逐，收復伊犂，底定全疆，由此可知哈密一地在軍事與國際上地位之重要！

我由英吉沙遷到哈密，是在光緒廿一年七月九日。時隔七十多年，我仍能記清這個日子，那是因爲抵哈密的翌日，適爲左公逝世十週年忌辰，那天哈密各界爲紀念一代先賢，曾在哈密漢城又名老城的中央地帶，建築了一座崇閎巍峩的左公祠，正於是日舉行落成典禮。除了官式的揭幕禮外；還唱民

間大戲。這是我首次看到內地戲劇，至於唱的是那一省的戲，根本不知也不懂。當時我年僅九歲，跟着人羣來看熱鬧，因而參加了這個盛典，由於左公祠的戲台，當時尙未建好，唱大戲的戲台是借用斜對面定湘王廟的，因此我曾到定湘王廟內，觀光了一下。哈密定湘王廟座南面北，正殿內所供的神像很小，相貌似舞台上的皇帝。並不怎麼威嚴可怖，却是香火很盛！頂禮膜拜的善男信女，極爲擁擠。這以回教徒的心理來看，確實有些不倫不類，因爲信回教的人，是不許崇拜偶像的。所以那天定湘王廟的雜亂無章，教理蕩然，在我小小的心靈上，形成一個很大的謎團？其後我年齡漸長，這一個謎團對於我的吸引，不僅未因歲月播流而消失，反而愈來愈大！顧名思義！定湘王廟，應當設在兩湖，或長江流域。爲什麼遠及西北，佈滿各個角落，即連新疆的各大城市，也是所在多有呢？爲了尋求此一謎團的答案，我時刻留心！一直到我成年，進入哈密回王府中服務時，方始聽到曾經追隨左公一位高級官員，講起定湘王的故事，以及定湘王廟密佈西北的來歷。定湘王廟存留西北，歷時已達九十餘年，對整個大西北的人心，影響很大。而且不僅新疆一地而已！因而我覺得似有在此一述之必要，至於故事的眞實性如何，我是無法予以證實的。

若談這個故事的淵源，還得由曾文正公說起。當曾文正公丁憂居家，適值太平天國軍興，而太平天國舉事於廣西，湖南爲其進攻的第一站。文正公爲了保境安民，乃在故鄉練湘勇以資抵抗。一日，太平軍大舉進攻文正公家鄉之城垣，守軍漸有不支之勢；文正公心中甚爲焦慮！夜間不敢就寢。和衣

伏案而眠，忽見一巨人入室，拍拍文正公的肩膀曰：「城無慮，應固守」。曾文正公一驚而醒，張目四顧，房中空無所有，那兒有什麽巨人？翌日天色甫明，太平軍即蜂湧而至，猛攻城垣；並以大砲猛轟！曾文正公率領全城湘勇，奮力抵抗，不久沿湘江一面的城墻，被攻破了一個缺口，太平軍見之大喜，乃以主力衝鋒入城，這時候，突見一位巨人在缺口處出現，安然趺坐，將兩足伸入湘江之中，大洗其脚。太平軍見了，乃又發大砲向之轟擊，該巨人身中三彈，仍然若無其事。這時候曾文正公率軍趕到缺口處，太平軍乃行退却，城池果保無恙。事後居民們向城隍祭供祝禱，發現城隍金身上有三個砲彈痕跡。大家咸信此次城能保全，乃是城隍顯靈護城所使然！曾文正公據情呈報清廷，敕封該城隍爲定湘王，自此曾文正公行軍所至，都有定湘王的神位相隨，而每能戰無不勝，攻無不克。左公崛起，亦行效尤。因此在他大軍西進之時，定湘王廟便也就隨之遍佈西北了！

於今想來，湘軍中之有定湘王，與歐美軍中之有牧師或神父；以及回教國軍之有阿訇。不也是其理相同嗎？

哈密當時有三城：一爲回城，相傳爲元時畏兀王忽納失里所建。哈密回王府即設在該城內，屬民全係維族。二爲漢城亦曰老城，傳爲清雍正時所建，城圍僅一里八分；至左文襄公進軍新疆，因感該城面積太小，始擴爲三里。哈密專員公署，縣政府，地方法院，以及郵政電訊等局均在城內。前述之定湘王廟，左公祠，還有文廟亦同在此城內。居民甚少，均係漢族。三爲滿城亦名新城，此爲清末劉

錦棠所建，因劉將軍所率之清軍，大都由陝甘招募回民所整補，劉將軍乃以該城爲軍營，因而以後竟變成回族人聚居之地，現在該城內，還有陝西及肅州等大清眞存在。惟此城因歷年動亂，毀多修少，早已無復「城」形。民國廿二年，哈密整建市容，將該城東城墻拆除，改築中華路。自此所謂新城已無一方城墻存在，使得一般人多已遺忘哈密還曾有此一城。所以報章雜誌上的報導，總是說哈密有兩城：爲回城與老城或漢城，而不再言及新城或滿城了！

間關萬里當神兵

一家三口，定居哈密，姐姐對我的求學問題甚爲關切，她以長姊如母的心情，督促姐夫給我找一所比較理想的學校。可惜當時哈密連年戰亂，兵燹之餘，根本就沒有官辦學校，而王府所辦的子弟學校，一般學齡兒童，又不得其門而入。萬般無奈，姐夫乃選定回城內的大清眞寺，作爲我讀經與求學之所。

該寺係哈密最古老的清眞寺，爲明初永樂年間，哈密忠順王時所建，已有五百餘年歷史。此一遺跡是明代實力遠達西域之鐵證。現在該寺門側，仍存有漢回兩種文字之大石碑一座，記述該寺之興建緣起與經過。惟因年代久遠，已有部份字迹，風蝕湮滅，不復辨認。寺的外觀，採中國內地廟宇式樣；但內部則純爲穹形圓頂阿拉伯式。建築非常堅固，歷時五百餘年，今仍屹立！

哈密商業日漸繁榮後，與內地各省商人來往日益密切，我在課餘之暇，每於有意無意之間，幫我姐夫傳遞信件，跑跑腿，傳傳話，就這樣漸漸的學會了漢語。這不啻給我開闢眼界，對於內地的情形

獲知不少。因而我一讀完全部可蘭經，及廿三種維吾爾文書籍，便急欲改學漢文，以補我耳聞口述之不足。我姐夫也爲了便於幫助他經商起見，贊成此舉。我這一轉學，對於我一生前途，可說影響很大，不僅在民族方面，瞭解維、漢原是一家，猶如家族中之有大哥與小弟，即在思想方面，也給我奠定了正確的觀念。自幼便認定新疆是中國的領土，新疆人都是中國人。小時如此，老爲彌堅。

當我在漢族私學正讀得起勁，我姐夫在哈密已收購了許多新疆特產，準備進關出售，以圖厚利；並且決定舉家同行。我聽到了這個消息，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喜的是可以到關內各地觀光，大開眼界。憂的是正在讀的四書，忽又中斷，將來不知什麽時候，才能恢復我的學業，果然從此一別，我竟與書本絕緣。撫今追昔，不勝惘然！

光緒廿六年正月初旬，我們由哈密進關經商，時值隆冬，天寒地凍。姐夫特意選擇冬日啓程，是因爲由哈密到蘭州，尤其是哈密玉門間這一截路，大都爲沙漠地帶，水的問題甚爲嚴重。好在冬季出門，第一需要水量較少；其次可以就地取雪作爲飲料。至於寒冷，凡在西北久居的人，似乎都不成其爲問題。當年我們所採的路線，仍沿新疆通往陝甘的舊道，這一條路曾經左文襄公進軍新疆時，大加整修，但是一般詩人所謂「新栽楊柳三千里，引得春風渡玉關」之名句，所指的是由西安到玉門一段。哈密到玉門，還是連一株樹也沒有！這不是左公不重視這一段路，而是因爲沿途全是沙漠，不能生長植物。我們以駱駝代步，每日僅能前進七八十里。由哈密到酒泉，驅快馬奔馳，亦需走十八天之久

，一日一站，便是十八「馬站」了。離開哈密的第六天，到了星星峽，星星峽當時尚稱猩猩峽。據云過去附近山中，常有猩猩出現，蓋因峽中水泉乃猩猩所發現，故以名之。但自左公率軍經此入新後，一則大軍雲集於先；二來商旅頻繁於後，猩猩乃告絕跡。於民國卅三年，駐猩猩峽各機關，有感猩猩之名欠雅，而峽內山中又盛產星星石，乃由該地警察局呈請省府更爲現名。

出星星峽南行，第一站就是高樓莊，即西遊記上猪八戒招親之地。高樓莊者，實乃搞油莊之諧音。因爲古代甘新交通，多以大輪車爲主要工具，每行廿里必需以油搞車，潤滑車軸之磨擦。搞油莊位於峽口外，輪車到此，必需搞油，遂以名之。其後又經過雙連井子、大泉、紅柳園、白墩子等站，於第六天抵達安西城。這是我初履內地的第一個縣城。在我的心目中，原以爲內地城市，一定是人煙稠密，萬商雲集，但是我所看到的安西，却連哈密都不如，當時眞有些失望。住安西雖僅一夜，但也給我留下一個壞的印象，就是風大，我的故鄉也常刮風，但有季節性，而安西的風却不分季節，可謂天天在刮，因而有「安西一年一場風」，贏得「風城」之譽。因風中帶沙，風向朝東，致使東郊積沙，高於城牆。於是安西又有沙州之稱。

出安西向東行，第一站爲一古廟，廟祝年近古稀，自小隨他的父親住在這裡，據他說今後還要將這個住持職位，傳給他的兒子，原因是爲了保管廟內神龕中所藏的兩個「人皮鼓」。說時他由神龕內取出來大小兩個皮鼓，大的有如湯碗，小的相當飯碗。表面黝黑而骯髒，令人望而作嘔。至於鼓面的

皮，究竟是人皮，抑或獸皮，我們無法辨認，但由廟祝道來，却是煞有介事。他說：「乾隆皇帝某次夢見自己巡幸西北，在荒凉的沙漠中，發現有一村莊，山水宜人，景色淸幽。醒來後認爲夢遊聖地，必徵祥瑞，於是依夢中所見繪成圖形，派專人到西北各地查訪，結果找到了橋灣，風景和畫中約略相仿，當即回報乾隆皇帝。遂由乾隆指撥巨款，派遣一位大臣，赴橋灣築城建廟，以誌紀念。這位大臣奉旨後，携其一子同行，他以爲在邊塞荒郊，皇上不會臨視，因而見財起意，營私中飽，化了很少的錢，在橋灣象徵性的建立一堡，並且蓋了這座小廟，草草了事，回去覆旨，算是大功告成了。想不到事後不久，乾隆皇帝派一位欽差大臣赴新疆公幹，命他順道驗看橋灣城廟的工程如何？終於揭穿了這一雙父子狼狽爲奸的貪汚巨案。乾隆聞奏，赫然震怒，遂將這父子二人問斬，並各從其背脊剝下一塊人皮，製成人皮鼓兩面，欽命永存廟內，爲貪汚者烱戒！」

經玉門、酒泉、高台、臨澤、張掖、山丹、永昌、武威、古浪、永登等縣。沿途人口與村落，一站比一站多，一站比一站大，但其貧瘠景象，尤較吾鄉爲甚！除了幾個稱「州」的城市，比較繁華一點，一般鄉村，雖然時值隆冬，小孩子們仍然赤足露股，沒有褲子穿，這眞出乎我的想像之外。這種情形，直到抗戰軍興，仍然沒有改變，所以當民國廿九年今總統蔣公以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的身份巡視河西，目睹此情，甚爲關注，回到陪都後，就轉達行政院下令撤換當地幾位縣長，以懲戒父母官對於民生疾苦的漠視！但就我所知，以後改進的程度仍然不大。待至玉門老君廟發現石油礦，進而大量開

採，情況始大有改觀！

到達蘭州，已是春暖花開，黃河冰凍亦已解封，水輪週而復始，運轉不休，將黃河水自動唧往高出水面數丈的岸上，誠爲一大奇觀。水輪有大有小，與河岸的高低成正比，每一水輪的半徑，正就是河岸的高度，有幾個水輪竟架設在蘭州的北城墻上，城墻上築有水渠，分別流往城內各花園與菜圃，以及大街兩旁的水溝，用以灌菜澆花與洒洗街衢。以城墻作水渠，眞是古今中外所罕見。

由蘭州、西安、洛陽、安陽、保定而北京，最後一段路程，因爲當時鐵路已經通車，算是我們在五個十八「馬站」中最快的一程了！本來還得走上半個月，而今幾個小時就到達！當我們坐在舒適的火車上，不禁回想起前四個月路上所吃的苦頭，眞覺得有些寃枉！假如全程都有火車可坐，那我們不是可以往返幾趟了嗎？因此在我的心中，油然興起當我長大成人時一定要設法與修這條西北大動脈的雄心壯志，時至今日，我仍希望將來反攻回去，光復新疆，能够坐上火車回故鄉。

北京的古董、玉石商人，大都聚集在前門外的各大胡同。因此我們到了北京，也在前門外覓店住下，以便就近接洽生意。

千山萬水，長程跋涉，好不容易抵達天子脚下的皇都北京，但是我們的運氣實在不好，恰巧碰上了庚子拳亂，華北各地，大鬧神兵。慈禧太后惑於義和團的「刀槍不入」、「扶清滅洋」，正下旨宣召各地拳勇入京，反倒是一般市井小民，意會出風聲鶴唳，禍在眉睫，因而栖栖皇皇，岌岌不可終

日。在這種時候，商人們誰都不想進貨，唯恐大難臨頭，多遭損失，尤其我們所携的新疆特產，如玉石、地氈、高級皮貨，都是太平盛世的奇珍異玩，當時更爲滯銷，根本無人問津，於是姐夫姐姐，長日坐臥不寧，飲食不進，大有進退維谷之勢。

誠所謂「福無雙至，禍不單行」，我們因大局動盪不安，一行三人，陷於北京，正在走投無路，焦頭爛額，我竟以十二歲的一個邊區小民，被義和團的頭目拉去做了神兵。

原來，當時地方官府奉了命令，京城之內，凡十五歲至二十五歲之青年男子，一概參加神兵的行列。我才十二歲，是個新疆人，但因我體格壯健，長得高大，地保硬指我年滿十五，强行徵召。姐夫姐姐據理力爭，却是地保不肯相信，於是我只好被他們拉了壯丁。隨一位拳勇師父，畫符唸咒，鬧得我昏天地黑，暈頭轉向。其結果，大概是因爲我信伊斯蘭教的關係，跟他們的那些神道，格格不入，師父試驗了我幾次，毫不見效，他看我「孺子不可教」，居然恩施格外，把我放掉。

從義和團中開釋回來，姐夫姐姐，高興萬分，兩個人一商量，貨賣不掉，遊覽京師的願望，看來也是無法達到。同時毀洋堂，殺洋人的事件，層出不窮，越鬧越凶。是非之地不可久留，所以他們二位都認爲不如趁早回家。

準備取道張家口、歸化城，經蒙古草原，直抵新疆。計議既定，連駱駝都僱好了，正待啓程，忽傳八國聯軍進攻大沽口，業由塘沽登陸，直迫天津衛。慈禧與光緒皇帝七月二十日倉皇離京，取道張

家口、大同、太原，奔赴西安避難。消息傳出，僱好的駱駝伕子立刻要求解約，問他們何以故，他們竟直率的答道：

「怕拉皇差！」

無可奈何，只好更改路線，再搭火車到保定府，經眞定、邯鄲、安陽而抵鄭州，光緒二十六年閏八月，我們則是在頭一個中秋節到達鄭州的，到後打聽消息：湖廣總督張之洞和兩江總督劉坤一宣佈東南自保，長江兩岸安堵如常，因此我們決定到南邊去碰碰運氣，乃由鄭州下漢口，渡江武昌，雖說也曾做了幾筆生意，但仍不獲大批成交，距離理想甚遠，所以我們又想南下廣州，都已經到了長沙，又聽說兩廣總督李鴻章奉旨北上談和，三個人只好在長沙暫住，渡過這一年之中的第二個中秋節。

在長沙一住年餘，眞正原因是生意做不成，連回新疆的川資都發生了問題，只好流落在嶽麓山下，靠往來三湘的新疆同鄉，同情我們經商失敗的遭遇，不時給予一些濟助。

辛丑和約簽定，時在光緒廿七年七月初，我們始由長沙北旋，而慈禧光緒的聖駕，與此同時也啓程返京。我們經漢口、許昌、洛陽，沿關洛大道到了西安。「貨到地頭死」，我們携來的貨物，再便宜也得賣掉，記得當時所携的玉石，最大的重達二十斤，簡直是無價之寶，可是西安接駕之餘，百業蕭條，民不聊生，誰有這麽大的胃口？因之「漫天討價，着地還錢」，胡亂賣掉也罷，只當遭了兵災。售淸各貨，已屆初冬，一行三人鎩羽而歸，又循着來時故道，廢然回家，屈指算算，出門兩年，

跑了大半個中國，發財觀光，兩大目的一項也不曾達到，反倒是賠了不少本錢，受了許多驚嚇折磨。我們這三個新疆人，彷彿專誠趕庚子拳亂，讓我當幾天神兵去的。

民國開元，袁世凱陰謀竊國，又在新華宮裡黃袍加身，當他的什麼洪憲皇帝。我曾聽說：他那顆傳國玉璽，是西安人「奉獻」的，不曉得是否當年我們賤賣的那塊二十斤重的玉石，更不悉現在臺北故宮博物館有否這一項收藏，倘若袁氏玉璽還在，我倒很想去鑑賞一番，好藉以重溫舊夢哩！

由賣瓜小販到王府大都統

間關萬里，流浪兩年，當我返回哈密，原想繼續讀書，充實自已學識，不料在我入關不久，哈密僅有的一座漢族私學房，因學生太少，養不起一位老師，而已宣告解散！學校旣不存在，書就念不成了！自此我與書本絕緣，使我往後經商、從政，憑添不少困難，撫今追昔，猶覺憾然！

無法就讀，只好另求發展，在農工商方面作打算。務農吧，自已沒有片瓦尺土；作工吧，當時年齡還小，當學徒不容易找師父；最後只有經商之一途。「窮則變，變則通」，我在兩手空空的時候，沒有店面，暫擺地攤；沒有資本，來上個賒買現賣，當時哈密最容易賒的貨物就是當地出產的水菓，尤其是夏季的哈密瓜，因保藏不易，瓜主們都急於脫手，於是我乃成爲了一個擺地攤的水菓小商人。

哈密在左文襄公平定新疆之亂後，已成新疆與內地通商的要津，新疆水菓聞名西北各省，尤以哈密瓜蜚聲全國。凡由內地來新的商旅，一下車馬，第一件事，就是買哈密瓜吃。我因進關走了兩年，不僅精通漢語，而且對漢族的人情世故，也曉得不少，因此，我的地攤生意就駕乎他人之上，再加上

我採取薄利多銷主義，不幾個月，便奠定了經商信心與基礎。

由於賣瓜的關係，跟內地商旅接觸頻繁，情感也隨之漸增，他們除了多買我的瓜菓，有時我也客串他們的貨物推銷員；每成一宗生意，他們按成付我報酬。有時他們因餘貨無幾，不值再留哈密，就將餘貨折價讓我。無錢時生意難做，有了錢買賣好成。日積月累，逐步擴充，我竟由擺地攤的賣瓜者改爲擁有一間店面的雜貨舖了。不一年，再自一間擴爲二間。當我十七歲的時候，我已在當時的鎮番街買下了三間店面，並且正式取個店號叫福勝得，成爲眞正的大百貨商店。在招牌上以漢維文並列，以廣招徠。

鎮番街在民國三十二年改稱中山路，位於漢城北關，滿城西關，與回城東北面的三角地帶，向爲哈密商業地區，市廛繁盛，商旅雲集。我能在三年之內由賣瓜者進而在此繁華地帶開設第一流的大商店，完全是本諸商業道德，克勤克儉，建立信用，一點一滴積少成多的結果。但在別人看來，總以爲我得過意外之財，否則怎會有此奇蹟出現？正由於這些人的旣妬且羨，飛短流長，因此種下了後來藉機搗毀我店之事件發生。

福勝得百貨店開了張，就開始與哈密回王府有了來往。凡王府中所需之茶、糖、絲、布、馬蹄鐵，以及府內女紅用品，大都由我店包辦。因爲在我的店裡買東西，堪稱價廉物美。久而久之，不僅使王府中的辦事人員信得過我的招牌，更進而獲得當時回王沙馬克沁親王對我個人的信賴。

筆者幼失怙恃，且又失學，而此生得能爲國家効力六十餘載，此中轉機，即爲進入哈密回王府的關係。否則終此一生，充其量不過是一名富商而已。

哈密回王始祖遠溯元代。當蒙古大帝國勢力向西方發展，新疆成爲其前進基地，全疆各大城市，俱以蒙古王族人爲「都督」，總管軍政各事。哈密因地處要津，綰轂東西，元末，元主封其大將忽失納里爲哈密威武王，元亡後，由其弟安克帖木兒繼承王位。當明初永樂元年，安克帖木兒見復元無望，呈請內附，明成祖乃封爲忠順王，並改建制哈密衞。忠順王卒時世子年幼，改封其弟圖力帖木兒爲忠義王，於仁宗洪熙二年又卒。旋立前忠順王之子卜答失里嗣忠順王位。至宣宗宣德三年，以卜答失里才拙，又立忠義王之弟脫懽帖木兒嗣忠義王位，同理政事。自是哈密有二王並立之始。此後兩王後裔對王位承襲不時發生爭端，迄至明末，尚未休止，一直到滿清王朝興起，於康熙卅五年，哈密伯克艾伯都拉首先內附。艾氏係維吾爾族，信伊斯蘭教，原爲前王之姻親。清庭因其自動內附，乃依據封蒙古人之爵位，授以扎薩克一等達爾汗。但哈密回民則均稱其爲回王，此爲哈密回王之由來。其子那斯爾於康熙末年繼承王位，雍正即位後那王逝世，由其子額敏繼位。至乾隆登極，哈密王位由額王之子王素甫繼承。適北疆準部有亂，王素甫因協助清軍平亂有功，乃晉封扎薩克鎮國公。乾隆十年，又晉封固山貝子，廿三年賜貝勒，翌年又封爲郡王，准世食采邑，成爲名符其實的回王了！

乾隆時兆惠將軍平定全疆，曾安定了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其後歷嘉慶、道光、以及咸豐各帝，新

疆先後雖曾有過張格爾之亂、浩罕入寇以及七和卓木之叛，但大都在南疆一隅，並未波及全境，尤未影響哈密。回王府也在相安無事中傳了五代，歷時百年。同治年間，因白彥虎在西北創亂，影響新局不安。先是阿訇妥明以烏魯木齊（迪化）爲根據地，在北疆自稱爲清眞王，繼有金相印據喀什，糾合布魯特頭目斯的克與清軍對抗。到同治六年，南疆的叛亂勢力爲阿古柏所統攝，自稱爲國王，並經英國及浩罕等國承認，儼然成爲一獨立王國，與北疆的妥明分佔了整個新疆。這時在陝甘創亂的白彥虎，被左宗棠所率的大軍追剿，退到了新疆，因宗教的關係，乃向妥明投靠。當妥明在迪化稱王之初，曾向哈密回王烏邁爾勸誘叛清而被拒，致引起妥明之仇視回王，及至白彥虎被追入新時，哈密首當其衝，致被攻陷，回王被俘，白彥虎欲迫回王投降又被拒，旋奉妥明之命，施以五馬分屍酷刑，烏邁爾王遂以身殉國。未幾，左宗棠之先鋒部隊張曜與劉錦棠先後攻抵哈密，哈密始被收復，巴里坤（鎮西）之圍亦解。迨左宗棠抵新後，一面令劉錦棠由巴里坤沿天山北麓西進，一面令張曜由哈密沿天山南麓西攻，以便會師烏魯木齊，同時呈報清廷厚葬回王。先之被追封爲親王，繼之即撥專款，在哈密回王之墓地，建築了一座僅次於香妃墓的琉璃磚瓦砌成的穹形陵墓。並保薦由其子繼承王位。未幾又逝世，因年幼無嗣，左公又保薦新王之甥沙馬克沁繼承王位，沙王繼位後，英年有才，每能協助清軍建功，遂於光緒十五年，晉封爲雙親王。此爲哈密回王中之最高爵位，在有清一代也爲新疆各王中最高之封賜。筆者進入回王府中服務，就在這位精明能幹的雙親王時代。雙親王經歷了清末民初，仍繼享

其封號，在楊增新主新時，亦相處甚洽，相互尊重。迨楊氏被刺逝世，由金樹仁主新，開始不睦，沙王年高體弱而又心憂，因而逝世。其子攝滋爾於請金樹仁呈請國民政府續賜王位時，被金氏軟禁於省城，從此哈密回王，僅在民間流行，在政制上已無正式封號。迨民國二十二年攝滋爾病逝後，其長子白錫爾私承王位，也未便再向中央政府請封。民國卅五年九月新疆第一次民選縣長，被選為哈密縣長，僅任三年，因自感力難勝任，未敢再度競選，從此哈密回王也就消聲匿跡了！民國卅九年新疆陷匪，白錫爾全家以善霸的罪名，被處掃地出門之刑，離開了居住數代的回王府！及至共匪的紅衛兵橫行，又將哈密第一勝景——回王墓也給拆毀了！

哈密回王墓，可謂哈密第一勝景，凡到哈密的人，無不先睹為快！其墓址在回城西郊，佔地約廿餘畝，自第一代回王艾伯都拉起，至末代回王攝滋爾氏，全都下葬於斯。不過歷代回王，因其在位時對國家與地方的功勳大小，致死後陵墓大小顯有不同。前三代的回王墓因年代久遠，僅留下了三個方形的土坵，無甚足述。惟第四代回王——玉素甫郡王，因其在位時助清軍平亂有功，其陵墓是用磚砌，在墓上更建築有八角木造二層樓的殿亭，既可防風，又能避雨，這是清廷對回王死後的一種獎飾。迄至第十代回王烏邁爾，因力抗白彥虎殉國，再加上左宗棠的保薦，乃撥專款，由北京運來琉璃磚瓦，砌建了五立方丈阿拉伯式的穹形坆墓。在新疆具有這樣氣魄的陵墓，除哈密回王墓外，尚有喀什的香妃墓。其次是沙馬克沁雙親王的坆墓，也建有木造八角二樓式的殿亭，沙親王生時，雖被封為雙親

王，但死時在民國十九年，且在金樹仁主新時，未便將陵墓建築的更宏偉一些了！

回王府位於回城東北方，約佔回城面積四分之一。東、北兩面全以城墻爲墻垣，西、南兩面就是回城的北街與東街，分出北門與東門。王府的建築分爲內外二宮，內宮地面與城墻同高，外形是城樓式的宮殿，內部完全是阿拉伯式的裝飾。外宮建於平地，分爲數院，作爲官員辦公室、警衛人員住宿，以及糧倉、馬棚、軍械、招待來賓等之用。這一座王府自明淸遞傳，歷時五百餘年，始終完整，未被破壞，雖經白彥虎之亂，回王亦因之殉國，但仍未波及王府之建築。直到民國二十年，在金樹仁主新時，因對哈密地方事件處理失當，致引起反金之民變，在亂事擴大以後，變民因宗教關係，遂援引馬仲英由肅州入新，進住回城，與據守漢城之省軍相抗。當馬仲英在墫墩與省軍作戰受傷退回肅州，增援省軍乃乘馬軍撤退，先則大搜王府，繼之放了一把無情火，將建築有五百餘年之久之王府燬於一旦。事後金樹仁歸罪於馬仲英，純係卸責之言，決非事實眞象！

我之得能進入回王府服務，可說是一個偶然的機緣。促成這個機緣的人，就是統治新疆十七年的楊將軍——增新。清末宣統二年，楊增新氏奉命出任新疆阿克蘇道台，當其履新路經哈密時，忽奉到新疆巡撫袁大化之命，順便調查哈密縣知事與回王失和眞相。按哈密回王，自玉素甫郡王時起，已受封世襲采邑，凡屬當地維民，於每月中均須向王府服勞役三天。此一規定歷時有百餘年，均相安無事，迄沙馬克沁親王繼承王位後，因哈密供應頻繁，事務日增，沙親王爲了增加人力，乃重新規定，

每月增加二日，即成爲五天。在清廷理藩院的編制上，當地縣府有節制當地王府之權。沙親王自須將此事向縣府備案。當時哈密的李知事，乃利用機會，發動當地維民，向縣政府請願，縣府即可據情拒絕備案，此事如果成功，相對的增强李知事的權力與聲望，此乃縣府與王府失和之原因。袁巡撫對此事非常重視，因哈密爲通內地的要津，一旦有事，就要影響全疆之安寧，何況當時內地各省革命運動日趨澎湃，新疆的革命運動亦正醞釀，因此乃乘楊增新氏調派新疆、道出哈密時，命其詳爲調查，順便全權處理以息爭端。當楊氏在縣府開調查廳的前一日，突然微服出巡哈密街頭，不知是爲了有心暗查，抑爲無心購物，竟然駕臨我的福勝得百貨商店。楊氏在店中選好用品，在付錢取貨之間，忽向我的店友發問：「你是那裡人？」店友答：「天津衞。」他接着說：「你們是天津幫了！」「不是，我們的東家是當地人。」我乃聞聲而出，店友即爲之介紹。楊氏乃轉而問我：「你的原籍是那一省？」我答：「我是新疆維吾爾族人。」他聽畢大有驚奇之狀，「你是維族人？爲何店門上懸了一塊漢字招牌呢？」我答：「做生意顧客愈多愈好，我設漢字招牌，就是爲了多做漢人的生意！」他繼問：「貴東家是哈密的世家吧？貴店規模不小，開設多年了吧？」我答：「先生猜得不對，我是僑居哈密的小戶，而且開舖也僅有三年的時間。」「以貴東家這樣年青，三年間就開了這樣大的店面，眞不容易。」「我以薄利多銷爲主，恪守信義爲先，在五年前以擺地攤而起家的！」他聽畢後大爲讚賞，隨即將話題轉入維民反對王府一事。「貴東家是維族人，每月也得到王府服役了？」我答：「我是喀什人，不

是哈密人，王府不徵我服役的。」話入正題，他接着又問：「聽說哈密維民反對向王府服役，是維民眞意，抑還是另有原因？」我當時根本不知這位顧客的身份，因此也不知他問話有心，於是就以當時的實情向他回答：「哈密維民過去向王府服役是每月三天，於今增爲五天，有的人當然認爲多服不如少服；不過大多數的人，對沙親王都具好感，認爲多服兩天也無所謂。」他聽完我的話後，就付錢持貨而去，我不知他就是以後統治新疆十七年之久的楊將軍。到第二天上午，忽有縣衙門的差役，手持李知事的條諭，令我即刻到縣衙門去一趟。我問：「有什麼事？」他答：「不知道，但請速去。」語畢轉身就走。按當時縣知事的條諭，比現在司法機關的傳票還要厲害得多，我不得不硬着頭皮走這一遭。在我進入縣府的正堂時，李知事從側門走出。他很客氣的問我說：「堯掌櫃認識楊道台嗎？」「不認識。」「那他爲何要你擔任譯話員呢？」「不知道。」接着他又說：「那就請貴掌櫃的多幫忙了！」語畢入內。不久即鳴鐘擊鼓，宣佈升堂，首先由李知事陪着主審官升堂入座，接着傳喚了請願的維民進入，跪滿了大堂一地。我還沒注意到今日的主審官，就是昨日到我店裡買東西的顧客，因爲他今天穿了官服，官儀威嚴，令人望之生畏。當時我連頭也不敢抬，眼也不敢看，那還能認得出誰呢？這位主審官在未問請願人之前，先轉臉向我說：「今天的案子要請貴東家擔任一次翻譯，事先未徵得同意，請原諒！」我聽到他的口音，才知道這位主審官，就是楊道台了。怪不得李知事問我認不認識他哩！要請我幫忙了！我一時心慌意亂，不知說什麼好，於是乃由李知事代我回答：「這是堯掌櫃的

光榮，求也求不到的，何須事先徵詢？」就這樣我作了楊道台入新的第一名譯話人。在問案的過程中，少數的維民是點頭，表示反對回王增役，大多數是無所謂的。但每逢我將這些話翻譯上去，李知事即以摺扇遮住楊道台的視線，向我以目示意，不讓我說眞話，這時我才明白楊道台要請我充任臨時翻譯的道理了！本來縣府裡有的是翻譯官，楊氏爲了預防翻譯官有假，遂徵召我充任臨時翻譯，這才是楊將軍之所以爲楊將軍。李知事的摺扇活動，自難瞞過這位青天老爺，深知再往下問，徒然浪費時間，於是當堂宣佈本案報省處理。

哈密縣府與王府失和，經過楊道台的暗訪明審，認爲這是李知事想爲個人增加權勢，對地方上沒有什麼大了不起的影響，乃安心赴省履新，他走之後，却給我惹出了不少麻煩。首先是被李知事傳喚到府，將我痛斥一頓，說是不給他面子，不給他幫忙，他問我：「爲什麼不照着我的暗示翻譯？」我答辯：「我當時都是照實翻譯的。」他說：「我就是不要你照實翻譯。」我又答：「我平時經商，以誠信待人慣了，對於官場中的權變，一時是作不來的。」他無話可說，很氣憤的將我斥退。接着在當天的下午，就有十數名維民湧入我的商店，不由分說，將我商店加以搗毀，我聞聲趕來阻止，他們竟向我拳足交加，衆寡懸殊，吃虧的當然是我。他們見目的已達，一哄而散，我當時心裡明白，這件事的發生是有前因與後果的，前因是我篇首所述，商途順利，引起了不少維商的妬意，後果是李知事在向我出氣，只好自認倒霉，忍在心頭，不便向縣衙門告狀！這是我首次爲楊將軍辦事所獲的代價。

我的商店被維民搗毀，在當時是一件哄動全城的大事，自然會傳入沙親王的耳裡。過不多久，王府藉口向我購貨，召我入府議價。我持了貨單入府晉見沙親王，他首先向我致慰，接着問我楊道台審案的經過，我當然照實陳述，他聽畢大爲嘉獎的說：「待人處世，應以誠信爲本，不要因一時受屈，而有所改變。」話後接着又問：「你願不願意到府內作官？我十分歡迎你來！」我當卽答陳：「爲了避免王府與縣府之間的誤會，李知事在任一天，我是不便來府辦事的。」大約過了半年之久，這時楊增新已接任新疆巡撫，不久李知事卽被調職離哈密，就在那年的肉孜節（回教開齋節），我去王府拜年時，沙親王當面任命我爲五品巴扎爾伯克，使我自此步入仕途。

我被沙親王任職後，首先得將我數年心血所創的福勝得結束。因爲我在哈密既無遠親也少近戚，偌大的一個商店如無可靠的人主持，可能發生問題，同時王府的巴扎爾伯克，負責王府買辦業務，勢將與大小商店接觸，如我的商店仍然存在，不到店內買貨，也會有閒話的，因此在進入王府之前，必需先行將店舖頂讓出去，現在我在哈密三堡地方保有的農庄水田，就是結束福勝得的成果！

我雖預作了防嫌之舉，但麻煩的事仍然接踵而至。凡早入王府中的同等官員，大家都對我採取不友好的態度，他們認爲一個乍入王府的人，不應該一下子就出任巴扎爾伯克，於是想迫我自動辭職。我當時只知報答沙親王的知遇，根本不管別人居心之險惡。時屆一年，又逢肉孜節時，我的頂頭上司四品總大爾瓜伯克，出言暗示要我將一年來買賣貨物的回扣錢交出，以便大家分來過年。我聽了他的

話，莫名其妙，遂問他這是什麼意思？他說：「歷任巴札爾，在買賣什物時都有回扣，在瞞上不瞞下的不成文法下，每逢年節就要平分一次，大官大份，小官小份，如今你接任巴札爾的位子，自然也不例外。」我聽畢非常驚恐，這無異是說要我拿出錢來！我當卽回陳：「我旣不知王府巴札爾有回扣之規，也不願作此回扣之事，我是以一文錢來買賣一文貨，叫我那有回扣錢拿出來呢？」由於這件事引起王府官員對我的不諒解，他們一致向沙親王說我的壞話，想黜免我的官職。但是沙親王心裡明白，在這一年中，我不知爲他節省了多少庫銀！就在過年的那天，當全府官員向他拜節完畢，沙親王當衆宣佈升我爲四品總大爾瓜伯克。當時全府官員面露驚恐之色，大出意外！時値民國二年，在王府中升官最快的，以及出任四品官最年輕的，當以我爲第一人了！

回王府中的總大爾瓜伯克，猶如現在各機關中的總務主管。但凡王府事務，無分巨細，一槪在其轄管之下。如賬目審核，警衞官兵管訓，武器保管、彈藥增購與報核，牛、羊、馬、駝群之管理，佃戶收租，以及民役的徵召等等，都要經過總大爾瓜伯克之手辦理。前文所述王府與縣府失和之原因，卽因增加民役而起，所以自我接掌總大爾瓜伯克後，對於佃農的收租與民役的徵召兩事特別小心處理，結果經我多年努力，民役日數由五天減爲四天，由四天而恢復爲三天，到民國十年左右，則又減爲二天也就够了。因此不僅備蒙沙親王衷心的嘉獎，也獲得了全體維民的稱頌。我擔任此職有十年之久，而於民國十二年升任三品的米蘭掌經伯克，當時我僅卅四歲。

米蘭掌經的職掌，負責回王府中對外公共關係，與王府中的教育業務，以及宗教上有關事項。在公共關係中，如民國以前對清廷的供品之備辦與運送，民國成立後對北京政府時亦以哈密瓜作禮物呈送總統。其次是對省方巡撫與省長的交往與禮品的呈遞。自楊增新氏由巡撫而省長兼督辦以來，一向與王府相處融洽，且與我有一面之緣，因此自我出任米蘭掌經後，不時代表回王去省城晉見。在楊將軍主政十七年間，雙方間的關係，可謂一帆風順，絲毫沒有芥蒂。

至於王府中的教育工作，僅在回王墓禮設立一個讀經班，凡王室子弟與府中官員子弟，皆爲其中學生，其他一概不收。其程度有如現時小學，可謂事簡職輕，勿庸多費氣力。關於宗教方面，也僅是在每年兩大節——肉孜節與庫爾班節（忠孝節）時，安排沙親王參與大會的時間與安全。此外如各清眞寺中發生了爭執，出而作爲調人，其他日常工作，皆歸各寺的阿訇去主持，王府根本不加過問。

至於我出任有關省方公務，是在民國十六年二月，新疆成立汽車局，開闢公路，楊將軍任命我出任省運輸委員兼哈密汽車局佐辦（分局長）。同年十一月，出任了哈密騎兵營長，負起保衞地方全責。當時哈密騎兵營的編制僅有兩個連，而且人數不足。好在楊將軍之對軍隊，圖名不圖實，對外對內僅具嚇阻之作用而已！在民國十七年七月七日，楊氏突被其部屬樊耀南所刺，當時沙親王即派我代表王府與地方去弔唁。我迎楊氏於哈密，送終於廸化，每憶楊將軍治新之政績，輒不勝悲嘆！

金樹仁接主省政後，王府與省府的關係，大不如前，沙親王爲了應付金樹仁的不友好態度，乃於

民國十八年擢升我爲王府中的二品大都統。按王府中的官員，由五品伯克起碼，而二品伯克爲最高級，因爲一品級，乃欽定王室中之子弟始克出任。因此二品大都統，已是回王家族之下，維民萬戶之上的最高官位了！沙親王年事已高，希望以我過去與省方的來往，以及現任騎馬營長的關係，扭轉金樹仁對待回王的態度。但是金樹仁有他的一套，他聽到沙親王擢升我爲二品官，他也給我寄來了省政府委員的聘書，這無異對我表示，省方也可以給以高官，你不要死心塌地的只知有沙親王一人！

迨民國十九年冬，沙親王一則年高，二來憂勞，終於去世。其子攝滋爾，宣佈繼承王位，乃請省府轉呈中央，重新賜封。當時正逢國民革命軍北伐，不知金樹仁是欲轉無由，還是根本不願哈密回王制度存在，乃藉口先由省方認封，爲了典禮隆重，要攝滋王親到省城，這原是金樹仁施用的調虎離山計，所以當攝滋爾王到廸化後，即被軟禁。一直到民國廿二年，金樹仁被推翻，盛世才主政後不久，我在吐魯番迎接攝滋爾王返哈密，旋卽病逝，我也就此辭去了王府的大都統，這是我在哈密回王府服官的一段經過。由賣瓜小販到王府大都統，我算是付出了我的全部青春。

楊增新·回胞·革命軍

滿清入主中原，經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連年征伐，方始平定西域，納入版圖。迄光緒十年新疆設省，前後兩百餘年間，新疆人很少見到好官，清廷派到新疆的文官武職，十中居九，不是貪墨苛虐的酷吏，便是橫征暴歛的大員。因此，當楊增新在清末民初，統一全疆，敉平變亂，大興地方建設，蘄求民生安樂，新疆人對他衷心感激，非常崇敬，人人尊之為楊將軍而不名。其實，楊增新却地地道道是位文人。

早在宣統三年，我便認識了楊將軍，而且承他不棄，用我這個百貨店的掌櫃，充任他勘審要案的翻譯。往後我商而「碰」則仕，當到回王府的三品「米蘭掌經伯克」，二品「大都統」。民國十六年楊將軍任我為省運輸委員兼哈密汽車局佐辦（分局長），哈密騎兵營長，以迄民十七年七月七日楊氏被刺；我個人迎識楊將軍於哈密，送他的終於廸化，其間交往，整十八年。他不但和我畢生志業大有關連，抑且，他更是我平生最難忘的一位長官。

楊增新，字鼎臣，這位半生盡瘁於新疆的大吏，是雲南蒙自縣莫別村人，他的家鄉，距離越南不遠。楊家在蒙自莫別門第很高，人丁興旺，祇是傳到楊增新這一代，家道已經式微，所以他完全是苦讀出身。光緒十四年戊子科（公元一八八八）舉人，翌年晉京應禮部會試聯捷，成進士。（六年後甲午恩科中狀元的南通張謇，也曾參加這一年的會試，落第。）

他曾在北京做過些時小京官，因爲志切邊疆，請求外放，任過甘肅天水縣知事，河州州官。他在河州七年，使當地漢回兩族，消除畛域偏見，和睦相處，各安生業，更爲地方興利除弊，增裕百姓收入。他還在河州辦了河州書院，親自執教，造就了不少人才。河州人基於昭伯甘棠之思，當他離任，一致稱他「楊青天」，相沿多年。

光緒末年，楊增新由河州州官調升甘肅提學使（即今之省教育廳長），獲得陝甘總督滿人升允的支持，成立陸軍小學，自任監督。在河州所辦的州學加上這所軍事學校，造就了不少邊疆行政人員，往後在西北邊疆施展長才，據有相當重要的地位。這便是楊增新興學邊陲的着眼點。

宣統三年辛亥（公元一九一一），楊增新調任新疆阿克蘇道尹。當時的新疆巡撫袁大化，對他極爲器重，楊增新還在入新履新的途中，袁大化便拍電報給他，請他趁經過哈密之便，代爲調查並處理哈密縣府與回王府之間的嚴重糾紛。楊增新臨時徵召我爲翻譯，將雙方曲直查問得清清楚楚，旋即報省處理。

他抵達哈密未幾，消息傳來，革命軍武昌首義成功，各省紛起響應。袁大化也是蒞任不久，百廢待舉，諸事如麻，偏偏國內局勢，發生了這麽大的變化，他遠戍邊陲，心中難免駭怕，曉得楊增新幹練有爲，膽識俱壯，因此專摺奏報淸廷，保舉他才堪大用，升任提刑按察司（俗稱臬台，爲一省的最高司法長官），藉此將他留下，不讓他到阿克蘇赴任。果然，這一年的十月初九，由袁大化帶到新疆的湖南人劉先俊等，聚集革命同志，和當地哥老會的弟兄，聯絡袁大化的衞隊長王家賓爲內應，夤夜攻打巡撫衙門；詎料王家賓施以詭計，虛與委蛇，當劉先俊等率隊進攻，他反而整軍以待，發槍抵抗，這一仗死了革命黨人劉先俊等一百四十三位。虎口逃生的同志萬象春、鄧祥麟等逃赴伊犁，再接再厲，發動革命，於是一戰成功，一夜之間，殺了滿人將軍志銳，建立伊犁臨時軍政府，招兵三協（旅），打電報給袁大化，請他退位。袁大化復電當以兵戎相見，派出王佩蘭旅，跟革命軍大戰於精河縣，革命軍失利。但是，袁大化的重兵開到了前線，迪化省城正感空虛，他問計於楊增新，楊增新說：

「如欲平定紛亂，非招募回兵助戰不可。」

袁大化頗以爲然，請楊增新趕緊進行。楊增新先募三營，續募兩營，分別以馬福興、馬福明、馬致和、李福壽、李福興爲管帶（營長），自任統領。這五營回族子弟兵便是楊增新原始的本錢，基本的武力，他靠這五營回兵，創下他統治新疆十七年的局面。

革命軍兵敗精河，却有各地哥老會的弟兄紛起響應，殺害地方官吏，糾合同志，各據一方。袁大化認為凡此都是伊犁革命軍所為，他天天敦促楊增新出兵，敉平伊犁。楊增新却用了點計謀，他按兵不動，使袁大化至為驚恐，袁大化乃決心離新，電奏清廷保喀什噶爾道尹袁鴻佑為都督。詎料袁鴻佑的運氣太壞，當他晉省履新，道經阿克蘇，竟被哥老會首領，時任總兵的查春華所殺。這一來袁大化更加懼怕，他急於脫身，無可奈何的再保楊增新為都督兼布政使，電報發出，他也不管清廷准是不准，匆匆的離開廸化，帶了大印出走。

楊增新當了新疆都督，他所辦的第一件事，便是派人去跟伊犁臨時軍政府議和，臨時軍政府的都督，竟是前任伊犁將軍，調往杭州而未赴任，被革命軍抬出來的滿人廣福。總司令部部長是湖北人，日本士官畢業生的楊纘緒，曾任模範營協統（旅長）；參謀部長兼財政部長是前伊犁知府，兼將軍署文案賀家棟；外交部長兼民政部長乃湖北自強學校畢業，辦過白話報的馮特民；前敵總指揮李輔黃，字亞權，湖北人，曾任模範營督練官。最妙的是楊纘緒的副司令周玉魁，安徽人，曾任綏定（伊犁河北的邊陲重鎮）鎮台，他就任不久便自入火藥庫，放起火來，炸得自己屍骨不存；他所留的遺書中說：他這樣做是為了効忠清室。

伊犁軍政府的組成份子相當複雜，因而基礎頗不隱固，尤其由於新招募了三旅軍隊，糧餉難繼，財政困窘，當時又値伊犁察哈爾游牧部衆叛亂，軍政府內憂外患，焦頭爛額。楊增新提出和談，軍政

府頗有「深獲吾心」之感，於是立即應允，派賀家棟、馮特民、李輔黃等爲代表，和楊增新的代表朱瑞墀、周得金等，展開談判於中俄邊界的塔城。

楊增新這個人，極富於國家民族思想，凡事能從大處着眼，小處着手。他就任新疆都督兼布政使之初，在袁大化以次的歡宴會上，曾經發表過一篇慷慨激昂的演說，可以作爲他胸襟與志向的說明。

他說：「新疆孤懸塞外，從漢唐以來，時附時叛，多半因爲中原多事，兼顧不暇，於是當地人乘機倡亂；到了中原平靖，武力充實，當地人乃又再事歸附。但是，當時新疆不但與中原關係較淺，尤其還沒有外力之侵略，縱使叛附不定，還不至於發生重大的影響。如今情勢，却已大不相同，自清朝開闢西域，以迄改建行省，歷次大軍西征的軍費，和承平時期協餉之所耗，中原金錢花在新疆的，早已不可勝數。中原對新疆的負擔，如此其重，倘使一旦掌握不住，那麼，外有强鄰之虎視，內有外蒙古的狼貪，只怕此一大好河山，即將淪於異族之手。數十百年以後，再想跟以前一樣的加以『收撫』，勢不可能。吾人環顧世界各地，非洲、澳洲之窮荒，南北冰洋之貧瘠，外國都已經瓜分豆剖，歐西各國，糜費金錢，施用武力，獲得寸茅尺土，莫不舉國歡騰，如癡如狂，而我們竟將數萬里版圖，棄之如敝屣，這未免太令人痛心了吧！諸公潔身高蹈，各行其是，把保衛新疆的重任，委之於增新。當此國家危急存亡之秋，正是大丈夫擔當事業之際，個人的成敗利鈍，增新決心一概置之不顧！」

有這樣的壯志雄心，雄圖大略，故所以，楊增新主新，他所喊出的第一個口號，便是「保境安民

」！民國元年六月，廸化和伊犂間和議有了眉目，伊犂軍政府一共提出十一項條件，其中重要的有如：新疆實行共和，各機關人員由雙方共舉，廣福都督將來辭職應照最優之典報酬，伊犂軍政府發行紙鈔照舊通用，釋放嫌疑拘禁犯等，楊增新一字不改，全部應允。

七月，又復協議二十條，楊增新根據協議，將伊犂軍政府的大員，一一委以重任，分佈要津，他報請中央任命廣福爲伊犂鎭邊使，兼任師長（並沒有請他辭職），任楊纘緒爲喀什道尹，賀家棟爲新疆民政司長，郝大衡爲軍政司長，黃立中爲財政司長，馮特民爲外交司長。憑良心說，楊增新和伊犂方面的革命人物，確有衷誠合作的誠意，但是，伊犂軍政府諸人却誤會他「分散勢力，徐圖消滅」，因此，李輔黃、馮特民等不遵條約，仍然保持軍政府的體制和機構，尤其招兵買馬，企圖再舉。楊增新迫不得已，密電中央，請授李、馮二人爲甘肅道尹，調出新疆，以免妨碍大局。誰知道就在這個時候，李、馮既不接受中央的命令，反向俄國資本家謝爾托克貸款五百萬盧布，年息四釐，分四十年攤還，而以新疆的路礦森林爲抵押。楊增新查獲實據，這筆貸款係由李、馮賄賂俄國人薩波士尼可夫以六萬盧布鉅款，代爲洽妥。楊增新深感事態嚴重，他乃密電中央，旋奉中央電覆，應將馮、李二人就地正法，於是，他命馬得元這位驍勇的回將，槍斃馮特民、李輔黃於伊犂街頭。

楊增新作上述的人事調動，時在民國元年十一、二月之間，南北和議早已告成，袁世凱自三月十日在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政權漸漸穩固，其陰謀竊國的野心，也在開始滋長暴露，他的種種作爲，

對於革命黨人，殊爲不利。楊增新旣以「保境安民」、「統一全疆」爲職志，他對中央的態度，則係無論政權誰屬，一概擁護；奉其正朔而遵其號令，中央（時爲袁世凱）命他「正法」革命元勳馮特民、李輔黃，於公，他是奉命行事，於私，有此平定伊犂，打破分立之局的機會，楊增新當然是樂爲之的。加以革命黨人中的首要份子，如賀家棟、郝大衡、黃立中等，都是外省籍人士，他們鑒於新疆革命氣壓甚低，大多不想就任楊氏所委派的新職。楊增新眼見這一般革命志士不願爲他所用，也就不甚勉强，凡是志願回鄉或「進關」另謀發展者，他便施以下列的優待：

一、優給遣散費。（數目相當可觀，因而有人指他「誘以重利，使離新疆。」）

二、畀以調查員的名義。

三、不論識與不識，一律照寫向內地官員鄭重推轂，飾詞讚譽的函件，以便他們謀差，或者回籍定居。

於是，伊犂方面的主要人物，紛紛求去，相率「進關」，使得伊犂革命政權爲之風流雲散。到民國三年二月，伊犂都督滿人廣福，告留出缺；楊增新趁此機會，呈准袁世凱，將伊犂鎭「邊」使，改爲鎭「守」使，派他的雲南同鄉楊飛霞繼任。楊飛霞用了些手段，將伊犂方面的「驕兵悍將」，或資遣或改編或竟當做暴徒予以翦除，有以平定「伊亂」。在很短的時間之內，他便使伊犂的軍政實權，歸之於楊增新所主持的「省府」。是爲楊增新底定全疆，所贏得的第一回合勝利。

伊犁革命首義人士之中，有因馮特民、李輔黃之被處死，昔日同袍，悉數星散，因此怨謗叢生，指責楊增新：「對於伊犁革命軍，大施惡辣殘忍手段，利用回族，摧殘革命，慘殺革命偉人，並且趁此餘威，文武官吏，多用回族，使此輩得權，狐假虎威，見有錢漢人商家，心思發財，或誣以革命黨徒，或誣以哥老會匪，尋仇搜殺，屈不勝數。革命黨在新疆遭受楊增新之打擊，如同內省革命黨遭受袁世凱之打擊是一樣的，而一般革命同志，在西北這場革命事業，竟成南柯一夢。……」持此論調的人，似不在少。不過，伊犁革命軍都督府的官文書中，似乎祇有伊犁各界反對新疆巡撫袁大化的通電。相反的，如伊犁代表賀家棟，通電北京政府、國務院、各省都督、各報館、團體時，對於「新疆都督」楊增新，確曾語多推崇，謂其爲「各界共仰，主持西事，尤慶得人」，言及伊犁革命黨人舉義的動機，和今後的出發動向，有謂：「伊犁事起，同人純爲政治改革，廣（福）都督已退閒家居，志亦不在復起。……今伊新幸已解決，……即維持財政、安置軍隊，楊（增新）都督自有權衡，家棟應即引退。……伊（犁）塔（城）遺缺，或另簡賢員，或竟取銷各屬行政，與省司直接，統祈大總統裁奪。」其中對於回胞，並無一字齒及，而革命黨人的光明磊落，功成不居，胸襟懷抱，皎若日星，時至今日讀來，猶仍令人有盪氣廻腸之感，與無限景仰欽遲之念。

楊增新懷有張博望、班定遠的雄圖大略，主新十有七年，他對於各族同胞，一視同仁，全無畛域之見。不過在他底定全疆之初，他確曾特別重用回維各族人士。自宣統三年他初度入新擔任阿克蘇道

尹，途經哈密，他所承辦的第一個案件，便是調查回王府和哈密縣府的失和眞象。我每每在想，他接觸的第一位新疆老百姓，只怕便是時爲「福勝得百貨商店」掌櫃的在下；他所「重用」的第一名維胞，也許正是拉我去當那一次臨時翻譯。當辛亥革命，伊犁反正，他在新疆巡撫袁大化的同意之餘，編組的五營基本隊伍，亦爲始終對他忠誠不二的回維族將士。史家每每多稱楊增新治新的八大功績：一、平定哈密維民事件。二、平定伊犁。三、消滅戕害官員，擾亂地方的哥老會。四、敉平阿爾泰區叛亂，底定全疆。五、整頓吏治，開渠墾荒，大事闢縣設治。六、援全國西北門戶科布多之舉。七、驅逐哈薩克人竄新。八、堵擊白俄竄新之役。在他的八大功績之中，回維族同胞所盡的力量，都不在小。

例如所謂的哈密維胞事件，楊增新謀定而動，舉措得宜，不僅使維胞心悅誠服，而且永遠感念。我在「由賣瓜小販到王府大都統」一文，對於此一事件的來龍去脈，與乎楊增新明查暗訪，大公無私的調查案情經過，業已有所敍述。當時我曾指出：哈密事件純係縣知事李某，爲欲增加個人權勢，慫恿維胞，反對回王，因而滋生的事端。此一事端始之於遜清光緒三十三年，由於哈密向有回王之設，採世襲制，回王統率族人，權責不輕。而維胞依律不向政府完糧納稅，只需每月抽出三日，替回王當差服役，這個制度，與今日之國民義務勞動，約略彷彿。

光緒三十三年，老回王逝世，因爲他沒有子嗣，乃以妻姪沙馬克沁繼承王位。當時就已經有若干

維胞，表示不服。沙親王襲職以後，他又忽視輿情，加重差徭，將每月三日改爲五天，另設頭目多人，管理差役。這些頭目再一利用職權，他們自己也要拉維胞的差，遂使維胞對於沙親王更生反感。光緒卅三年乃有一千多名維胞，麕集王府之前，他們在群情洶湧之餘，竟紛持石塊磚頭，把回王府的大門堵塞起來，逼迫沙親王「改土歸流」，亦即任由維胞改隸縣政府管轄。

斯時巴里坤的鎮台大人易盛富，一聽維胞「起事」，貿貿然的帶隊前往鎮壓，不由分說，使用武力，當場槍殺了幾位維胞首領，使得維胞益增憤恚，懷恨在心，和回王府的衝突，越演越烈。尤以李知事推波逐瀾，借風縱火，袁大化命楊增新實地調查以後，雖然發現事實眞象，箇中內情；但當他晉省（迪化）面陳種切，旋不久維胞便利用辛亥反正，趁機殺死易盛富，同時嘯衆生變。袁大化仍派錢廣漢馳往剿辦，然而大兵掩至，維胞一哄而散，大軍離去，他們立刻捲土重來。袁大化爲此事件，頭痛萬分，又深恐事態擴大，肇致嚴重後果。

當袁大化離開新疆，出哈密而走甘肅，一面保舉楊增新爲新疆都督，楊增新痌瘝在抱，保黎民如保赤子。他深知維胞肇事的關鍵所在，因此決定不再用兵，派都司張彩廷專程赴哈密開導宣慰，首先便將好大喜功的罪魁禍首李知事予以撤差，又擢用維胞首領鐵木耳爲營長，將群情憤慨，屢屢抗爭的少壯維胞編爲一營，調往廸化，作爲他的親信隊伍；便如此以其開誠佈公的態度，與乎靈活運用的手腕，將紛亂兩年有餘，星星之火，幾乎燎原的一件大事，輕易的予以圓滿解決。

楊增新頭腦固屬守舊，但他公正廉明，不失爲一治邊能吏。他的事迹，數十年來傳誦遐邇，毀譽參半，而道聽塗說，隔靴搔癢，難免有不盡不實之處。我自宣統三年初識楊氏，以迄民十六年他任命我爲騎兵營長，迨至民國十七年七月七日，——新疆人稱爲「三七之變」的楊氏被刺，在楊增新治新的十七年中，我對他始終密切注視，因此今日願以許多事實眞相，揭佈於世，持「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態度，以斯篇爲第一章，希望我能爲他描繪出正確而逼肖的輪廓。

援科布多．平阿爾泰

當哈密維胞事件方興未艾，伊犁獨立死灰復燃，而哥老會猶在濫殺官吏，擾亂地方，新疆都督楊增新腹背受敵，焦頭爛額；霹靂一聲，內憂未戢又來了外患：外蒙古通往新疆的咽喉，科布多河和慈母湖濱的大城科布多，守城的參贊大臣溥鋼，分向北京政府和廸化省會發出了告急電報，外蒙古的騎兵正在日夜攻城。

戰事是民國元年三月起的，俄帝唆使庫倫宣佈獨立，出兵進犯科布多，先在科城附近大肆搶刼，焚掠一空，然後包圍科城，日夜攻打，參贊溥鋼一面死守城池，一面分向北京和新疆告急，同時他更派主事雲秀馳赴廸化求救。從科布多到廸化迢遙數千里，要翻過阿爾泰山，並且穿越一望無垠的準噶爾大沙漠，行程需要三個月之久。所以當時帝俄和外蒙都不以爲楊增新會出兵救援，即令楊增新的幕中也有人激烈反對援科之舉，他們認爲出兵不但徒勞無功，尤將助長新疆內部的混亂局面。

但是楊增新毅然決然，在當年六月派出兩支部隊，緊急馳援，當時他說：

「科布多和新疆唇齒相依，是我國西北的門戶，一旦有變，不特關係新疆大局，尤其爲全國安危之所繫。還有一層，帝俄是我國的强鄰，多年以來蠶食鯨吞，使我國喪失了不少的土地，如今民國肇造，這是帝俄一次遂行侵略，亦即中華民國首度遭到外患，假使我們置之不理，俄人一定會得寸進尺，無所不至。」

旨哉斯言，科布多自清初乾隆平定準噶爾，便已設爲屯防要地，那座高大堅固的科布多城，是在雍正年間築成的。科布多一失，新疆西北門戶洞開，對於西北邊疆的防務，將有極嚴重的影響。

楊增新派的兩路人馬，一路由副將張鴻疇率領參將禹寶山、營長馬致和等，由廸化開拔，這一支部隊在赴援作戰之前，必需跋涉數千里，通過最艱苦的旅程，因爲沿途缺乏食糧供應，他們要一次帶足三個月的糧秣。

第二支部隊係由營長有興邦、閻定邦等率領，由奇台出發，奇台舊稱古城，在廸化之東四百五十五里，距離科布多，同樣的也有數千里之遙。

與此同時，楊增新唯恐遠水不救近火，他致電阿爾泰長官帕勒塔，從阿爾泰就近設法赴援。分由省城和奇台馳援的兩路人馬，走進沙漠便發現俄國人又生詭計，派蒙古奸細預將沿途的水井堵塞，使得他們每到一處必須臨渴掘井，行軍速度因而大減。因此這兩路兵後來都不及趕到科布多，科城已告失陷。

科城戰事從三月間打到舊曆六月十二日，守城軍民的忠勇壯烈，感人至深，六月十三日外蒙古增兵四千多人，輪番攻擊，科城軍民咬緊牙關又守了二十四天，到舊曆七月七日方始彈盡援絕，城池乃被蒙古兵攻破。

根據光緒七年的中俄伊犁條約，科布多闢爲商埠，因此帝俄在科布多設有領事，當科布多城破，帝俄領事便假惺惺的出面調停。我方的參贊大臣以次文武官員，一概被迫交出印信，然後連同士兵和若干百姓，被蒙古人驅逐出城。這位領事尤其派人照會楊增新，說明「說和」經過，照會中居然用上了「科布多歸庫倫管轄，阿爾泰仍爲中國領土」，和「不准中國官兵再有進攻科城之舉」的橫蠻無理，喧賓奪主詞句。

楊增新聲明決不接受，他再調集軍隊準備反攻科布多，同時呈報中央科城失守，請北京政府根據俄國領事的照會，向帝俄提出抗議和交涉。到了十月二十三日，各路兵馬齊集，連同阿爾泰帕親王的部隊，一共有二十多個營，楊增新派帕親王爲總指揮，一舉驅逐蒙人，收復了科布多城。

援科布多的後隊仍在繼續推進，十一月十三日，俄國駐烏里雅蘇台的領事公然向楊增新施以恫嚇，並加警告，他竟指楊增新的部隊是「烏合之衆」，「如果你的軍隊不避嫌疑，敢於前來的話，顯屬自大無知」，他又說：「如果你的官兵開來，我必有以回敬，我係奉俄皇命令不放你們進軍。」

但是楊增新根本置之不理，他在元湖和烏倫不拉克集結重兵，鞏固科布多的後路，使科布多城的

聲勢爲之一振。

元年十二月，蒙古喀匪匪首栢丹江村，帶了數千蒙古兵，又到科布多搶刼，他分兵一批直抵扎薩克圖汗府，强迫附近的蒙古同胞參加他們的行列，因此蒙古勢力一直蔓延到布爾根河。民國二年元月，又有一千多蒙古民軍竄到烏梁海大廟，至此阿山區已被外蒙入侵。

六月氣候轉暖，蒙古軍第二次大舉來犯；七月四日，駐察汗通古的團長張鍵，率部抵禦蒙古，他這一團人驍勇善戰，居然一舉擊敗蒙古兵五千之衆，蒙方死傷狼藉，損失慘重。一星期後，蒙古人又集結了三千餘衆的兵力，再攻張鍵，結果仍然大敗虧輸而逃。這一仗打了四個多鐘頭，戰況之慘烈，爲歷來僅見，張鍵團長一身是膽，成爲阿山軍民齊聲歌頌的英雄。

經過了兩度慘敗以後，蒙古人不敢再犯科布多，不論俄國人怎樣催促，他們始終按兵不動，楊增新的「烏合之衆」已使蒙古人爲之膽寒，帝俄的陰謀詭計無法得逞，這位新疆督軍在抗禦外侮的第一仗上，終於獲得了輝煌的勝利。

新疆是在光緒十年建爲行省的，建省之初，清廷在廸化省會設巡撫，統轄全疆軍民兩政，亦即所謂的「上馬領軍，下馬治民」，但當時因爲新疆疆域太大，祇設巡撫一員，唯恐兼顧不週。所以清廷又在伊犁設將軍，塔城設副都統，塔城的副都統隸屬於伊犁將軍，兼辦參贊大臣事務，伊犁將軍跟新疆巡撫分權並治，各不相屬。此外，清廷在阿爾泰區也另設長官，同伊犁將軍一樣，直接對清廷負

責。因此，新疆一省，在滿清時代一向是分爲三個部份。

眞正把全疆統一了的人，照說應該是楊增新，伊犁亂事之敉平已如上述，當伊犁地區被楊增新所掌握，第二步他便針對伊犁所屬的塔城這個特區下手。民國五年，他跟塔城參贊大臣汪粲亭取得協議，他說參贊大臣是滿清的官職，如今國民革命成功了五年，於茲再用滿清官銜未免不倫不類。汪粲亭當時對於楊增新已很信任，而且頗有交情，他同意了楊增新的建議，會銜呈報中央政府，將塔城參贊大臣的名義，改爲道尹。

這個名義一改，塔城便自然而然的開始奉行新疆都督號令。

自此，新疆的特區就只剩下了一個阿爾泰，阿爾泰區以承化爲首府，下轄布爾津、布倫托、哈巴、吉乃木和承化等五個縣。民國八年，北洋政府派張慶桐爲阿區長官兼都統。這位新長官一到任便大搞其錢，自行濫發紙幣，分爲十元、五元、一元三種，對於前任長官程克任上所發行的紙幣則乾脆全部作廢。同時，他又擅自訂定外幣兌換價格，再用他所發的新幣收購俄幣盧布，新幣一元原來只值盧布七分，張慶桐却硬改新幣一元兌換三個盧布，一下子便通貨膨脹，百物騰貴，使阿區軍民生活面臨困境，尤其妙在他自己發行紙幣反要欠餉，於是官兵大譁，演成叛變。

承化叛變的領袖，居然是張慶桐的衛隊管帶馮繼冉，時間則在民國八年三月，距離張慶桐走馬上任不過兩個月光景。這位衛隊管帶馮繼冉因爲代表士兵索取欠餉，而被張慶桐老羞成怒，予以開革。

馮繼冉被逼得無路可走，爽性把心一横，煽動軍隊鬧起事來，於是承化城中秩序大亂，亂兵當天殺死了外交局長朱世昌、財政局長姚明燽，和庶務員嵇震等人。張慶桐則抓來關起，叛變得手，馮繼冉便自立爲統領，宣佈阿爾泰區獨立。

楊增新在廸化得到消息，認爲這正是他取銷阿爾泰特區的大好良機，他派周務學調兵遣將，前往承化查辦，一面更招募蒙胞，組織馬隊趕去鎮懾。馮繼冉區區一名管帶，自然難與一省的大軍爲敵，五月間周務學抵達承化，亂軍都繳了械，馮繼冉唯有束手就擒。亂事平定，楊增新委派周務學爲代理長官，命他將馮繼冉正法。七月，他又跟周務學會銜呈報中央政府，改阿爾泰區爲道，委周務學爲道尹，自此，天山南北，方始宣告統一。

底定全疆，消弭外患，楊增新開始施展他的胸中抱負：整頓吏治，開渠墾荒。有清一代，凡是到新疆來任職的官吏，多半抱着「萬里爲官只爲財」的心理，横征暴歛，壓榨邊民。稅收田賦，至少有一大半飽了私囊，新疆老百性因爲天高皇帝遠，敢怒而不敢言。這批貪官汚吏，使新疆成爲一個暗無天日的地域，楊增新對於箇中隱情非常瞭解，他乃自整頓吏治着手，改善百姓生活。

一上來便鐵面無私，雷厲風行，在喀什噶爾道派人突擊檢查，喀道十二個縣份，竟查出了十個縣知事有侵蝕公帑的情事，其中貪婪不法，剝削百姓的，尤有六七個之多，楊增新嚴法峻刑，將這般官吏分別處以槍斃或監禁，他爲整頓吏治不惜大開殺戒。他親自訂定徵收賦稅章程，命人譯爲維文，遍

貼於各地通衢大道，使老百姓曉得該付多少錢稅，以及如何繳納，然後他又祭起一宗法寶，准許老百姓以信件檢舉不法官吏，信到便查，查明立刻判罪。這樣下來不到三五個月功夫，吏治煥然一新，百姓額手稱慶，民生疾苦，被他解決了一大半。

新疆是我國最大的省份，總面積達五百五十六萬三千四百方里，比較東北四省面積總和，還要大過許多，但是這五百五十六萬餘方里的土地上，只住了二百二十七萬八千七百二十七人（根據民國五年北京內務部的調查），平均每兩方里多才有一個人。說起來令人難以置信，如此地大物博，人口稀少的一個行省，老百姓的生活却還在艱難困苦之中。歐西人士到過我國和新疆的，每謂中國礦產甲天下，新疆礦產甲中國，新疆有的是金、銀、銅、鐵、錫、鎢、煤、石油、玉石、白礬、石膏、硼砂、硫磺和鹽，質良量豐，舉世無匹。森林面積多達五百四十八萬七千零八十二畝，兼且為一理想的畜牧地區，但是，這一切的資源，多半未經開發，而新疆的可耕地，漫山遍野，一望無涯，這些肥土沃壤，都還是未開墾的處女地呢。

楊增新先自農墾入手，建設新疆。他訂定獎勵墾植章程，督促全省官民，同心協力，齊來開荒，在他主持新疆省政的十七年間，他在天山南北，新闢良田達一百數十萬畝，每年由省府增收的田賦，為數即在十餘萬石。同時，由於田疇的大量開闢，各城鎮居民漸漸的向四野分散，新的村落不斷的在形成，居住面積拓寬，地方日益繁榮，交通亦隨之向四面八方擴展。在滿清時代，新疆的糧食生產不

足，清廷派在新疆的軍隊，要由環繞新疆的幾個富庶省份擔任協餉，亦即由鄰省負擔新疆駐軍的餉糈，這一筆協餉的數值，每年恆在一百幾十萬兩。楊增新主新時期，他只是遙奉北洋政府，和民國十六年成立於南京的國民政府正朔，在這漫長而動亂不寧的十七年中，新疆的鄰省，不是陷於半獨立狀態，便是災禍頻仍，自顧不暇，楊增新曉得他無法獲得任何方面的物質支援，新疆軍民，唯有自力更生，否則便將自生自滅，他振興農業，開拓田畝，全力增加糧食生產，因而也可以說是應付當時環境的迫切必要措施。

在新疆開荒墾植，那有內地省份那麼輕易簡單？新疆有一道長達三千里的天山橫亘在中央，天山終年積雪不消，與天山同屬葱嶺山脈的，又北有阿爾泰，南有崐崘山，三山之間，沙漠緜亘、河湖渟瀦，由北而南，形成準噶爾和塔里木兩大盆地，也就是新疆的兩大沙漠，平沙無垠，人煙斷絕，連飛禽走獸都不敢通過。

佔內地大陸十八省總面積三分之一的新疆，只有北部的一條額爾齊斯河注入北冰洋，算是有出口的河流之外，其餘的河流，出口都被四面的山擋住了，瀦蓄於湖泊，河道沒於沙地，成了地下之河，因此農田灌溉，要靠高達五六千公尺的山巔積雪溶化，再開鑿渠道，引水下來。吐魯番一帶，尚且有「坎井」之設，從地下引水供灌溉之用，這種坎井，挖它一口，需費數萬或數十萬新幣。

瞭解新疆的地理情形，便可以覘知楊增新在新疆開闢這一百數十萬畝良田，該是何等艱巨、浩大

的工程了。

楊增新被刺以後，新疆動亂不安垂四十年，使我們新疆同胞，益增對楊將軍的甘棠召伯之思，悵望北天，時今猶不勝憮然。

三七之變

民國五年八月，帝俄爲了應付第一次世界大戰，征集俄新邊境的哈薩克人服兵役，哈薩克人不幹，殺死俄國官員，趁勢作亂。於是俄國政府派大軍進勦，哈薩克人乃紛紛逃竄新疆境內，前後多達二十餘萬，他們在新疆佔據草場，砍伐樹木，搶刼掠奪，傳染瘟疫，幾乎使新疆邊區爲之糜爛，加上俄軍種種慘無人道的暴行，這便是震撼中亞細亞的所謂俄哈竄新之役。

中俄邊境哈薩克人，原係我中華民族之一支，史稱「黠戛斯族」，乃突厥族之一種。他們本來住在阿爾泰區，後來因爲追逐水草，遷居伏爾加河與頓河間的草原地帶，十八世紀以後淸廷闇弱無能，跟俄國人一再劃界，一再失地，俄國所侵奪的中國領土，那上面所居住的哈薩克人便被列入俄籍，不過他們是個游牧民族，往往爲了使用草場而忘記了國界，尤其仍在中國領域的中哈（薩克），和劃歸俄國的俄哈，相互之間尚多血緣關係，因此時來時往飄忽無常，每每引起邊界糾紛。

楊增新不愧老謀深算，目光如炬，他在俄國大軍東來征伐哈薩克的時候，便已經料準中俄邊界將

有大事發生。他派新疆駐伊犂交涉局長孝昌面訪俄國駐伊領事白羅典，明白指陳此一不可避免的事實，先行提出三點要求：

一、俄國須承認我國軍隊有自由處置越境俄人之權。

二、中國願對彼等處以國事犯待遇，庶免騷擾。

三、俄國軍隊必須尊重公法，維護人道。

白羅典的答覆，直截了當，他說：

「此等亂民，俄國決不袒護，任憑新疆當局自由處置。」

孝昌將白羅典的答覆呈楊增新。楊增新覆示這樣不行，一定要將上列三點正式函知俄方，並且取得俄方的覆函。孝昌和白羅典遵照辦理，使楊增新在處置這一項重大糾葛之前，先站穩了脚步，獲得了法律根據。

這是民國五年九月一日的事，二十天後，俄軍進剿哈爾哈那，和臥依卡一帶的俄哈，俄哈立刻往中俄邊境逃竄，不旋踵便有一千多人，湧入中國地界的格登山，俄軍仍在後面追趕，十月十九日，伊犂方面的納林郭納卡，又有五百多名俄哈，在俄軍大砲的轟擊下，爭先恐後，逃過邊境。這兩次俄哈越界，雖經楊增新派的守軍開槍警告，亦屬無效，楊增新據報人數還少，他下令一面好生安撫，不讓俄哈挺而走險，焚殺刼掠，一面命孝昌根據俄方同意了的三原則，向俄方交涉，促俄方宣佈逃入中國

境內的俄哈無罪，以便遣送他們回去。

但是俄國人置之不理。

十一月初，隆冬來臨，冰天雪地，俄國軍隊使用飛機大砲，向中俄邊境的俄哈大舉進攻，俄哈扶老携幼，帶着他們豢養的牲畜，翻過德穆里克山，像潮水一般的湧向新疆省境的特克斯河，沒有幾天，人數增達十六萬餘，逃難的俄哈沿途死亡，無人掩埋，山谷荒野，死屍狼藉，倖存的俄哈則佔用我國的草原，濫伐我國的森林，鵲巢鳩占，喧賓奪主，大有長期久居的模樣，更嚴重的問題是冬日草枯，大量的牲畜又傳染疫癘，也在一批一批的死亡。使得特克斯河一帶，遍地不是人屍便是獸屍。

與此同時，更北的塔城區也先後逃來四萬餘頂毡帳，六萬餘口俄哈。天山東路又有俄哈兩千餘人竄到，連孚遠、北沙窩都發生了俄哈刼掠的情事。至此，北疆居民惶惶不安，充滿悲慘凄厲的氣氛。

俄境的維族和布魯特族，懍於俄軍的大兵壓境，心存恐懼，他們也在向南疆的喀什、貢古魯卡附近逃竄，人數日漸增多，最後竟也到了五六萬家。

增楊新一看，情況很危急了，俄國人殘暴成性，而且居心叵測，爲了敉平一兩處地方的民變，何至於用上飛機大砲和重兵？他們的用意，可能便是澈底清掃哈薩克人，擊斃餓死凍死的以外，他們要將哈薩克人全部趕到新疆來，造成新疆的紛亂，然後俄人又可以火中取栗，遂其侵略併吞的毒計。

於是他全心全力的處理此一棘手問題，對待逃竄而來的俄哈，他始終採取人道主義，購辦了大批

的麵粉，運去加以緊急救濟，一面派軍分頭堵截、勸導，並且幫助他們回國，譬如從甲卡口衝進來的俄哈，便引導他們由乙卡口歸去。另一方面，他更與俄方嚴重交涉，迅卽宣佈俄哈免罪回國。這一場交涉一直辦到翌年四月，俄方允許照辦，楊增新乃着手進行遣歸工作。

和楊增新的人道主義形成尖銳對比的，是俄國人的凶殘狠毒，滅絕人性。當楊增新好不容易說服了兩萬餘名俄哈，准他們帶着二十餘萬頭牲畜回國，可是這些難民通過關卡的時候，俄軍嚴陣以待，如臨大敵，將二十餘萬頭牲畜全部沒收，難民則仍舊驅回新疆。

楊增新爲這一件事大爲憤慨，再度辦起强硬交涉，直斥俄軍的行爲，無異驅難民於死亡，形同謀殺。俄方自知理屈，因而才放了一部份俄哈免罪歸去。

但是絕大部份俄哈却聲言寧願餓死在中國，決不回返俄境，楊增新無可奈何，只有分別的妥爲安置。這一次，他算是全活了二十餘萬哈薩克人的性命，——俄國的陰謀依然得逞。

俄軍暴行使中亞細亞各民族切齒憤恨，趁民國六年三月俄國布爾什維黨人革命成功，推翻沙皇，建立勞農政權，白俄軍隊崩潰，將士流浪逃亡之餘，仍有一部份人企圖恢復王權，而共產政權對於中亞之奴役與剝削，比沙皇時代尤有過之，一群哈薩克民族主義份子，乃聯絡白俄將軍杜脫夫，卡爾却克等部，起義反抗紅軍，在奧倫堡成立「哈薩克阿拉什烏爾德共和國」，爲首的艾力汗、博克汗等，擁有一支三十萬人的哈薩克軍，他們高唱着悲壯的阿拉什國歌，和聲勢浩大的紅軍激戰，這一次革命

後的再革命，終因衆寡懸殊全面失敗，俄國紅軍入據哈薩克斯坦的格利育夫慶城，斜米帕拉丁斯克、費爾干、薩馬干、阿拉木圖等地，他們開始腥風血雨式的屠殺，不分首從無辜，見了哈薩克人便慘酷處死。

此一「時日曷喪，予與汝偕亡」的悲壯戰役，對於新疆和楊增新來說，誠所謂「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民國八年，白俄將軍杜托夫、別洛夫等戰敗逃入新疆，是爲白俄竄新之役起始。

當俄國革命初期，日本派了調查員到新疆來，他們和英國駐廸化領事異口同聲，慫恿楊增新藉地利之便，援助白俄舊黨，但是楊增新夙以「保境安民」爲第一要務，他不會上當，對英日雙方敬謝不敏，同時決定絕不干涉俄國的內爭。

民國七年冬天，俄國白軍大將阿年澗夫在愛古斯爲紅軍慘敗，八年十二月間他節節敗退到中俄邊境，通過俄國駐塔城領事，向楊增新提出要求，他要從葦塘子退塔城，假道伊犂，進攻俄境的薩瑪爾汗，並將以中國的伊犂爲「根據地」，和共黨作最後的搏鬥。

英國和日本竭力促成，但是楊增新的立場很堅定，他婉詞拒絕。

楊增新不能不有所顧慮，先是阿年澗夫所部，已達三萬餘人，而他則主新八年以來，一向採取穩健保守作風，對外封鎖，對內協和，爲了恐怕軍人干政奪權，他有意無意削弱軍隊的實力，甚至任其腐化懈怠，由他們去加速滅亡，民國八年全省只剩了老弱殘兵一萬餘名，阿年澗夫的三萬俄軍一進新

疆，發現新疆防務的空虛，即將釀成極嚴重的危機。

到了民國九年，白俄軍的最後堡壘被紅軍摧破，阿年濶夫只剩了三千人馬，另一名俄將巴奇赤則擁有一萬餘的兵力，巴奇赤由葦塘子退入塔城，阿年濶夫再度要求入新，另一股諾維廣夫率部二千餘，也開抵塔城附近搶刼，加上原已入境的杜托夫部兩千餘衆，以及其他零星的白俄軍，或先或後進了新疆的，共達三四萬名之多。這一下，新疆風雲緊急，情勢空前的險惡。

楊增新眞不愧爲治邊能吏，應付這麽一個危機四伏，複雜煩難的緊急事件，他確能有條不紊，層次分明，多一半運用其靈活而圓滑的政治手腕，各個擊破，分別解決。新疆之免於白俄軍蹂躪的盤踞，甚至引來紅軍藉掃蕩淸剿白軍之名而侵呑覇佔，楊增新實爲民國的功臣。

對付紛至沓來的白俄軍，楊增新先唱空城計，調集不堪一戰的新疆省軍，扼守中俄邊境各要隘關卡，他向入新的白俄軍要求繳械，理由是遵照國際公法的規定，並且可免紅軍的追擊。

阿年濶夫的三千人繳了械，楊增新把他們安置在博羅一帶，但是阿年濶夫不滿意，他一再請求移居廸化，或者假道喀什前往印巴，楊增新的答覆是請你們由東路進關，暫時安頓在哈密、敦煌，同時，他邀阿年濶夫和他所有的軍官，到廸化省城一敍。

接下來便是好戲進台，阿年濶夫率領他的軍官一到廸化，頓時就翻了臉，他向楊增新威脅要挾，索發餉項，倘如楊增新拒絕，則他的部屬肇事「概不負責」。他並且公開揚言，他們要搶刼洋行，佔

領廸化，一時鬧得廸化人心惶惶，天下大亂。

楊增新不慌不忙，笑臉相向，送了一筆錢，條件是請他們移駐奇台。不料阿年濶夫又是詭計多端，他秘密派人和外蒙古的謝米諾夫聯絡，便在開赴奇台的路上，得到謝米諾夫接濟大批武器，因此，他們一到奇台立刻兵戎相見，在東門外架起了機關槍攻城。

廸化獲知消息，楊增新迅卽調集省軍，將阿年濶夫予以包圍，一面曉諭繳出武器投降，阿年濶夫終因所部太少，難以持久，最後還是聽從了楊增新的命令，繳械投降以後，他的部隊被分批押送到甘肅，阿年濶夫本人則解回廸化，加以軟禁。在囚室中楊增新給他找了個伴，那人成天一語不發，什麽事都不做，一個勁兒大抽其鴉片烟。阿年濶夫久而久之不禁也染上了烟癮，楊增新待他壯志消沉，變成了鵠面鳩形，方始一聲再見，把他送出了中國國境。

巴奇赤率領的白俄軍一萬餘人，和諾維廣夫的兩千餘名，由於兵多將廣，聲勢浩大，他們從塔城入境後，拒絕繳械，一直在塔城附近騷擾。楊增新撫旣不能，剿亦不可，拿他們毫無辦法。於是他煽動邊境紅軍，讓他們入境來淸除這殘餘的帝俄勢力。紅軍更加狡獪，他們入境之後一路追擊，却並不剿殺，這一追直把巴、諾二將追到了阿山，紅軍回頭便走，他們不再管了。

民國十年六月，巴奇赤襲擊阿山，十五日進薄阿山城池，道尹周務學力抗敗績，一氣之下拔槍自殺，巴奇赤遂進入阿山大肆刼掠，然後他分一支兵攻陷了阿山以西的布爾津，得了大批的武器彈藥補

充，他野心勃勃，牽軍南下，大舉進犯廸化。

生死存亡關頭，楊增新急調省軍堵截，同時他施用外交手段，再請紅軍來剿。這一次，他和紅軍事先約定，不准重演上回的伎倆，必須對巴奇赤部徹底殲滅。於是紅軍由齋桑出擊，楊增新趁勢圍擊巴奇赤，巴奇赤四面受敵，萬餘人馬一哄而散，新疆省軍和紅軍堵截追殺，白俄軍死傷大半，潰不成軍，餘衆遂由科布多逃入外蒙古境內。

至此，三四萬的俄軍被他們或剿或撫，消滅殆盡，新疆空前未有之嚴重局面，終於化險爲夷，宣告解除。

楊增新殫智竭慮，維持新疆的小康局面，他的治新方針，係以改良政治、減輕人民負擔爲主，尤其致力於促進各民族的平等地位，他對於新疆維胞（漢人稱纏回）、回胞並非特別謬愛，而是他深知「與人無患，與世無爭」的維、回胞，歷漢、唐、元、明以來備受壓迫與歧視，而新疆漢人則多爲客籍，多爲統治階級，蒙民則依例不納租稅，新疆的軍費、政費，由維、回胞擔負者獨多。在這種情形之下，歷來治新者還要壓制之、魚肉之、搜刮之、吞併之，使維、回胞幾不能安然處在權利競爭的時代，惶惶然如大難之將臨！楊增新不但爲維、回胞抱不平，同時他更能盱衡大局，見微知著，萬一維、回胞被人煽動，發生變亂，那就不但新疆的文武官員無法維持，卽連當時四分五裂的中央政府也無力加以救平。因此，他才對症下藥，用改良政治以服民心，以減輕負擔保民之力，振興農工商業，

使民無遊惰，而不受人可乘之隙，自可避免變故之發生。——這是他治理新疆，解決民族糾紛的根本大法。

一位好官，以其公正無私的襟懷，恫瘝在抱的心腸，從大處着眼，自小處着手，兢兢業業，孜孜矻矻，不僅保全了國家最大的一片領土，抑且奇蹟般的在舉國動盪不安聲中，造成新疆十七年欣欣向榮的局面，我曾是楊增新的子民，亦曾躋登他的僚屬之列，在我的回憶錄中，謹以斯篇記下新疆同胞對於楊氏永難或忘的甘棠召伯之思。

新疆同胞最感痛心的，是楊增新使新疆大治以後，自己反而死於新疆，死於部屬的陰謀暗殺。民國十七年國民革命軍北伐成功，國民政府建都南京，楊增新通電擁護，宣佈易幟，並派教育廳長劉文龍入京報告，新疆省政府亦於是年六月二十日改組。七月七日，俄文法政專門學校第一班學生畢業，楊增新訓話已畢，參加歡宴，就在酒宴中間，他被其外交署署長樊耀南槍擊殞命。樊耀南是由黎元洪派赴新疆的，志大才疏，未蒙楊增新的重用，鬱鬱不得志者數年。十七年新疆省府改組，他又未獲一官半職，啣恨甚深，起意殺楊奪權，秘密勾結新疆民政廳長金樹仁，下此毒手，使楊增新飲彈而歿，新疆同胞爲紀念此一不幸事件，名之爲「三七之變」。

樊耀南刺殺楊增新後，率領他的黨羽十餘人，直奔督署，妄圖奪印接任，有一名衛兵挺身攔阻，他又開槍將之擊斃，旋即直登三堂，拔筆下條子召金樹仁來，但因連殺二人膽氣已隳，兩手顫抖不能

成書。其實這時候金樹仁早已決心出賣樊耀南，聯合軍務科長張培元、師長蔣松齡，調集軍隊，將督署全部包圍，雙方槍戰，樊耀南等彈盡被捕，當天便被金樹仁正法。

金樹仁借刀戕害主官，回過頭領兵平亂，殺了凶手，爲楊增新「復了仇」，事後他呈報中央，指樊耀南受俄國收買，有赤色嫌疑，又謂事變期間蘇俄飛機曾來相助，中央乃命金樹仁繼任新疆省主席。從此開始了新疆大流血、大黑暗的悲酸歲月。

樊耀南・金樹仁・哈密回王

楊增新被刺殞命的噩耗傳來哈密，使我至爲震悼，回憶我和這位治邊能吏的最後一面，歷歷如在眼前；十六年冬，楊將軍發表我兼任哈密騎兵營長，哈密地域雖然遼濶，但是騎兵營長是爲當地的最高軍事長官，因而使我在奉命之初，內心深覺惶恐，由於我不是軍人出身一切都有茫無頭緒之感。不過，當我接事以後，到營視事，把隊伍集合起來點名，方始發現人馬槍械，尙且不够兩個連的編制。爲此，我特地晉省請謁，向楊將軍提出增撥經費，補充人馬的要求，記得當時楊將軍便曾這樣告訴我說：

「哈密一地有兩連兵，我已經嫌够多的了。本省各地的軍隊，只是虛有其表而已，其作用在於嚇阻强鄰；彈壓地方偶發事件。認眞俄國人來入侵，便有十倍的軍隊也是難於抵擋，故所以，我治軍的辦法是番號不妨多，人馬儘量少，因爲人馬一多起來，反給地方上增加負擔，那就變成跟老百姓過不去了呀。你要明白這一層道理，你就會以爲哈密有兩連人還是綽綽有餘的，我要你當哈密騎兵營長，

目的是在使你個人多爲地方出一點力，何在乎軍隊多呀少呢！」

聽了他這種「言之成理」的妙論，我當然無話可說，唯有悵然告辭，遄返哈密，從而憬悟，削減軍隊，嚴防武人干政，是爲楊增新「保境安民」政策的一部份。這一個原則是否正確，證之以楊氏死後新疆的大動亂、大流血，風雲緊急，內憂外患交相而來，史家與萬千讀者，俱可獲一定評。

楊增新晚年，但有閑暇，便孜孜致力於其回憶錄著述，後人讀此，當可發現他在字裡行間，時時流露他對自己經辦外交交涉的成就，頗感自負。在新疆人看來，他確實是有理由自負的。自民元至民十七，國內政局動盪不安，而列强勢力，逐漸內侵，新疆遠在西陲，長年置於英俄兩大帝國的包圍之中，莫說中央鞭長莫及，卽使新疆本身「虛張旗幟」的那些軍隊，遇有外患，簡直不堪一擊，在這種情形之下，楊增新主新十七年，他不曾簽訂一條喪權辱國的條約，甚至不管北京那座皇城裡住的是什麽菩薩，北政府歸那一個人當家，楊增新的對外交涉，儘管「先斬後奏」，但他仍能逐案報備，一一呈請北洋政府「核准」，就國家體制言，他這個做法尤其值得稱道。

由此可知，楊增新在「保境」方面，運用其個人的靈活手腕，卓越目光，他的成就斐然可觀，他在回憶錄中（書名「補齋」）詳細記載每次對外交涉的經過與其結果，值得後世之人有所師法，這是很珍貴的歷史文獻。

至於「安民」方面，主要的問題，就是民族問題。因爲新疆境內的居民有漢族、滿族、蒙古、錫

泊、索倫、維吾爾、哈薩克、塔塔爾、塔蘭其、塔吉克、烏孜別克、柯爾克孜、回族（漢回）以及白俄人之歸化族等十四種民族之多。各民族之生活習慣與宗教信仰，又各不相同。而且雜居全省，沒有一定的界線。要使其和平相處，誠非易事！而楊將軍乃運用中國傳統上的「天理」、「國法」、「人情」的大道理於先，再加恩威兼施的手段於後，順應各民族的生活習慣與宗教信仰，任其自由發展！只要不違法犯禁，政府絕不干涉居民的行動。同時對各民族處以一律平等的地位，使漢族人沒有優越感；其他民族也不會自卑！互相尊重，和睦相處，各安生業，互濟有無，就這樣將新疆治理平安十七之久：在民初內地各省正鬧着大動亂的情況下，新疆簡直就成了世外桃源！如此的主政者，怎能不令新疆人輒與甘棠召伯之思呢。

在楊氏主新十七年中，最令新疆人感到遺憾的一件事，就是沒有把繼任的人選培植出來。以至使他本人不得善終，影響所及，尤將久治的新疆，搞得天下大亂！其實這個問題，以楊氏才華之高，與慮事之愼，可能早已想到了。當他晚年每於省府各廳處，在人事上有不洽意的時候，他就輒常憤然的說：「你們每每意氣用事，不爲全省大局着想，到我死後，你們定要把新疆搞的大亂！」他說這話，決非無的放矢，自然是有所指的。因爲當時的省府人事，表面看起來，似甚簡單，其實則相當複雜。就中可分爲兩派。一派是以金樹仁爲首的甘肅派，亦稱保守派。另一派是樊耀南爲首的兩湖派，又稱新進派。前者大都是楊氏在甘肅培植起來的文武學生，其中著名人物，如金樹仁、魯效祖、張培元、

劉希曾、熊發有、閻毓善等人。他們自認與楊氏有師生關係，且又追隨楊氏多年，將來繼承主政新疆者，自非他們其中之一莫屬。但在楊氏心目中，反因師生關係，認爲他們的才氣學能都嫌不足以擔當此一大任。在金樹仁一派人物的心目中，一致認爲楊增新既不重視自己的門生弟子，相反的當然便是有意培植樊耀南這一系列人物。樊耀南從楊增新多年，並未獲得他自己覺得理想的政府職位，民國十三年，他被派任俄文法政專科學校校長。在樊耀南以爲投閑置散，事與願違；看在金樹仁一幫人眼裡，却又認作楊增新在爲樊耀南培植幹部舖路，並且有以增進樊氏的個人聲望。總而言之，由於楊增新對他繼承者的大問題，始終諱莫如深，藏而不露，方使樊、金兩系，心存疑忌，不能自安，杯弓蛇影，庸人自擾，鬧出了楊增新被刺這一齣不必要的慘劇，令人爲之扼腕不置！

刺楊案兩位主角，亦卽兩系首腦，我都認識，並且很熟，以我個人的感覺，在學識能力方面，樊耀南是勝過金樹仁的。這位當時黎元洪總統的同鄉，經黎氏介紹來新疆初期，北政府原發表他爲阿克蘇道尹，樊耀南抵達廸化，和楊增新接席長談，又遞上黎大總統的親筆信件，楊增新方始曉得，樊耀南留學東瀛，專攻法律，曾是黎大總統的得力幹部，同時他也恍然，樊氏此來，主要是黎氏爲了爭取新疆對於他復任總統的支持，一面在此邊遠省份，放下一枚棋子。當時他究竟是爲了拒外，還是故意籠絡，時至今日，自已無法稽考，不過，楊增新之對樊耀南，確實有如袁大化之於他自已一樣，許以高位，不讓他到任所接篆。起先，他請樊耀南出任軍務廳長，樊耀南以一介書生，不諳武事爲辭，有

一段時期，樊耀南便留在廸化省城，無所事事，唯有一遍又一遍的接受楊增新敦勸，終於勉爲其難的就了軍務廳長一職。

樊耀南就職以後，其遭遇和我本人如出一轍，他也對當時軍務情形，大不滿意，於是擬訂了整頓計劃，呈請核准實施，其結果，大概他和我同樣的聽過楊將軍那篇軍隊不妨「虛張聲勢，聊備一格」的大道理，我是新疆人，對楊將軍又很敬佩，不贊一詞，回哈密遵照辦理了事。樊耀南却深感抱負難以施展，所以他曾要求辭職，準備捲舖蓋回內地，楊增新不肯放他走，竭力挽留，不久後乃向北京外交部保舉樊氏爲新疆外交署署長。樊氏在外交署任內，輔弼楊氏，頗有建樹，然而到了民國十三年，他便奉命出長俄文法政專科學校了。

記憶中樊耀南這個人新舊學識都好，爲人也很嫌和有禮，他會行凶弒上，我輒常爲之扼腕太息，唯有慨嘆他是受了權力的誘惑，即所謂利欲薰心。他在俄文法政學校四年，我聽不少教授學生講起，他辦學認眞，事必躬親，尤且兼任講師，授課議論精闢，很受學生的尊敬與歡迎，甚至有些學生給他上個尊號叫「樊聖人」。

樊耀南一系的人物，大都野心勃勃，如張純熙、張歆、呂寶如等，他們私下非議楊增新，每每說他尸位祿餐、斷絕賢路，把新疆的省政越鬧越糟。言下之意，彷彿他們若不出頭，新疆的百萬生靈便將大吃其苦，因此決心除去楊將軍，掃開這個障礙。「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楊增新之被刺，和

樊耀南的迅卽見殺，可以說是具有多方面複雜因素的。

金樹仁字德庵，甘肅河州人。當楊增新出任河州道台時，金氏正達求學年齡。楊道台就任年餘，政聲卓著。他曾創辦了一所河州書院，親兼教師。金樹仁就在這時進入該書院求學，成爲楊的學生。其後楊增新在河州興學有功，被清廷調升爲甘肅全省文教提調（教育廳長），並兼任高等學堂的監督（校長）。金氏乃又由河州晉省，升學高等學堂。由此楊、金二氏結下了不解之緣！迨楊氏奉命調往新疆，旋卽升任巡撫，因需人孔急，而甘新鄰近，遂徵召其甘肅籍的文武學生們入新爲助，金樹仁卽爲其中之一。因爲金的年齡略大，學歷較優，抵新卽被任命爲民政廳秘書、旋升科長、廳長。以金樹仁的才幹來說：可謂少年得志，官運亨通了！迄至楊增新死難時止，師生二人相處已達廿餘年之久！以如此深遠的關係，金氏應當死心塌地，一心一意，善助提携與培植他的恩師，使大治的新疆，垂諸久遠。可惜他並不作此想，竟假樊耀南之手，置其恩師於死地，尤其巧施連環計，再殺樊耀南，奪了恩師的權位。由此可知金樹仁之爲人，有失中國傳統美德——忠恕之道，凡是不忠不義之人居於高位，卽爲暴君，而暴君當權，天下無有不亂。因此當他坐上了省主席的寶座後不久，新疆便陷於大混亂中。

金樹仁取得政權，倘能蕭規曹隨，不難把安定的新疆局面保持下去！但是他因爲鑒於楊增新的政策過於保守，只求安民，不求進步，結果新疆之境雖保，而其本人的一條老命，却給白白的犧牲掉了

！所以，金樹仁在執政之初，針對楊增新軍政兩方面的缺失，加以革舊佈新。首先他增設省府祕書處，美其名爲便於總攬各廳處之政務；其實是爲了便於監視各廳處內的異己份子。繼則創設了新疆軍官學校，對省民宣稱爲了整頓楊增新時代，有名無實的軍隊，冀求保境安民。其實則是欲藉武力鞏固其旣得權位。凡此並非筆者有意攻訐，乃有事證俱在，金樹仁一開始在人事上的安排，就違反了楊增新的「唯才主義」。改用了他自己發明的「三同主義」！不知是金氏天性多疑，抑或受了「楊案」的影響，他總認爲楊將軍之未獲善終，就是身邊沒有親人。殷鑑當前，不能不加顧慮。於是在用人方面，尤其在執掌軍政的實權人物上，都儘量重用其親信，如在省城方面：首先任命其同鄉同學又同事多年的魯效祖出任省府祕書處祕書長，接着任命其同鄉閻毓善繼任他自己的民政廳長，同時委派其五弟金樹信，繼任軍務廳長，迨軍官學校成立，更兼任校長。其他各廳處首長，凡有異動，大都以其親信，或其甘肅同鄉繼任。其次在外區方面：喀什爲南疆首善之區，乃任命其四弟金樹智爲駐軍師長。伊寧爲北疆重鎭，遂以其同鄉張培元爲鎭守使。哈密爲通往內地要津，再任命其同鄉劉希曾爲駐軍師長。此外更將其隨身的勤務兵崔肇基，先之擢升爲省府警衞隊長，繼之升爲帶軍的旅長，此眞所謂「一人得道，鷄犬升天」！在金樹仁的想法，這樣一來，督辦兼主席的寶座，終其生不會再有問題。詎料在他執政的第二年，竟會由他本人挑起亂源來。

民國十八年，陝甘地區大荒，甘省餓民爲了求生，乃於是年冬以及十九年春，成千成萬的湧向新

疆。以救助鄰省饑民爲旨，省主席即使不是甘肅人，也應當施以援手，果能妥爲處理，不失爲一大善舉。不知是金主席關懷同鄉心切，抑或另懷他意，想使這批難民在新疆生根，作爲他的基本實力。他竟不擇手段，下令哈密縣府將沁城與土胡盧（今伊吾縣）兩地維民耕地，强行迫讓給甘肅饑民耕種，另撥縣境荒地令維民開墾。此種違法悖理的措施，自然要引起當地維民的反對。同時這些耕田大都份是屬於王府所有，佃與維民去耕種。因此維民們紛紛向王府陳情，向省方抗議。沙親王獲情後，乃派本人向縣府交涉，但縣府的回答，這是執行省令，要交涉該向省方着手。於是我又啣命去省城交涉，當我見到金主席的時候，我當即陳情說明：「哈密沁城與土胡盧耕田，乃世襲王田，請主席愼重處理，不要因爲這一件事引起省府與王府失和。」料想不到他竟會不假思索的說：「如今是民國時代，專制餘孽，早應剷除」。我驚了驚，又道：「哈密王府制度所以留存至今，就是因爲歷代回王都効忠政府。沙親王由清末至民國，尤多功績，現在他已年高。省方也應寬容一二，免得因此小事引起重大的不良後果」！他聽了我的陳情後，不僅不接受，反而厲聲問我：「沙親王還敢造反嗎？我自會用武力對付他！」一話不投機，我只好辱命返哈，向沙親王詳述經過。這時沙親王年邁體弱，經此打擊，竟致臥病不起，旋即逝世！哈密維民既未將耕田收回，老王竟又因之氣死！於是，每一個維民心理對金樹仁，都埋下了深切不滿的種子！

按回王王位繼承，在傳統上是父死子繼，有清一代凡新王繼承王位後，必需備文向當地縣衙門，

再經巡撫衙門，轉呈理藩院備案。如今是民國時代，又是首次辦理王位繼承手續。新王爲了愼重起見：曾召開了一次王府高級官員會議。決議的事項，仍備文向哈密縣政府，請省政府轉呈中央備案。與會人員僅我見過金樹仁，我深知他對王府的態度很不友善，於是我以大都統的身份發言說：「備案公文雖發，能否生效，端看省府的態度，如省府鼎力代言，中央自可獲准，如省府從中作梗，那就大有問題。」我雖提出了警告，但攝滋爾王爲了繼位心切，乃決定親赴省城一行。他總覺得金樹仁會有見面之情。

當金主席接到哈密縣政府的呈文後，深覺沙親王之去世，正是根除哈密回王制度，實行改土歸流的大好機會。不久攝滋爾王又親赴省城，正應了所謂的「調虎離山之計」。但是他爲愼重起見，仍然密令駐軍師長劉希曾，囑他對於改土歸流後的一切影響，詳查密報。劉希曾接到這項命令，根本就不經調查，他早已摸透了金樹仁的心理，儘向好的方面去說：他說改土歸流後，第一，獲得耕地的農民，當然要感激主席。第二，如能撥給甘肅難民去種，在目前來說，即可收救濟之效；未來更是奠定新政基礎的一大力量。第三，可增收田賦與稅捐。第四，掃除了新政上的特殊障碍！但對王府制度可以維護地方上的安寧，竟然一字不提！其實以他當時的職責，後者才是他所應注意的事項。由此可知劉氏之顢頇愚蠢！當金樹仁獲得劉氏密報！深以爲喜！遂決定對哈密回王制度，加以廢除。第一步驟先聘攝滋爾王爲省政府高等顧問，以優待之名義，軟禁於省城。繼之又下令升任本人爲省政府委員，規

定駐省辦公。當時筆者身任回王府的二品大都統。並兼任哈密騎兵營長，本來已受劉希曾的指揮與節制。但金氏仍不放心，硬逼我也離開哈密。軍人當以服從爲天職，我只好離哈晉省，在我就任省委新職後，爲了減少金氏的疑心，先向攝滋爾王辭去了大都統之職；繼向金主席辭去騎兵營長。金樹仁見瓦解哈密回王府的實力已獲成功，遂下令哈密縣府，將王田改土歸流。當時省府既無法令頒佈，縣府也沒有規章示衆。接到了這項命令後，就由當地的軍政首長們，先將原有的良田撥爲已有。其次分給部屬，最後分配給難民們。而原來耕田的維民們却連一畝也沒分到。所謂王田改土歸流，就搞得如此一團糟。由此可見，哈密民變，實在是爲了生存問題，不得已而爲之。

哈密民變與馬仲英

民國二十年五月，金樹仁在迪化召開省府會議，主要是爲了澈底解決哈密回王勢力，我以省府委員身份與會。會中決定將哈密一縣剖而爲三，除哈密縣治仍舊，另設的兩個新縣份：宜禾縣治設土葫蘆，伊吾縣治設三堡。此一決議並曾報請內政部備案。因此，在民國三十年以前出版的新疆地圖上，都有這兩個縣治所在的名稱，而伊吾縣治的位置與現今坊間流行的地圖所載截然不同，其故即在於此。

三縣縣治決定後，接下來的問題，厥在縣境如何劃分。由於舊哈密縣地區遼濶，人煙稀落，決非紙上談兵，按圖分割所可奏功，必須派人實地勘查，瞭解實際情形方可劃定界境。可是實地勘查工作因語言關係，自非外地人所能勝任。於是，本人又復奉派爲分縣劃界委員會的主任委員。這個委員會的委員俱由金樹仁派充，其中有龍瑞臣、陳大安等人，——我獨自一人上迪化開會，却帶了一個委員會返回哈密。

時序正入夏令，氣候相當的熱，溽暑跋涉，苦不堪言，我因任務在身，不得不冒暑奔走於天山南北。一日，忽然傳來一則令人難以置信的消息，據說哈密沁城鄉小堡村的維民，竟將駐防該地的邊卡隊隊長張某擊斃，釀成嚴重事端。

我不相信會發生這樣的事，因爲邊卡隊是官軍，有組織而又有武裝，怎可能突如其來的被徒手維民殺死了他們的隊長？然而富我派人前往調查，很不幸的證實了此一事件半點不假，只不過其間雜有一件桃色糾紛以及邊卡隊的聚衆逞強，搶奪維女的事。

那位引起小堡民變，造成哈密有史以來空前未有暴亂的張隊長，甘肅人，隨劉希曾部進駐哈密，擔任一名排長，方在那年春節過後，派充小堡邊卡隊長，頓卽成爲小堡一地的權威人物。他平時魚肉百姓，巧取豪奪，早已鬧得民怨鼎沸。當新疆省府下令將哈密王田改土歸流，張某立將小堡區最肥沃的耕地一百餘畝，佔爲己有。這人既得了勢，又有了錢，加以其爲人原就輕浮放蕩，素行不檢，小人得志，於是飽暖思淫欲，垂涎維民阿不都艾米提女兒的美貌，先行糾纏，繼施强暴，鬧得鄉民無人不知，却是敢怒而不敢言。

但是張某食髓知味，戀奸情熱，竟得寸進尺的意欲强娶這位維族女郎爲妻。這在維族宗教和習俗中是絕對不能容許的，維族男女決不能與異教人士通婚。因而阿不都艾米提當面拒絕了張某的無理要求，使張某惱羞成怒，立卽揚言，定於某月某日某時，將以武力强迫迎娶。

因而使小堡維民動了公憤，屆期，有阿不都艾米提一家，和鄉鄰喀西木、和加尼牙孜及那士爾等數十人，當「新婚之夜」，假意設宴款待，席間殷殷勸酒，把張隊長和他的部下全部灌醉，然後用狼牙棒活活打死。是役邊卡隊員卅餘人無一孑遺，他們遺下的三十餘支槍，也就成爲小堡維民的武器，他們當夜進駐沁城鄉，準備迎擊必將來犯的官兵。

消息證實，使我不寒而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尤其在「改土歸流、分治劃界」一連串措施推行聲中，維民不滿情緒原已高漲，這件事稍一處理不當，大禍立將臨頭。

所以，我得訊便立即趕回哈密，往見劉希曾。果然這位劉師長憤於部屬被戕，亟圖武力報復，他要派兵一連，前往沁城鄉圍剿。於是我急向劉某進言，我說邊卡隊員被戕事件原由張某強娶民女而起，咎在張某，應由哈密縣府出面處理，派員前往曉諭，祇要維民繳出槍支，其他一概不究。我強調的說：必須如此，方可免除地方的糜爛，同時也不致影響省府新政之推行。

劉師長對我的意見，充耳不聞，他急於爲部屬報仇，旋即派隊剿辦。於是，暴亂迭兮，而且還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民變迅速蔓延、擴大。世居土葫蘆、老毛湖一帶的維民，因爲耕地被省政府強行沒收，撥給甘肅難民，早懷不滿之心。他們聽說小堡維民舉事，當下立起響應，先把得了他們田地的漢人戶長數百名盡行殺死，屍體埋在荒野深處，湮滅證據；繼將難民中的婦女老弱，盡行驅逐，任由她們狼狽萬分的奔向哈密逃命。

劉師長據報，旣恐且怒，他仍然採取武力對付，派他的主力部隊周椽忠團，大軍向土葫蘆（卽今伊吾縣）進發。至此，維族與官兵間的一場鏖戰，其勢已不可免。

雙方接觸，兵多械足的周團，竟然不是維民的對手，頭一陣便吃了敗仗，然後維民步步進逼，周團則屢戰屢敗，一直撤退到哈密城下。周椽忠出師不利，反而把戰火帶到了哈密來。

正規軍打不過僅有少數槍械彈藥的維民，是因爲維民熟悉地理，進退自如，多時積忿，一旦決盪，所以人人奮勇，個個爭先。反觀周椽忠團，他們的團長便是一員「雙槍將」，一手持手槍一手持烟槍，指揮能力，也不高明，難怪一跟維民接觸，便告相形見絀。

當周椽忠團退守哈密，劉師長急電迪化省垣求援，維民聲勢，益更浩大。他們將哈密以東的十一處邊卡全部攻下，虜獲大批武器彈藥，小堡民變瀰漫如此迅速，大有一發不可收拾之勢。

爲了小堡民變，鬧得轟轟烈烈，我所主持的分縣劃界工作，無形中唯有停頓。於是我再度晉省，向金樹仁主席請示機宜，同時，我也藉機陳明小堡民變釀成事件的經過。我說小堡民變的亂事擴大，純粹是劉希曾躁急輕進，不肯接受我息事寧人的建議，等到官兵往剿，又讓維民看出了官兵的弱點，越加增長了他們的氣燄，末後我再提出解決事件的辦法，我仍主張自安撫入手。

金樹仁是確有誠意，還是虛應一番故事，令我莫測高深，不過，他當時便下了手令，發表我爲哈密警備旅旅長，命我趕返哈密協助劉希曾，安撫維民，敉平事變。於是我立刻踏上歸程，到哈密時，

我的新職業已遠近皆知，維民頗感振奮，各路人馬，紛紛的遣人來與我接洽投降。於是我公開宣佈：肇生事端的罪魁禍首張某已死，既往不咎，殺死張某的爲首各人，因咎由張起，可以從輕論罪，聊負刑責，其餘附從份子，則一律寬大處理，免予究治，惟需從此各安生業，不再有干違法令之舉。

經過數日奔走努力，民變頗有圓滿解決的迹象，詎料，金樹仁忽又令派前阿克蘇行政長（等於行政專員）朱瑞墀爲「哈密司令官」，率領熊發有的一個旅，大軍東來，旌旗直指哈密，一時之間，架牀疊屋，使哈密有了三位軍事長官。

朱司令抵步，先見劉師長，後與我晤談，我將近日的安撫工作進行情形，向他詳作說明，並且鄭重其事的告訴他說：事變解決有望，最好不要節外生枝，妨碍大局。熊司令官唯唯否否，然後，他便問我各地民軍負責洽降的代表都是那些人，我以爲他索取名單地址，無非是想由他直接從事談判，因而不疑有他，照單抄送，無一遺漏，殊不知由於我對熊某寄予信任，一時疏忽，終而引起一場更大的禍事。

兩日後，熊發有按照我所開給他的名單，將各路洽降代表，盡行傳去，人到以後，話也不問，立卽以亂首的罪名，把這批洽降代表盡行槍決。那日哈密城中槍聲起處，維民奔走相告，彷彿大禍臨頭，全哈密的維民爲之震撼，以爲官兵對維民勢必斬盡殺絕，人人都躭心殺身之禍卽將來臨，於是，地不分東南西北，人不分男女老幼，一致鋌而走險，加入民軍。

自古「兩國相爭，不斬來使」，熊發有設計誆來維民代表，將之全部殺害，不僅關閉了談判之門，尤使萬千維民不寒而慄，被迫加入反抗官兵的隊伍，哈密東疆之亂從此擴及哈密全境。當時的情勢，眞是十二萬分的危險。這只怪金樹仁昏庸顢頇，城府之見太深；劉希曾和熊發有都是他的同鄉，他便寄予信任，聽信他們的片面之詞，偏激之見，終於在哈密燃起漫天的烽火。而我呢，不但多日的努力毀於一旦，憂心忡忡的危局，果然出現，那一批洽降代表的無辜慘死，尤其令我與「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的慚痛心理。我原想據理力爭，指斥熊發有的殘暴不仁，促使大局糜爛，但是我當時已無能爲力，因爲我發覺我已受到嚴密監視。

事已至此，我便辦公事呈金樹仁，請辭新疆省政府委員、哈密警備旅長一應文武職務，然後我決計秘密脫逃，向中央報告當時新疆的種種內情，以及金樹仁、劉希曾、熊發有等人如何倒行逆施，激起民變，希望中央查明事實眞象，及早設法解決哈密的大暴亂，大流血事件。我亟於逃離哈密，劉希曾、熊發有的監視雖嚴，可是俗話說得好：「强龍不敵地頭蛇。」日夜監視我的士兵，被我略施小計，支了開去，我終於在風聲鶴唳，兵荒馬亂之中，順利逃出哈密，兼程南下。

途經長流水，竟爲當地維民獲悉，他們都以爲我逃出哈密，是來領導他們抵抗省軍的，因而額手稱慶，歡呼雀躍，特地爲我舉行了一個盛大熱烈的歡迎會。便在會上公推我爲抗金（樹仁）領袖。當時，我不得不表明自己的立場，我即席致詞，我很懇切的說：

「金樹仁昏庸顢頇，獨持偏見，濫殺無辜維民，釀成民變，我絕對站在反金的一方。不過，金樹仁是中央明令發表的新疆省主席，我們可以抗金，却不可以反中央，因爲反中央就是叛國了。我這一次離開哈密，正是要遵循正當途徑，代表哈密維民，向中央陳情。中央如果因而了解事實的眞象，將倒行逆施的金樹仁加以撤換，那我們便不必流血，無須犧牲生命，也能達成我們的目的。所以，我希望諸位不要留我在這裡，讓我趕緊到南京去。」

哈密維民，幾百年來都是唯回王之命是從，而歷代回王又都是忠於中央政府，因此，當大家聽了我所說的這些話，莫不深以爲然，於是卽席推舉我爲維民赴京請願代表，速往中央政府陳情，以便早日解救陷於水深火熱之中的萬千維民。

民國二十年六月初，我才走到河西第一大城——肅州，當地駐軍是騎兵第三十六師，師長是大名鼎鼎的馬仲英。馬仲英原名馬步英，跟馬步青、馬步芳是堂兄弟。在他十六歲那年，卽已胸懷大志，雄心勃勃，他鑒於河州人才輩出，出了不少的文官武將，於是他一人一騎，自河州遠赴青海省會西寧，投奔他的伯父——青海省主席馬麟，向伯父大人討個帶兵官做。馬麟說姪兒你才十六歲咧，怎可以帶兵打仗？馬步英答道：伯父，我能騎馬，也會打槍，這打仗的本領只怕也有些，我爲什麽就不能帶兵？馬麟見他小小年紀很有志氣，便破格任用派他當一名未成年的排長，那裡想到區區一名排長馬步英還不屑爲，他傲然的說：

「排長才帶幾十個人，是頂起碼的官，我不幹。要末，伯父你就派我當一個營長吧！」

他這話說得馬麟怫然不悅，以爲他小孩兒家目空四海，不知天高地厚，當時便板下臉來訓斥了馬步英一頓，罵他十六歲的一個小孩，學歷經歷一概無有，居然自不量力的想幹營長，簡直是無理取鬧。

伯父大人的這一頓罵，罵出了馬步英心中無名火起，於是他發話頂撞，大言炎炎，他高聲的對他伯父說：

「伯父你現在是省主席，好！我不幹到省主席我就不來見你！還有，從今而後我不是你的姪兒了，我跟我們家裡無關，我不再叫馬步英，那個兄弟排行的步字我不要，以後我叫馬仲英了！」

馬步英一怒脫離家庭，改名馬仲英，他的胞弟馬步傑，時年十四歲，壯他哥哥的志，誓願追隨，於是也改個名字叫馬仲傑。小兩兄弟匹馬單槍，翻越祁連山，馳騁於甘、涼二州，號召各地回族青年，赤手空拳的建立起「回教青年軍」，自封司令。可是馬仲英年紀實在太小，他的幹部和士兵都比他大，因此大家便親暱的稱他爲「尕司令」（尕，甘肅人對小孩子的通稱）。

尕司令縱橫河西一年有餘，人馬漸多，糧糈日增，向當地百姓的要求越來越多。馬仲英尕司令辦理糧台，全無制度規章，他說聲要，老百姓就得給，寖假久之，難免民怨叢生。那河西一帶原屬青海騎兵第一師的防區，騎一師長是馬仲英的堂兄馬步青，先還以馬仲英招兵買馬，成立隊伍是小孩兒家

瞎胡鬧，根本未加注意防範，後來由於百姓不堪其擾，呈報馬主席，而由馬麟下令馬步青圍堵馬仲英，把他的「回教青年軍」繳械收編了事。殊不知馬仲英耳目衆多，先一步得到消息，迅卽率部東走，開拔到寧夏省境另謀發展。

寧夏省主席馬鴻逵，跟馬仲英也是同宗一家親，他和馬步青一樣，也以爲馬仲英是娃娃軍司令鬧著好玩的，始終未予正視，任其進駐轄境，可是時日一久，尕司令名氣越來越大，成了回教青年深心崇仰的英雄人物，慕名投効者絡繹于途，使馬仲英聲勢益更浩大。馬鴻逵一看這尕司令再也不能等閒視之，唯恐養虎傷人，遂也下令驅逐。

馬仲英環顧四週，甘、靑、寧三省之大，獨乏他這一支人馬的容身之地，於是更上層樓，再往東走，率部直抵綏遠，總算是脫離了馬家的勢力範圍圈。——這是民國十九年冬天的事，國民革命軍北伐成功，全國歸於靑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之下。

二十年春，今總統蔣公以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身份，巡視東北、華北各地，當蔣公抵達綏遠，駐綏西屯墾使兼警備司令王靖國，乃將馬仲英進擾綏西一事首先呈報。蔣公一面囑令王靖國查報馬仲英成軍經過，一面直接下令馬仲英，定期召見。屆時馬仲英果然遵令來謁，使西北人士大出意外，於是蔣公正式發表馬仲英爲騎兵第三十六師師長，指定甘肅酒泉爲其防區。溯自馬仲英一怒離家，由十六、十四歲的兩兄弟招兵買馬，建立「回教青年軍」，他曾縱橫甘靑寧綏四省，到處引起動盪不安，迭

經四省大軍組織聯軍圍堵追剿，並不曾傷損他的一根毫毛，及至蔣公一紙電令，馬仲英便單騎晉謁，俯首聽命，由蔣公一語而解四省之難，誠所謂「事在人爲」哉！

馬仲英還眞聽蔣公的話，他奉命之後，率部以急行軍速度，星夜攢趕，經阿拉善盟旗草地，向蔣公指定的防區地點進發，因而他恰在民國二十年五月抵達酒泉，正是小堡民變發難之期。

酒泉、哈密兩地毗連，馬仲英當然會密切注意小堡事件。他肯如此用心，倒不是駭怕哈密之變影響酒泉，他的着眼點，在於他有否機會揷手其間，倘若他能在此一事件中佔一席之地，那麽，這就是他向西北新疆發展的原始本錢，說不定他能夤緣達成他當年的豪語，做一個全國版圖最大的新疆省主席。

基於此，他用心良苦，派出大批哨探，深入哈密境內。於是，當我一脚踏上了甘肅省界，他早已偵悉了許多情報，我的行程，我的使命，以及我在哈密的種種作爲。馬仲英尤且指派專人，在酒泉當地遍訪熟悉哈密情形的人士，打聽我的身世、經歷、思想與主張。故所以，當我行抵酒泉時，除了耳聞酒泉駐有一位尕司令，關於馬仲英其人其事我一概不知，却是尕司令馬仲英早將我的來龍去脈，此行任務，所有底細打聽得一明二白。他在他的司令部裡擺下盛宴，安排坐席，甚至我可以說他精密計劃了神情談吐，言詞論調，這位雄心萬丈，胸懷大志的尕司令，對我堯樂博士早就虛席以待了。

馬仲英天山揚威記

民國二十年六月上旬，日子是那一天，記不清楚了。我因爲新疆省主席金樹仁濫殺維胞，激起民變，哈密維民推我到南京去向中央政府陳情，我走到甘肅肅州城，當地回軍叒司令早已派人打聽清楚我的一切，可是我自己却一無所知，渾然不覺。當我在肅州找了一家棧房，要了一個房間，坐了一會，方待上街找家教門館子吃飯，店東陪了一名軍官，直到我的跟前，那位軍官見了我先敬個禮，然後雙手遞上一張名片，與此同時，他畢恭畢敬的說：

「我們馬司令請您過去用飯。」

我接過名片一看，那上面赫然印着「陸軍第三十六師師長馬仲英」，當下便是一驚，誠然我聽說過叒司令馬仲英的威名，可是雙方素無淵源，他爲什麼要請我吃飯？又怎知道我投這條路上來，而且住的是這家客棧？莫非金樹仁得了我出哈密的情報，一路上派人跟蹤，而使馬仲英來將我截留？說不定還會逮捕或殺害？否則的話不會有人注意我的行程，也不可能我剛來乍到，馬仲英便一索卽得。所

以，我手裡拿着馬仲英的名片，心中不無惴惴，福兮禍兮，難以判斷，偏又不便探問。

那位軍官又催了一遍，於是我想，不管是福是禍，以當前的情勢，根本就無可躲，莫奈何，就硬起頭皮去見尕司令吧，一切等到了那邊再說。

馬仲英這個人目光如電，精神抖擻，一臉孔的精明強幹，是有點兒卓犖不凡的氣概。兩人相見，略事寒暄，他待客殷勤週到，談吐也坦率豪爽，才談幾句，他便請我同往餐廳用飯，方進門，一眼瞥見長餐桌的兩傍，坐滿了戎服輝煌、正襟危坐的高級軍官，看見馬仲英和我，一致起立，舉手行禮。馬仲英一一爲我介紹。原來那日三十六師高級軍官全已到齊，我有幸見到了馬仲傑、馬赫英、馬福元、馬世明、馬世祿等回軍名將，反正都是姓馬的，三十六師之被稱爲馬家軍，果然名符其實。

酒菜非常的豐盛，而且看樣子主人並無惡意。當時我正餓，便放心大膽吃喝。直到席終人散，馬仲英邀我到小會客廳坐坐。坐定後他屏退隨從衛士，小會客廳只剩下我們兩個。

談話開始，馬仲英很關切的問我哈密民變的起因和經過，以及哈密回王府的近況。對答時我突然又起警覺，馬仲英態度不明，我必須謹愼小心，我對金樹仁不予置評，祇是據實說明各方面的情形。可是當我敍述已畢，馬仲英竟慷慨激昂，氣憤塡膺，他破口大罵金樹仁，罵他不是人，不配當新疆省主席，他這一罵，使我懸着的一顆心輕輕放下，同時也有所憬悟，原來甘肅人並不全是金樹仁的擁護者，眼面前的甘肅回軍領袖，反對金樹仁的態度便極爲激烈。心中一寬，尤且欣慰之至。

罵完金樹仁，馬仲英就問我，這一次隻身入關，將往何方？是否有什麼任務？

基本立場已趨一致，我便沒有隱瞞的必要，於是我直率的告訴他說：

「我是受了哈密維胞的囑託，入關上南京，向中央政府陳情。」

他緊接着便問：

「先生希望中央怎麼樣呢？」

「希望中央撤換金樹仁，解救新疆維民。」

他聽了我的晉京使命，埋頭沉思，小會客廳裡一片靜寂。好幾分鐘後，他才突如其來的問我一句：

「先生在中央各部會可有熟人？」

我搖頭苦笑，答道：

「我從沒有去過南京，那邊的人我一個也不認識。」

至此，馬仲英口氣一改，他斷然的說：

「先生你別去南京了，去時，你一定會失望。」

聽後使我不由又是一怔，他這種口脗，是否意味着他又在代金樹仁對我施以攔阻？於是我便試探的問：

「爲什麽我會失望呢？」

「第一，先生去的時機不對，國民政府剛剛統一中國，中央亟於安定局面，對任何一位邊疆大吏，縱有過失，也不致於遽予撤換。」馬仲英論事，條理分明，語言簡潔：「第二，即使中央允准了先生陳情，決定撤換金樹仁，京疆距離遼遠，諸多部署須時，最少也要等到兩三年後。第三，以金樹仁的利欲薰心，如果中央把他撤換，他斷不會甘心，而且很可能借重外力抗命中央，到那時候，地方事件便釀成了外國侵略。」

說得有道理，祇不過——

「我是哈密維民推選晉京陳情的代表，我不去南京，哈密事件又將如何解決呢？」

馬仲英虎的起立，臉上流露着一股堅毅之色，他目光閃閃的盯住我，至今回憶，猶能記得他當時令我所興的英氣逼人之感。接下來，這位少年英雄口中吐出了四個字，斬釘截鐵，聲調鏗鏘：

「我有辦法！」

「馬師長的意思是——」

答話又是那種極富自信的口胳：

「我會使哈密維胞滿意的。」

可是，我還是想先聽聽他究有什麽錦囊妙計，因此我再追問一句：

「馬師長的辦法，可否見示？」

他一挺胸，神情肅穆莊嚴的說了：

「我以解救伊斯蘭弟兄的名義，進軍新疆，先解除哈密維胞的大難，再用武力逼使金樹仁下台！」

茲事體大，我難免要深思長考一番，於是審愼的不再接腔，心中在想：三十六師實力如何，我一概不知，揣測他的兵馬縱不上萬，三五千人總該有的，有三五千人馬想打垮金樹仁，統治全疆，祇怕沒有那麼簡單。不過，先救維胞的大難，將哈密一舉攻佔，然後採以逸待勞之勢，和金樹仁遙相對峙，那麼，對於回王府和哈密維胞，依然有百利而無一弊。

還有一層，我曾親眼目覩維胞奮起抗暴，他們勇則勇矣，却是苦於缺乏作戰經驗，尤少指揮人才。馬仲英的兵卽使再少，連三五千人不够，最低限度他總有一批勇敢善戰，馳驅萬里的優秀軍官，「三軍易致，一將難求」，能有三十六師的番號，和富於作戰軍官的將校弁目，把維胞組織起來，訓練好了，再與金樹仁對抗，不也是很好的一件事嗎？

想來想去，我沒有拒絕馬仲英與師援哈的理由，祇不過，有一個方才經他提起的大問題，我不能不再提醒馬仲英一聲：

「假使貴部入新，金樹仁也求借外援，事情不是更難辦了嗎！」

馬仲英回答我時，簡直的是氣壯如山——

「我將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三個月內打垮金樹仁，叫他根本就沒有求借外援的時間！」

壯哉斯言！使我不禁也有了氣吞河嶽之慨。卽席決定，三十六師入新，我們密商各種問題，最後則由我向馬仲英建議：

「這一次的軍事行動，我看應該呈報中央。尤其要在電報裡敍明迫不得已舉兵的種種苦衷，否則，金樹仁惡人先告狀，說你構兵犯境，到那時候，再要詳細解釋，那就多生枝節，反增困難了。」

馬仲英頗以爲然，他立刻應允：

「我會請西寧馬主席轉報中央。」

駐西寧的清海省主席馬麟是馬仲英的伯父。三十六師入新，馬仲英有沒有報請馬麟轉呈中央，我迄今仍無所知。

上文是我在三十七年前，和馬仲英初度會晤的經過。我之所以把這一段寫得特別詳細，一來這是民國以後新疆動亂的極大關鍵；二來這一段傳奇的際遇，就我個人來說，記憶歷久彌新；三方面更爲了一正中外視聽，因爲許久以來，不時有人以訛傳訛，把我民國二十年夏赴南京向中央陳情之行，誣爲專程去找馬仲英，「勸其西征。」

坦坦白白的說，我那次隻身入關，於公於私各有一層理由，在個人方面，當時金樹仁和熊發有恨

我入骨，因此早有金樹仁要捕我下獄，熊發有已囑人暗殺的說法，親友爭相走告，囑我趕緊逃脫，於是我不能不離開新疆，以躲過這一場無妄之災。於公呢，既已接受了哈密維胞的委託，我正好利用這次逃亡，請求中央設法消弭哈密的亂事，解救無數維胞，必須哈密亂事平定，新疆臻於郅治，我才有重返故鄉的希望。詎料半路上閃出來一位少年英雄尕司令馬仲英，慷慨義烈，氣勢如虹，誇下海口說三月之內打垮金樹仁，後來金樹仁果然被他打垮了，但是接長新疆省主席的竟會換了個盛世才，使得哈密事件演成馬盛之事，因而兵連禍結，外侮日亟。說來實令人生不盡的感慨。

三十六師西行入新，校場點兵，我一看馬仲英的隊伍，不由得倒抽一口冷氣，身子都涼了半截。還在想他麾下，沒有一萬人馬，至低也有個三千、五千的咧。那裡想到，尕司令的三十六師，下分三個縱隊，外加一隊清一色棗騮馬的驃悍騎軍，而三個縱隊和一個棗騮馬隊人數多則一百餘，少則三五十，整一師祇有四百餘眾。連同伕子、軍眷婦孺，全軍共祇五百個人。

於是我儘量的回想新疆部隊，聊以自慰。楊增新、金樹仁一向嫉使軍人，他們唯恐軍人擁兵自重，可能尾大不掉，危及他們的主席寶座，因此偌大新疆，軍隊始終不過兩萬上下，而且新軍腐化，舊軍老大，作戰力照人數還要大打折扣。倘能有五百勁旅，攻城略地，保全一方，也許還可以應付得過來。然而，當我再看一眼三十六師全體時，我又暗暗的着慌，原來一瞥之下，五百人馬十中有九是徒手，他們沒槍。

事已至此，騎虎難下，唯有把心一橫，跟三十六師出發。路上，跟馬仲英談起，方始曉得，自從馮玉祥的西北軍進駐甘（肅）、寧（夏）、青（海），馬麒、馬麟早釋兵權，改任省委，回軍被國民軍驅逐兼併，多已風流雲散，剩下他那支三十六師殘部，近時又被甘寧青三省國民軍圍攻，因為寡不敵眾，一路棄兵曳甲，逃到肅州，正在苟延殘喘，另圖發展時期，哈密之亂，是為馬仲英東山再起的最佳時機。由肅州（今稱酒泉）到哈密，出嘉峪關，過玉門袠，全程快馬也得十八天，我跟馬仲英計劃行程，馬仲英堅持一路急行軍，他要在十五天之內，趕到哈密城下，我問他為什麼要趕得這麼急，他便附耳告我：

「怕糧不够。」

果然，還沒出甘肅省界，星星峽在望，糧草即告中斷，迫不得已，祇有殺駱駝、馬匹充餓。這一路的艱難困苦，為我平生所罕有。

大概是五百人馬在茫茫大漠中目標太小，我從肅州搬了兵回哈密，金樹仁和省軍部隊，竟然一無所知。我們乘夜通過星星峽，直撲哈密東郊的黃蘆蕩，那兒是哈密城守的重要據點，駐有大隊省軍。馬仲英部隊人數雖少，十中有九使長矛，可是打起仗來，眞能以一當十，化百為千；進撲黃蘆蕩省軍陣地的那一仗，三十六師的四位司令，驅馬當先，猛踹敵陣，後面跟上去的則是幾十桿槍，和四百餘騎揮戈掩殺的長矛隊，便這麼一次衝鋒，居然殺得數倍省軍狼奔豕突，紛紛逃向哈密城。

我們在黃蘆蕩小作休息，計算時日，自肅州啓程，到順利攻佔黃蘆蕩，恰好是十五天整。跟馬仲英商議戰略我想先招維胞助陣，會攻哈密；馬仲英則新勝之餘，氣勢如虹，力主當晚逆襲哈密城，他只要我講述哈密的地勢，和城垣高度，城門何處。我乃將老城（漢城）、新城（滿城）和回城的形勢向他一一說明，並且力勸他先取回城作爲根據。是夜，馬仲英却仍然往攻新舊兩城，城內守軍排槍齊放，硝煙彈雨，馬仲英部下奮力衝突，死傷纍纍。三十六師打起仗來那種驃悍潑辣，視死如歸的英勇精神，實足令人感佩。可是血肉之軀，終究難抵快槍齊轟。馬仲英見數度圍攻不下，他便下令再往進攻回城，這一次，總算又是馬到成功，於是當夜便在回城歇馬。

回城之夜，我再向馬仲英進言，今夜大戰，馬部頗有傷亡，當今之計，必須由我趕赴山區，招來維胞大隊，充作三十六師的後援。我反覆申說，馬仲英方始應允，但是他緊接着便又強調：

「維胞大隊，止可讓他們吶喊助陣，壯我聲勢。攻堅摧銳，還歸我帶着弟兄們打頭陣。」

當下我頗嘉其勇，答應他說：

「那當然。」

我兼程入山，一日便回，帶來了大隊維胞，他們携來的槍械，比馬仲英既多又新。我告訴馬仲英他們只要有人指揮，就很能作戰。可是馬仲英笑笑。他調兵遣將的時候，使我很明顯的看得出來，他決心恪守諾言，使我們維族軍作爲後隊。

閱遍古今中外的戰史，像馬仲英入新聲討金樹仁那樣的打法，實屬罕見。前夜哈密攻城戰，馬軍死傷將及一半，能夠站得起來打仗的兵馬，一共只有兩百餘人。然而馬仲英居然還將這兩百多人馬分爲兩路，一路由他弟弟馬仲傑率領，赴攻數十倍於他的强敵，馬仲英命馬仲傑去拿哈密新舊二城；他自己也領一百餘騎，他要攻打巴里坤（亦卽鎮西的縣城）。

馬仲英初度入新，不明地理，不通言語，他邀我同行，我欣然應允，甘爲馬軍的嚮導。我領着馬仲英翻越巴爾庫山，是爲天山的支脈之一。巴爾庫山山南的南山口，和山北的口門子，都有省軍駐守，人數各有一連之衆，歸鎮西方面指揮。我們進襲南山口時，省軍突見大隊掩來，人人驚惶失措，莫名其妙，這邊才放了幾槍，那頭便丟下槍械，高喊投降。這一下馬仲英部心花怒放，得其所哉，俘虜了一百餘名省軍猶在其次，最使他們歡呼雀躍的還是恰好每人得了一支步槍，以及無數彈藥糧秣。

馬仲英和我同去看俘虜，一問之下，其中大部份是甘肅人，還有一部份雙槍將，他們手持步槍，腰帶上斜挿着鴉片烟槍，馬仲英聲稱抽大煙的他一槪不要，其餘的便編在他的師裡。得了這一支人槍的補充，馬仲英部的戰鬥力豈止倍增。

自南山口往攻口門子，當地省軍先已得到消息，早就一鬨而散。馬仲英和我正計議長驅直入下鎮西，哈密方面有人來，說是馬仲傑攻打哈密老城又度受阻。我便建議馬仲英命仲傑先攻新城，因爲新城居民多爲回族，可爲內應，而且新城城垣不整，有隙可乘。馬仲英採納了我的建議，傳令哈密，

果然馬仲傑在第三天頭上和新城回胞切取聯絡，逐走省軍而將新城佔領。

可是我們這一路畢竟搶先一步，早一日攻陷了巴里坤。當南山口、口門子相繼陷於我手，巴里坤城內守軍因爲音訊阻隔，毫無所悉，馬仲英以閃電戰術迅速推進，兵臨巴里坤城下時，省軍連關城門都來不及，祇好宣告投降，兵不血刃的這一仗，不僅使馬仲英得了哈密民變後省軍失守的第一城，錦上添花的是虜獲快槍三百餘支，從此馬仲英的三十六師槍械配備齊全，人手一支而外，還有多餘武器，可以另編勁旅。

馬仲英在巴里坤休兵三日，其實這三天裡一刻也不曾浪費，他編組新師，訓練士卒，在回胞和俘虜中選拔將士。三日後，他留馬福元率百餘人守巴里坤，自已則親率新編勁旅，回師哈密，他將代介弟馬仲傑，把城池完固，兵精糧足的哈密老城拿下來。

可是我們方抵南山口，探馬來報，省城廸化，金樹仁業已獲知馬仲英入新，哈密被圍，於是立遣杜榮發旅馳援哈密，杜旅的先頭部隊，刻已進抵七角井。馬仲英聽完報告，轉過臉來問道：

「七角井在哪兒？」

「就在巴里坤正西，」我在馬鞍上回答：「哈密西北，在哈密和七角井之間有一處沙漠中的高地，是爲瞭墩，距離這兒不遠。」

馬仲英聽了，當機立斷，他毅然決然的說道：

「好，我們便先去瞭墩，以逸待勞，先解決廸化開來的援軍，再回師攻下哈密老城。」

這便是著名的瞭墩壘戰的緣起。馬仲英請我回巴里坤助馬福元守城，幸虧他此一臨時決定，使我不曾伴他身先士卒，衝鋒陷陣。馬仲英瞭墩之戰中身負重傷，我若跟他在一起，極可能非傷即亡。而且，也正由於他這靈機一動，使我有機會回巴里坤和馬福元計議赴援，命馬赫英率少數騎兵繞道迂迴，進抵七角井正北方的芨芨台子，恰好闖上了被馬仲英裹傷力戰，奮勇擊退的杜榮發旅，——這一旅之衆全部被殲，旅長杜榮發畏罪自殺。於是馬仲英起死回生，轉敗爲勝，馬赫英的一支奇兵，居然扭轉了全盤戰局。

馬仲英瞭墩大捷

瞭墩之戰，馬仲英裏傷殺敵，死裡求生，尕司令英名揚威天山南北，不僅使維胞抵禦省軍的信心益更堅强，省軍的威風翦滅無遺，同時，維胞抗金（樹仁）運動也因而迅速擴展，這一仗，敲響了金樹仁的喪鐘。

瞭墩，座落哈密與七角井之間，平沙漠之中，聳起一片高地，因爲它在哈迪道上居高屋建瓴之勢，極目眺望，視野非常遼濶，這便是「瞭墩」地名的由來。

最難得的，是「瞭墩」高地上有水草，人馬只要帶足乾糧，在瞭墩便進可以攻，退可以守，所以自古以來，這兒是兵家必爭之地。和馬仲英相處多日，我發現這位少年英雄，氣燄甚高，剛愎自用，個性相當的强。因此，一應作戰計劃，最好是點他一點，由他自己去作決定，在哈密一帶作戰，我應可當他的最高參謀，但我寧願以一名嚮導自居，如此，使他得心應手，充份發揮他的長處。這便是他當時問我七角井何在，我便略略一提戰略要地瞭墩的道理。果然馬仲英一聽，就曉得我的用意，他當

機立斷，決定先拿下暸墩，再在這戰略要地迎擊杜榮發旅，此一心領神會的合作方式，正是我和馬仲英相處時的最高原則，爲此，我頗感愉快。

但是，事有意外，我們都不曾想到，杜榮發的大軍，推展神速，他們抵達七角井以後，不遑休息，續向東發，於是當馬仲英率領他那一支人數少得可憐的隊伍，趕到暸墩，杜榮發旅不僅搶前一步，佔了那座戰略要地，而且，他在暸墩上已經安置好砲位，挖下了三道戰壕。

尤且，杜榮發帶來的隊伍，號稱十大連。所謂十大連便是十個加强連的意思，總人數當在一千五百以上，兵力較馬仲英多出七、八倍，同時，他們又自迪化攜來兩尊德國克虜伯大砲，以如此優勢的兵力和火力，再加上他們已經佔領高地，挖好戰壕，以居高臨下之勢，俯瞰大沙漠上的馬仲英兩百餘騎，馬仲英既無掩蔽，又乏支援，他敢於向暸墩衝鋒，無異向死神挑戰。

勇哉馬仲英，當他疾騎駛抵暸墩，眼見高地已爲杜榮發所奪，陽光下大砲雄踞，有如龐然巨物，省軍穿梭般進入戰壕，刀槍如林，整齊威猛，他不但毫無怯意，而且回首下令部衆：

「趁敵軍陣勢未穩，咱們一鼓作氣，將暸墩拿下！」

一語方畢，他便拍馬衝鋒，發動仰攻，一馬當先，直奔敵陣，身後的二百餘騎，發聲喊，奮勇向前，沙場上但見烟塵滾滾，只聽殺聲震天，二百餘騎在無垠沙漠上劃出二百餘道白線。

暸墩上的省軍發現了馬仲英來襲，先是兩枚大砲怒吼，晴空霹靂，聲震天地，可是舊式大砲發射

遲緩，彈落處，飛砂走石，却是馬隊早已越過，兩門威力奇大的克虜伯，不曾造成馬仲英部的死傷，沒有一個人駭怕，沒有一個人退縮，馬隊如狂飈般直向暸墩捲去。

馬仲英那匹駿馬跑得好快，洒開四蹄，疾若閃電，他後面的二百餘騎追不上去，落後了一段距離，於是，當時變成了這一位少年回教英雄，在向一千五百餘名省軍搦戰，偪身戰壕中的一千五百餘名省軍，一千五百條鋼槍的槍口，齊齊的瞄準這位少年回教英雄。

將及暸墩了，萬槍齊發，彈落如雨，第一排槍沒有打中馬仲英，一千餘發槍彈全部虛擲，一擊不中，身手矯捷，勢如長虹的馬仲英又爬了一大截的坡，他距離省軍陣地的距離越來越近了，他手中那柄飄着長穗的二十發連響的駁壳槍，業已從槍口中冒出了青烟，砰砰砰的幾響，擊倒了好幾名敵人。

於是，陣地裡的省軍竭力抵禦，方瞄準，又是一千餘彈迎面飛來。

「哎呀，不好！」

馬仲英身後的驍卒，在衝鋒途中，不約而同的發出了一聲驚喊。

「打到了！打到了！」

戰壕裡的省軍齊聲歡呼，他們紛紛搖身外出，高高的舉起槍來，雀躍三尺。

馬仲英腰部中彈。

他胯下的那匹戰馬還在奮力衝突，牠不知道牠的主人已經血染征袍，雙目微瞑，馬仲英身子向後

一仰，在馬鞍上提了兩提，終於，他猝然倒地。

幸虧那匹戰馬久經陣仗，牠像是通了靈一般，既沒受驚，更不慌亂，牠在馬仲英翻身落鞍以後立刻止步，然後折回馬仲英落馬的地方，牠靜靜的站着不動。

主即戰馬的英勇義烈，使馬仲英的驍卒大爲感動，他們再度高聲喊殺，衝上瞭墩，其實，他們之中多一半只想搶回馬仲英的屍首。

馬仲英麾下的二百餘騎，他們手中的無烟鋼槍，連珠般響起，他們要用密集射擊，壓制住戰壕裡省軍的火力，這是他們減少傷亡的唯一方法。

有十餘騎潑辣辣的奔到馬仲英墜馬之地，那地方已在瞭墩的半中腰，再往上衝便是瞭墩的固定防禦設施，古老的烽火台和石砌碉堡，杜榮發一聲令下，一千五百餘名省軍長槍上了刺刀，他們要以十倍於敵的優勢兵力，打一次衝鋒，將馬仲英麾下的二百餘騎，一舉加以殲滅。

便在這千鈞一髮之際，奇蹟般的，馬仲英忽自地面一躍而起。跳下馬背前去扶他的人，正好攙他再上馬去。省軍起先以爲馬仲英已被擊斃，驟然間又見他揮舞長刀，領着二百餘騎直搶陣地，自杜榮發以次，一千五百餘人全部驚得目瞪口呆。也只是這麽一眨眼功夫的錯愕，二百餘騎鍥入杜榮發的第一道戰壕。

槍林彈雨，刀光霍霍，喊殺與慘呼此起彼落，不絕於耳，浮雲遮日，天色轉黯，三道戰壕血流成

河，屍積如山。馬仲英麾下勁卒頗有傷亡，可是他們以一當十，銳不可當。杜榮發觳觫戰慄，面無人色，他想不到回教健兒會如此驍勇，如此英烈，——一千五百餘名省軍漸呈不支之勢，鏖戰肉搏，反覆決盪，人人的眼睛都充了血！

俄時，省軍蒙古團長那僧巴圖魯（巴圖魯是勇士的意思）身首異處，旅參謀長裴建德中彈身死，省軍眼見兩位大將相繼身死，不禁心摧膽裂，轉身便往後逃。後軍衝動了前軍，杜榮發鎮壓不住，他只好撥轉馬頭也退，行前，他命團長邊永靖，率領他的那一團之衆，負責斷後，使全軍能够順利退到七角井。

馬仲英猶在裏創力戰，率衆趁勝追殺。這一次大出意外的勝利，爲任何人始料所不及。

當馬仲英率部出發，赴攻瞭墩的時候，送走了他，我便跟馬福元商議，可否派一支兵，遶過瞭墩，進抵七角井。我說：

「出這支兵有百利而無一害，倘若馬司令擊敗杜榮發，這支人馬可以攔路截擊，再殺杜榮發一陣，尙且可能奪得一些軍械輜重。」

但是馬福元反問我一句：

「假如我們司令打敗了呢？」

「那麼這支兵就更有用處了，」我接口答道：「他們可以襲擊杜榮發的後路，解除馬司令當面所

受的壓迫，你說對嗎？」

馬福元想了想，承認我說的話很對。於是，他派驍將馬赫英，帶了五十餘騎，星夜攢趕，從巴里坤斜出七角井。馬仲英走的路線是正南，他這位弟弟的行軍路線，則是偏西。

詎料，就由於我這一建議，竟使馬仲英的瞭墩大捷，錦上添花，收穫益更重大。而且，杜榮發這位旅長，也因而舉槍自殺。

因爲，當馬仲英力克瞭墩，一千五百省軍，擁着杜榮發倉皇西退，正所謂方敗之軍，聞絃心驚，一路上正是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突然之間，萬馬奔騰，蹄聲如雷，馬赫英往七角井的那五十餘騎，在行西大道上，猝然撞個正着。

這時，馬仲英啣尾急追，前鋒越來越近，杜榮發眼見前有奇兵，後有追騎，以爲自己必定陷身重圍，一急之下，竟然拔槍自殺，他這一死，於是便讓千餘潰卒，一鬨而散。

杜榮發兵敗自戕，十大連潰散無遺，消息傳到迪化以東，木壘河與七角井之間的大石頭，在那兒，居然有金樹仁派來赴援杜榮發的另一支大軍在。這支兵馬由金樹仁新發表的「剿變總指揮」魯效祖率領，他們携有大批的彈藥輜重，其中以糧秣一項爲最多。金樹仁派魯效祖往援杜榮發，一方面是爲了便於協同指揮，另一方面則是補充糧秣，所以，魯效祖的職級雖高，他所率領的人馬倒是不如杜榮發多。

魯效祖在大石頭碰到杜榮發的敗兵，驚悉杜榮發十大連等於是全軍覆滅，他聽那些敗兵把馬仲英及其所部形容成天兵天將，神勇無比，敗兵又說起馬仲英用兵神出鬼沒，有變化莫測之機，尤其當他聽到馬部行動迅速，每每令人有天外飛來之感。魯效祖看看地圖，一算距離，從七角井到大石頭祇有半天不到的路程，他一驚，便下了一道無比荒唐的命令，——將所携來的糧秣輜重放一把火燒掉，免得落入馬仲英之手，當夜，他便率領所部，匆匆折回省城。

與此同時，瞭墩大捷的消息，也由馬仲英所遣的快馬報子傳到巴里坤，馬福元和我聞訊大喜，我們擁抱歡呼，兩個人的眼眶都滾着淚水，但是，快馬報子接下來便報告一項噩耗：

「司令腰部受傷，很重。」

我跟馬福元全嚇呆了，忙問受傷的經過，以及急救的情形，報子一一據實說明，我便有預感，馬仲英的傷勢必定不輕。這時報子又說：

「司令沒上藥，他祇是用大布把腰部紮住，他說他還要帶弟兄去打七角井。」

於是，我趕緊和馬福元商量，請他主守巴里坤——鎮西，而由我星夜兼程，趕到瞭墩，或者追到七角井，勸馬仲英先找好地方療傷，等傷口痊癒，再去上陣厮殺不遲。

馬福元有點猶豫，我心知他是亟想去趕着見馬仲英一面，但是我跟他講道理，他去，顯然他勸不動馬仲英，我去呢，只要我善為說詞，也許還可以打動馬仲英的心。——擊潰省軍十大連，奮力奪得

瞭墩，加上金樹仁連損三員大將：杜榮發、那儈巴圖魯和裴建德，這一切的勝利成果，總加起來，也萬萬抵不上損失我們的伊斯蘭少年英雄馬仲英。

無可奈何的同意了我的建議，我去他留，馬福元派槍兵送我動身，臨別時，他的神情極爲凝重，他曾黯然的問我：

「你想請司令到哪兒去養傷？」

忙亂之中，我順口答了一句：

「我家裡。」

大漠寂寂，天光黯黯，那夜無星無月，但有涼風拂面，一天的暑熱，原該消除，祇是一想到馬仲英生死莫卜，命在俄頃，如果照那名探子所描敍的情況，如果馬仲英一意孤行，鼓勇在進襲七角井途中，用不着衝鋒厮殺，他必已創口迸發，血流不止而一命嗚呼，此所以我在兼程攢趕的涼夜之中，由於心憂如焚，焦躁萬分，身上仍在一遍一遍的流着汗。

幸好，在半路上遇見馬仲英派出來的哨兵，承他告訴我說：

「司令還在瞭墩。」

我聽了心中一喜，但是，馬仲英究竟何在，我能否趕上和他晤面，關鍵實在太大，因此，我忍不住要再問那哨兵一聲：

「準在瞭墩？」

「是的，」哨兵點點頭：「我聽見司令下的命令，今夜休兵，明天再打七角井。」

這就好多了，我長吁一聲，別過哨兵，讓馬匹洒開大步，直奔瞭墩。

馬仲英躺在瞭墩方圓百里中唯一有屋頂的地方，那座砌石風化，紛紛剝落的碉堡裡，馬燈燈光照上了他的臉，他臉色蒼白，却是仍還顯得英氣勃勃，他看見了我，笑笑，有氣無力的說一聲：

「你來了麽？」頓了一會兒，方又接上一聲：「先生。」

察言觀色，我便曉得他的傷勢一定相當嚴重，我蹲下來，想撩開他的衣襟，那想他的動作好快，一下便按住了我的手，與此同時，他向我使了一個眼色，我從他的眼色裡知道，他不願因他的重傷影響軍心。因爲他的幾名部將，當時都面容憂悒的站在我們四周。

於是我們便親熱的手攙着手，我高聲的向他道賀，並說巴里坤軍民聞獲捷報，欣喜若狂的情況。這時候，他臉上綻開了笑容，嘴上祇是在說：

「這不算什麽，先生，不算什麽。」

不等他提起他的進軍計劃，我搶在前面又說：

「司令打這一仗太辛苦了，我想請司令到舍下去休息幾天，使舍下蓬壁生輝，同時，也讓我的家人，瞻仰一下大英雄的丰采。」

「不行啊。」果然他一開口便加以拒絕：「我們還要打仗吶，明天，我要到七角井。」

在我們四周，馬仲英的部將鑒於我已經開了頭，他們正好利用機會勸促，這時，便七嘴八舌的說：

「司令，你的傷非治不可。」

「司令，我們敢保險，司令祇管去養傷，明天我們包管打到七角井。」

「什麼傷不傷？」馬仲英眼睛一翻，厲聲叱道：「我不要緊。」

他的部將又噤若寒蟬了，這時候，我只好硬起頭皮，語重心長的說：

「司令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

馬仲英轉過臉來，兩隻眼睛瞪住我，他瞪得我好不心慌，祇是，久久，他的臉色又鬆弛下去，像是嘆了一口氣，有氣無力的說：

「我就在瞭墩養傷。」

他終於肯承認事實了，我很高興，當時，我右手和他交握，我用左手，在他的軍裝上畫地圖，說明沙棗泉的地理位置：

「沙棗泉水豐草茂，要比瞭墩勝過十倍不止。那裡可以駐紮大軍，宜攻宜守。尤其，它的地點在巴里坤和哈密之間，司令你住在那兒，不但能够從容指揮這兩方面的軍事，而且，就是找醫生、買藥

品，也方便得多。」

略一沉吟，馬仲英低聲的問：

「先生的家，住在沙棗泉？」

「我在那裡有田莊，有房舍。」我頷首回答：「那一帶的維胞，都是最仰慕司令的，司令叫他們赴湯蹈火，他們也是萬死不辭。」

大概是他感於我這幾句話說得很誠懇，我淸淸楚楚的看見，他臉上閃過一瞥痛苦的表情，馬仲英終於首肯，他彷彿是無可奈何的在說：

「好吧，我不能辜負先生的好意，明天一早，我就到沙棗泉。」

這便是「新疆哈密民變」，以至「天山大動亂」史蹟中極其重要的一幕，由於馬仲英接受了我的意見，移往沙棗泉療傷，因而產生了以下的幾個後果：

一、馬仲英得而保全性命。

二、金樹仁免於回軍進逼、兵臨迪化城下。

三、因此方使金樹仁獲得喘息的機會，派張培元爲「勦變總指揮」，命盛世才爲參謀長，造成盛世才崛起新疆的機會。

四、達成了金樹仁與我、與馬仲英之間的暫時和議。

五、肇致金樹仁向蘇俄求援，締結秘約，引來共黨勢力入侵。

六、形勢所格，於是馬仲英黯然率部返回甘肅。

拒受斯大林回王國璽

馬仲英在沙棗泉療傷時期，我的田莊，暫時成爲他的司令部，這位尕司令，誠然不愧伊斯蘭少年英雄，他不顧自己的生命危險，力疾指揮，雍容鎮定，對於政府、軍事，始終保持其極爲敏銳的觸角。

遠在廸化的金樹仁，連接獲悉杜榮發旅全軍覆沒，魯効祖盡燬輜重，星夜急退木壘河的敗耗，却還不曉得馬仲英身受重傷，不克領軍作戰。因此，他以爲廸化以東，門戶敞開，馬仲英和我大可長驅直入，兵臨城下。金樹仁着了慌，他用雙管齊下的策略，一面派田國禎爲代表，專程來邀馬仲英和我同赴鎮西（巴里坤）議和，一面急調伊犂鎮守使張培元，繼魯効祖而爲「剿變總指揮」，並以來自東北，素稱知兵的盛世才爲參謀長。兼程東來，準備迎拒馬仲英。

當時，我們還不知道張培元率部東來的消息，因此應允與田國禎面洽和議，田國禎携來省方的和平條款，還有中央要人褚民誼的一封私函。馬仲英和我同看這一封信，見是褚民誼勸促馬仲英退回河

西，並由他負責呈請中央提升馬仲英的軍階和軍職，這種空口白話，即令兌了現，對馬仲英也並無實際裨益，於是，馬仲英當場表示不願接受，他向金樹仁開出來的條件，係以哈密、鎮西、木壘河、奇台等縣，劃作馬仲英部的駐防地，廸化省方從此不得過問此一區域的任何事宜。

馬仲英的條件爲省方所拒，幾經折衷，討價還價的結果是劃哈密、鎮西兩縣爲馬部防區，省方在名義上有過問兩縣行政事項之權，對於此一協議，哈密維民和我雖仍認係最低限度要求，可是我們畢竟已很滿意。因爲哈密維民並不希望戰亂擴大，糜爛桑梓，我們也和省方一般的期盼早日結束亂局。

然而，宛如晴天霹靂，馬仲英和我正自慶幸和議達成，戰事已告結果，忽有一日，金樹仁所派的和談代表田國禎，竟告悄然離去。再一打聽，原來金樹仁趁這段和談時期，調兵遣將，星夜攢趕，張培元、盛世才所率領的大軍，竟已壓境而來。

馬仲英對金樹仁的出爾反爾，罔顧信義，不禁勃然大怒，氣湧如山，中了金樹仁那厮的緩兵之計，他口口聲聲要找金樹仁算賬。這時候，我自己雖然也是氣忿難忍，切齒痛恨，但是當我冷靜思考，剖析情勢，我便下了一個結論，當時的這一仗，斷乎不能打，因此我唯有反過來向馬仲英善予譬解，婉言相勸，當時我所持的理由，不外三點：

一、張培元是甘肅將領中最優秀的一員，輔以盛世才的足智多謀，誠所謂「來者不善，善者不來」，尤其兵力浩大，數倍於我。用馬仲英衝鋒陷陣，有進無退的那種打硬仗方式，決難取勝。以馬

仲英的性如烈火，有我無敵，祇怕硬拚一場的結果，他不是戰至最後一息，也得活活的氣死。

二、馬仲英的傷勢當時不但尙未癒合，而且尙有惡化的跡象。

三、當時已屆隆冬，馬部大部官兵，都還是穿着單衣，天寒地凍，連保命都難，遑論作戰？

於是我再三婉勸馬仲英暫返河西，以療傷復原爲第一。哈密局面，留給我來應付善後，跟金樹仁算賬的事，不妨等他傷癒之後，再回哈密，我們另作計議。

馬仲英能够接納我的苦勸，委實很不容易，他部勒人馬，分批撤退，由他率領主力先行，以馬正雲斷後，不過，他爲了表示還有捲土重來的決心，尤且表白他其實並未退出哈密，他仍還留下馬世明和馬全祿兩支人馬，作爲象徵式的佔領，同時有以安定哈密維民。

他的主力部隊開走，留下這一個風聲鶴唳，兵荒馬亂的局面，我還眞不容易收拾。首先是，當張培元的援軍馳抵哈密近郊，困守哈密老城的熊發有，立刻開城揮兵直撲回城，他是爲了被圍數月，吃足苦頭而在報復洩憤。熊發有攻打回城時，回城早就撤離淨盡，成爲了空城一座，他那裝模作樣的攻城之戰，只不過大聲鼓噪而入，然後下令士兵，在回王宮內宮外，掘地三尺，到處搜尋金銀財寶，由於遍尋無獲，惱羞成怒，熊發有乾脆放了一把無名火，將建築已達四百餘年之久的一座回王宮，付之一炬，夷爲平地。

熊發有火焚回宮，曾肇致張培元的不滿，以及維胞的切齒痛恨，但是稍後張培元揮師進入哈密，

因爲「官官相護」，當他呈報金樹仁時，竟誣指回王宮被焚，係馬仲英部在敗退之際所爲，若干書報不察眞相，便將這一樁公案罩在馬仲英的頭上。實則馬仲英和張培元旣未接戰，又何可稱之爲「敗退」？再則，馬仲英本人也是伊斯蘭教徒，他跟維胞誼同一體，當時關係最爲親密，他爲什麼要做此大不韙之舉？回王宮被焚之役，耳聞目擊者除了我八十歲的堯樂博士外，如今仍在自由世界能夠挺身作證的人恐已不多，所以我極願在此爲馬仲英辯誣，以作來日史家的參考。

張培元大軍東馳，兵分四路，由劉升榮、詹世昌，阿道德暨巴平古特四將分別率領，直抵哈密，解了熊發有的圍困。張培元大軍來時，我已率同維胞，撤退到了深山之中的安全地帶，金樹仁他們以爲我心知不敵方始匿避，隨時還會伺機而起，攻城略地，其實我則一心一意，想聽和平的訊息。

偏巧張培元正是我心目中所嚮望的具有眞知灼見人物，他帶了强卒勁旅東來，却是他並不採取戰爭手段，張培元深知一勞永逸解決亂事，非自政治方面着手不可，於是他派人找到我的住處，和我商洽如何澈底解決哈密民變。張培元的此一作爲使我深切感動，因此我和他的代表面對面坐下，開誠佈公的商談一切。我們的和議已有很好的基礎，雙方意見漸次接近，可惜之至，這時候金樹仁不滿張培元抵哈密後按兵不動，他疑心我和張培元間的和談，是張培元別具用心，另有企圖。

金樹仁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驟然下令褫免張培元「東路剿變總指揮」職務，尤且限他即日離哈，他把張培元調回廸化。這一着使張培元義憤塡膺，怒不可抑，他在一氣之下逕返伊犂，他不到廸

化去，同時在行前矢言從此決不過問金樹仁的事，張培元劍及履及，往後若干時日，他一直信誓旦旦，恪守諾言。

三十六、七年前檢討金樹仁當日那一紙解職令，可以說是他平生犯的重大錯誤之一。金樹仁罷黜張培元，不僅使哈密民變解決的一線之望歸於破滅，而且，他使伊犂成爲半獨立狀態，自己斬斷了一支得力的右臂。往後的新疆「四一二」事變，張培元坐看金樹仁被逐而不願一伸援手，當金樹仁被迫出走道經烏蘇，他曾有意前往伊犂，復遭張培元的峻却，凡此際遇，都可以說金樹仁是疑忌太深，咎由自取。

張培元負屈遄返伊犂，金樹仁以爲哈密亂事已告救平，他調任塔城都統黎海如爲東疆警備司令，率部開抵哈密坐鎮。事實上這又是金樹仁的一大錯誤，他完全忽視馬仲英虎視眈眈，對於上次被迫離哈心有未甘，而我所率領的維胞，戰事未決，和議擱淺，我們總不能永遠躲在山區裡不回家園。

一日，我的住處突然來了五位風塵僕僕的遠客，他們遠經東山，找到了我的住處，請求謁見。我出去和他們見面時，心中不免有點納悶，不知他們從何處來？又來此作甚？但當他們遞上名片，我一一看去，根據他們的姓名，我已可覘知他們是那一族的人。

譬如「江森大瓜爾」、「羅生大瓜爾」一定是蒙族。「阿寶」是哈薩克族，「土爾廸」、「哈生木」則爲我們的維胞。

記得我當時第一句話，便是這樣的問他們：

「你們五位從那裡來？」

「由外蒙古。」

「你們是一道來的，還是偶然遇在一齊？」

「我們是一道來的。」

「你們以那位爲首？」

「我是首席代表。」

答話的是江森大瓜爾，他既然自稱「首席代表」，五個人又是集體而來。我自以爲我已經明白了他們的身份，因此，當下再問：

「那麼，你們列位是受外蒙政府的使命，到這兒來見我的了？」

江森大瓜爾的回答，大出我的意料之外，他分明是蒙古人，而且來自外蒙古，但他却振振有詞的答道：「不，我們是代表俄國政府的。」

怔了怔，我隨而想起，多時以來，聽說外蒙已受制於俄國，這個消息，果然千眞萬確。當下我心中明白，便再問道：

「俄國政府派你們五位不遠千里而來，有何貴幹？」

從這時候開始，和我對答的便只有「首席代表」江森大瓜爾一人。他首先答道：

「俄國政府對哈密維民的『革命』工作，非常同情，他們極願加以援助，使你們的『革命』任務事半功倍，達成維民的心願。」

於是，我提高警覺，先用試探的口脗問一句：

「俄國政府準備怎樣援助維民？」

「我們已經已經帶來了白銀四萬兩，支助你們『革命』的軍費。」江森大瓜爾眉飛色舞，洋洋得意的說：「還有五百支鋼槍，十萬發子彈，五百套軍裝，俱已運抵蒙、新邊境，只要先生下一道命令，派那一位去接收，我們立刻照數點交。」

多麼可惡，多麼險毒，俄國人要利用哈密民變揷足新疆了。我們明明是官逼民反，自衞舉措，俄國人偏說我們在革命，我們一心只想和平回家，俄國人却「支助」槍械軍費驅我們作戰。當時，我爲了再進一步試探俄國人的意向，勉强的笑着再問：

「俄國政府的援助有沒有條件？」

「有。」答得好不乾脆：「首先請你不要再讓馬仲英進新疆，參與你們的『革命』。」

「爲什麼呢？」

「俄國政府認爲馬仲英是內地人，他們不願坐視維民『革命』成功的果實，落在內地人馬仲英之

手。」

很會挑撥，當時我暗忖，嘴上却還在問：

「其次的條件呢？」

「其次一點麽，俄國政府希望由先生領導，成立伊斯蘭王國。」

言訖，他神情肅穆，鄭重其事的，自懷中捧出兩顆大印，畢恭畢敬，放在我的面前。我細審印上的文字，原來是「伊斯蘭王國」、「伊斯蘭國王」兩顆玉璽。我不見這兩顆玉璽還罷，看見了時，直氣得怒火中燒，萬難遏忍。天下寧有是理？我堯樂博士要建立王國，要當皇帝，還有國名由人家定，王號由人家起，國璽和皇帝之璽也由人家製來頒發的道理？這是斯大林對我堯樂博士莫大的侮辱，尤其這五位「代表」的神情舉止，彷彿料準了我一定會接受似的。這無異斯大林想牽着我的鼻子，爲他做走狗前驅，幫他攫起新疆這一塊肥肉！當時，我一聲冷笑，再向他們問道：

「你們五位，現在到底是俄國籍？還是中國籍？」

「我們是外蒙古籍。」

於是，我站起身來，伸手向眞正蒙籍的江森和羅生一指，我疾言厲色，狠狠的教訓他們說：

「你們兩位許是忘了，你們的『大瓜爾』官銜，還是中國滿清政府封賜的哩，你們的祖先，成吉斯汗的子孫，也曾統治中國百年之久，尤其統治俄羅斯計達三個世紀。如今你們兩個居然當起俄國人

的走狗，我眞爲你們的祖先難受。你們不克光宗耀祖，我却不能辱國賣國！你們的好意我不接受，我們哈密維民反對的是金樹仁，不是漢族，更不是中國政府！哈密民變是新疆的內政，用不着俄國政府關心！請你們轉告俄國人，切勿干涉中國內政，也請你們五位注意，今後不許再踏上我的境界！」

義正詞嚴的斥責過了這五位「代表」，五人面面相覷，臉色大變，我的話一說完，便不再理睬他們，立刻派人護送他們出境，其實是監視他們直出天山之外，斯大林的那兩顆國璽，我當然沒有忘記叫他們帶走。

原以爲這針對俄國政府「拒印」的一仗就此了結，萬萬料想不到，後來又會節外生枝，鑽出個甘願接受俄國援助的和加尼牙孜來，於是很不幸的使哈密民變，擴大演變爲國際事件。

和加尼牙孜是哈密縣沁城鄉小堡村人，他是回王府的佃戶，哈密小堡事件，便發生在他的那個村莊，當時，和加尼牙孜除了參與殺戮小堡卡兵外，他更極力主張收繳邊卡隊的全部武器。有了這批槍械便他自任小隊長，後來土葫蘆維胞群起響應，我把他們就近撥歸和加尼牙孜指揮，兵員擴充，升任他爲中隊長就在土葫蘆附近駐紮，土葫蘆卽今之伊吾縣，位在天山東北，和外蒙古接壤，和哈密則隔了一座海拔四、九二五公尺的喀爾雷克山。

我派往監視「俄國代表」離境的官兵，將五代表送到伊吾縣境，任務已告達成，便讓他們自回外蒙，然後折返我所在的山區。可是五代表在伊吾却遇見了和加尼牙孜，當和加尼牙孜盤查他們的來

歷，這五個人便一一吐實，於是，和加尼牙孜爲之大喜，他立刻說是：

「槍械、銀兩和回王印，堯樂博士不要；我要！」

那五名代表正爲「有辱使命」，回去無法向俄國人交代而發愁，聽和加尼牙孜這麼一說，問題解決，可謂正中下懷。當下毫無難色，就請和加尼牙孜派人到邊境去把銀兩、槍械，全部運回伊吾。

和加尼牙孜得了這一批「俄援」，有錢有槍，頓即身價十倍，他自封爲大隊長，招兵買馬，以圖大舉，這時候因爲我避居山區，遂使中外各方，談起哈密民變，咸以和加尼牙孜爲首領。

事爲我所偵知，我很生氣，下令召和加尼牙孜來見，當面加以呵斥：

「你爲什麼接受老毛子（新疆人對俄國人之統稱）的槍支、銀兩？」

他竟然在我面前侃侃而論，他說：

「金樹仁對我們多方壓迫，殘暴不仁，我們正苦於缺乏武器對付，如今有人自動送上門來，我們爲什麼不收？」

我更光火了，厲聲的問：

「你知道這批武器原來是送給誰的嗎？」

「知道，原來是送給大都統的，大都統不肯接受。」

「你知道我爲什麼不肯接受？」

「這個——，我就不大明白了。」

「我告訴你，我們今天反對的不是中央政府，而是金樹仁的暴政，而老毛子決不是爲了同情我們反抗金樹仁，才送武器給我們的，他們是想利用我們的反金，得着機會，奪取這一片大好河山，老毛子送東西等於下毒藥，所以我才不肯要！」

和加尼牙孜聽後，唯唯諾諾，不置可否。我心知他旣已收下，當然不便退回，所以，我僅祇再三告誡他說：

「今後絕對不許再接受俄國人的援助了，聽見了沒有？」

我此一告誡加和尼牙孜算是敬謹從命，信守不渝了的，他自回王府的一名佃戶，風雲際會，扶搖直上，由小隊長、中隊長、大隊長，一直當到在南疆出現的，第一次「土耳其斯坦共和國」大總統，果然他從未再與俄國人打過交道。然而，也正由於我這一次予他聲色俱厲的痛斥，使和加尼牙孜對我心存芥蒂，日形疏遠，因而他會先後被金樹仁與盛世才加以利用，維胞團結，由此分化，具見蟻穴雖小，亦足潰堤，及今思之，猶覺悵惘。

五十鐵騎 破敵一旅

民國二十一年（公元一九三二）六月，金樹仁陣前易將，起用黎海如，派他以師長兼東疆警備司令的名義，駐防哈密，坐鎮東疆。這黎海如帶來的人馬不多，尤其防區星散，相互距離遙遠，於是便遂了和加尼牙孜的心願，正好發動以大吃小，各個擊破的游擊戰術，運用地理環境的熟悉，不時向黎海如防守各據點的小部隊實行突擊，往往殺得廸化省軍人不及甲，馬不及鞍，和加尼牙孜克了哈密附近的不少據點，虜獲了大批的糧秣械彈。

自從和加尼牙孜得了老毛子送的械彈和銀兩，早已如虎添翼，聲勢陡壯，而後又有金樹仁、黎海如的不諳戰略，白白的拿部隊性命和槍械彈藥送禮。這一來怎不使和加尼牙孜應心得手，大有斬獲？他的力量一天天在擴充，實力愈增則野心愈大，哈密民變因而漸漸的在變質，已不是單純的地方性偶發事件了。

當哈密外圍據點連續被襲，哈密城中正是風聲鶴唳，一夕數驚，黎海如於是坐臥不安，夜不興

寨，告急電報如雪片般向省城廸化飛去。金樹仁見情勢嚴重，不派遣重兵無以解除危急的局面，所以他加派劉傑三的一個旅，配備專爲攻山所用的大砲一門，星夜趕來哈密，緊急赴援。

這整整的一個旅，外帶大砲一門，械彈無數，再饒上旅長劉傑三的一條性命，竟會被馬仲英部將馬赫英所率的五十人馬，一舉加以解決。在近代戰史上，不僅是一項奇蹟，同時也可以說是一大笑話。

七月底，劉傑三的一旅人全部集結，旌旗齊整，刀槍如林，他們在天山八大石和加尼牙孜的根據地前列陣，準備以犂庭掃穴之勢，將和加尼牙孜的基地加以摧毀。劉傑三以主力戰對付和加尼牙孜的游擊戰，不失爲正本清源，澈底解決的好法子。萬萬想不到，省軍正在嚴陣待發的時候。驟然之間撞上了一支千里而來的奇兵，那便是馬赫英的五十人槍。

馬赫英是從甘肅遠道而來，他奉了念念不忘新疆的馬仲英之命，帶這五十名弟兄到哈密附近巡弋，看看有什麼可乘之機。那馬赫英少年氣盛，一身都是膽，他聽說大隊省軍正向八大石進發，便追了來想趕上這場熱鬧。他們打着馬家軍的旗號，在八大石當面看到省軍槍兵在先，大砲在後，方自磨拳擦掌，就等劉傑三從後面趕來下令攻擊。

馬赫英不識輕重厲害，根本就不把大軍陣仗放在眼裡，他身先士卒，驟馬衝鋒，却使手下的五十匹馬，五十個人，一字排開，奮勇跟上，於是八大石前一時金鼓雷鳴，殺聲震天，兩百盞疾馳的馬

蹄，捲起了漫天匝地的砂塵，恍似烟塵滾滾，令人看不清來的究有多少人馬。那劉傑三本人尚未到達前線，他部下的省軍正在預備開砲轟山的當兒，驀的看見斜刺裡殺出來這一支「大軍」，打的又是馬家軍的旗號，省軍向來只知吃糧拿餉，毫無鬥志，又懾於馬家軍的威名，因此一見馬赫英率衆衝鋒，雙方距離老遠，連一槍都沒放，便匆匆的拋下兵器，四散奔逃。

前面的人一聲向後轉，衝動了後軍的陣脚，當然後軍也就拔脚開溜，逃了個東奔西散，連「引火待射」的一門大砲，也棄在原地不要了。

劉傑三當時在後面，聽說本旅官兵業已不戰自潰，一鬨而散，他大概是急於趕來彈壓鎮撫，却忘記了前方已無自己的手下。當他率領少數衛隊，飛騎趕到，便恰好和馬赫英撞了正着。劉傑三一心只怕丟了那門砲，因此他方抵達戰場，立命自己的衛隊，設法先將大砲拉走。這一頭衛士們忙着拉砲，那一頭馬赫英飛將軍自天而降，他一眼瞥見劉傑三騎着高頭大馬，耀武揚威，高聲指揮，完全忘却自己早已陷身重圍，於是馬赫英便一面策騎飛奔，一面揚手一槍，槍聲響處，果見劉傑三劉旅長，一個觔斗倒栽下馬來。

旅長中彈落馬，衛士們便發一聲喊，齊齊的趕來搶救。顧了旅長就顧不了大砲，拋下大砲救起劉傑三，然後火速撤退。馬赫英究因自己兵少，倒也不追。只不過，劉傑三傷勢沉重，他被橫放在馬鞍上，血流不止，還沒來得及趕返哈密，便告沙場陣亡。

八大石敗耗，迅速傳抵省城廸化，自哈密民變釀成大規模的流血事件以來，這是省軍第二次慘敗，和杜棨發旅東來一樣的是旅長陣亡，全旅潰散。維族民軍和馬仲英部居然如此厲害，如此了得，省府軍政雙方，無不爲之震撼。於是廸化城裡，謠言四起，民心惶惶，可以說是臻於極點。

這時，由於省軍屢戰屢潰，敗得如此其慘，已使金樹仁心中明白，省軍武力決不足恃。所以，廸化方面，改剿爲撫的和平聲浪，甚囂塵上。金樹仁派省府翻譯官，維族的馬穆提伯克，和一位外國洋行經理繞孜阿吉等人，兼程東來，從事和談。

時在八月中旬，省方和平代表團抵達哈密，遣人先來向我接洽，我考慮了一下，決定不予接見。這是因爲我已有跟金樹仁和談過的痛苦經驗，和談是幌子，是烟幕，是他遂行緩兵之計的一種手段，我不願再吃虧上當，重蹈覆轍。其次呢，則由於金樹仁派來的幾位代表身份級職太低，爲首的是一名翻譯，還有什麼洋行經理，就中沒有一個正式官員，「人微言輕」，唯恐他們答應下來的事情，將來作不了準。

但是我却不曾料到，我拒見金樹仁的和談代表，在省方來說，到是正中下懷，求之不得。事實上，他們這一般人在動身之前，便得過金樹仁的指示：抵哈密後，先來訪我，因爲他們不得不承認我是維胞的領袖，然而，如果我拒絕接見，或者跟我談判破裂，那麽，金樹仁便吩咐他們轉換目標，改變對象，不再找我而去跟和加尼牙孜談和。金樹仁這一次的「一石二鳥」緩兵之計，手段很高，而其

用意有三：

一、和加尼牙孜擁有的人馬和武器遠比我多，他雖然是我的部屬，但是力量大過我。他隨時可以拒絕接受我的指揮。

二、和加尼牙孜曾經受過我的申斥，他已在漸漸的與我貌合神離，倘若我拒絕和談而和加尼牙孜接受，事實上省方即已收到了分化的效果。

三、假使和談成立，我向任何一方提出抗議或異議，那麼，金樹仁跟和加尼牙孜都可以振振有詞的說：和談的頭一個對象原來是找堯樂博士的嘛，是你自己拒見，叫我們又有什麼辦法？

金樹仁的和平代表團，跟和加尼牙孜是怎麼個談法？我被矇在鼓裡，一點都不知情。等我驚悉和加尼牙孜越俎代庖，大膽妄爲，已經跟金樹仁談好了和的時候，不但和約業已成立，而且和加尼牙孜居然便在協議書上，簽好了他的名字。

和約的條文很簡單，省軍和維胞之間停戰，條件是省方付出小麥一百石，白銀四萬兩，收買維胞持有的鋼槍兩千支，其他一概不加追究。而且規定在雙方簽字以後，由省方先在存於哈密和鎮西兩地的小麥中，撥付維民一百石，銀兩則在槍支交出一半時付給。

金樹仁所安排的這次和談，陰險毒辣，令人齒冷；和加尼牙孜則越權行事，不知置我於何地，但是他却玩了一個花樣，虛張聲勢，嚇唬一下省方。因爲當時以我的直屬隊伍，跟和加尼牙孜所部總加

起來，我們何嘗有兩千支槍？說有個千把支槍，那倒還差不多。所以和加尼牙孜誆稱有槍兩千者，一方面固然是爲唬唬金樹仁，另一方面也有多騙幾文到手的意思。

和加尼牙孜自以爲得計，沾沾自喜，尤其和約中有槍繳一半即發銀兩的話，使他更以爲數萬巨款，已是手到擒來。殊不知玩政治權術，狡獪手段，和加尼牙孜怎是金樹仁之流的敵手？誠所謂「螳螂捕蟬，黃雀在後」，金樹仁的詐術更高一着，他早已算定我們只有千把支槍，這千把支槍一旦繳完，維胞就等於是解除了武裝，到那時候他爲刀俎，我爲魚肉，金樹仁還不能予取予求嗎？因此，和談之立，雙方都各懷鬼胎，用盡心機，「爾虞我詐」，即此之謂了。

我驟然聽說和加尼牙孜擅自簽立和約，很生氣，但是轉念一想，老毛子虎視眈眈，和加尼牙孜野心勃勃，維胞對抗省軍之戰，越來越離題，越來越變質，尤其和加尼牙孜接受的是俄國人的軍援和經援，俄國人正想挑起無意義的種族之爭，爲他們攫奪新疆舖路，這個仗不能再打下去了，否則的話，鷸蚌相爭，漁人得利，一定會鬧得「大禍臨頭」。更有一層，和議如果是由我和金樹仁的代表簽定，那麽，野心正熾，窮兵黷武，說不定已與老毛子有所勾結的和加尼牙孜，他願不願意遵守實在大有問題。而這一次和議是他越權簽立的，我爲大局着想，便不妨忍辱負重，先把足以燎原的星星之火撲滅了再講，我能委屈求全，和加尼牙孜跟我的關係一時不會破裂，這種關係的保持，相信對於吾土與吾民是大有裨益的。

爲免國家遭受外侮，爲免戰亂日益擴大，爲免地方常久糜爛，生民塗炭，我決計跟和加尼牙孜，相忍爲安，通誠合作，承認他所簽訂的和約，而寄於金樹仁這一次的安撫政策，出乎一片至誠。詎料，和談代表開始「收槍」，竟貿貿然的先找到我的頭上。他們一行專誠前來拜訪，我「前倨後恭」的立予延見，很客氣的向他們問明來意。我私心願望能使他們造成一種印象，我跟我的部屬，回王府佃農和加尼牙孜間，是團結而非分化。

金樹仁的代表也坦然的答覆我說：

「我們是來履行和約，收取槍支的。」

我聽了憤恚萬分，套句俗語，這豈不是「吃柿子找軟的捏」嗎？當下，我臉色一沉，不假辭色的問他們：

「和加尼牙孜交出了多少槍呀？」

金樹仁的首席代表，馬穆提伯克應聲作答：

「他還沒有繳。」

我怒不可遏的道：

「和約是他訂的，爲什麼你們不先去收他的槍，反倒先來收我的呀！」

由於我的語調提高，使馬穆提伯克有所警覺，因此他陪笑答道：

「您老是回王府大都統，哈密地方唯一的領袖，威望素孚，聲譽最著，只要您老先出來領個頭，其他的人誰敢不從？」

我不喜歡戴高帽子，也不想跟他們多費唇舌，於是我正色的說：

「你們既然跟和加尼牙孜簽立了和約，繳槍就應該先從他那兒繳起，等到他那邊的槍全繳完了，我站在爲地方謀和平的立場，保證我會無條件的把槍支全部繳出。」

馬穆提伯克像是在哄小孩子一樣，他一臉諂笑的望着我說：

「您老既然有了這個決定，誰先繳誰後繳不都是一樣的嗎？」

「當然不一樣！」我斬釘截鐵的回答：「因爲，第一、你們是跟和加尼牙孜簽定的和約，你們便有權請他先繳槍。第二、和加尼牙孜已經接受了交換槍支的部份小麥，他就有繳槍的義務。第三呢，老實不客氣說，今天的和加尼牙孜，已與往日大不相同，以我這個徒有虛名的地方領袖，如今是很難節制他了。譬如他接受老毛子的槍支和銀兩，事先既未徵求我的同意，事後連報備的手續，都不屑於一辦。再則像跟你們列位議和的這一件事，自始至終他都把我瞞在鼓裡，連知會我一聲，跟我商議一下都不肯。因此之故，他今後是否願意將槍支交出，我根本無從獲知。假使我遵照他所簽訂的和約繳了槍，而他依然不繳的話，對於整個和局來講，豈非枉然。」

我自信我這一番話說得合情合理，當時那幾位代表也是啞口無言，不容再贅，他們在我跟前略事

寒喧數語，便即與辭離去。從此，我開始留意和加尼牙孜依約繳槍的情形，同時我暗暗的作了決定，只要和加尼牙孜一旦繳槍，表示他有恢復地方安寧的決心，我將不計一切利害，我願迅即響應。

然而，便在我等待消息的那幾天裡，金樹仁的鬼蜮心腸，終於圖窮匕見，我在我的總部獲得確訊，廸化方面，推說是由於魯效祖——當時已升任金樹仁的新疆省政府秘書長——的極力堅持，對待維民必須採用暴力手段，魯效祖的「警語」有謂：

「與其養癰成患，不如斬草除根！」

因此，金樹仁決定斬草除根了。翻譯官馬穆提克伯一行的緩兵之計既已奏效，金樹仁便起用東北籍，曾在奉軍新銳將領郭松齡麾下的盛世才，以東路總指揮的名義，統率四路大軍，經奇台、木壘河、天山北線直撲哈密，「漁陽鼙鼓動地來」，一場天崩地坼的大戰戰雲密佈，一觸即發。哈密民變因多種複雜的因素，天生註定無法草草收場，什麽繳槍不繳槍，和約不和約，轉眼之間，全被抛到九霄雲外。

盛世才來者不善，善者不來，他擁兵四路，四路之中尚且有俄國老毛子組成的白俄歸化軍。盛世才統率的四路人馬，約略如下：

第一路：指揮官富福。

第二路：指揮官張毓秀。

第三路：指揮官楊正中。

第四路：指揮官老毛子巴平古特，麾下都是驍勇善戰的白俄。

四路省軍的進兵路線，箭頭直指我的指揮部所在地。盛世才千里來攻，其意在我，已屬無可否認。往後方知，當時金樹仁的心理，他認爲和加尼牙孜業已簽字和約，馬仲英又遠在甘肅療傷，維胞强項，唯我堯樂博士一人而已，因此，他方使盛世才併力而出，先把我解決了再說。

盛世才，字晉庸，遼寧開原縣人。若干年來新疆人士盛傳，盛世才平生最崇拜的偶像，便是清末閣揆，民元總統，洪憲皇帝袁世凱。因爲盛氏昆季五人，排行「世」字，下一代亦以「克」字爲排行，這可能是世系排列的巧合，不過新疆人每愛作此說法，而批評他有濃厚的個人英雄主義思想。

盛世才的學歷很好，文學校在吳淞中國公學政經科唸過，後來棄文就武，卒業於滇軍入粵的隨營學堂：雲南講武堂韶州分校第二期步科，後來他回東北，再進入東北講武堂附設教導隊軍官班第一期，夤緣成爲奉軍新派將領中素稱佼佼的郭松齡的得意門生，從東北軍第八旅中尉連附，一路洊升到鎮威上將（張作霖）衛隊團連長，和東三省巡閱使署的少、中校參謀。其間他曾迭啣張大帥之命，到四川、湖北等地聯絡交涉，儼然關外王張大帥的私人代表。

盛世才于役東北時期，對於郭松齡的外甥女邱毓芳女士極爲傾倒，竭力追求，終以一片至誠，獲得邱毓芳的靑睞，因而也成爲奉軍第一紅人郭松齡的外甥女婿。郭松齡愛屋及烏，總算達成了盛世才

的一項志願，請准張作霖張大帥，保送盛世才到日本陸軍大學去繼續深造。

第一次直奉大戰後的奉軍將領，既有舊派、新派之分，而新派將領之中，又復有士官（日本士官學校）與陸大（日本陸軍大學）兩系之壁壘分明，各擁重兵。士官系的巨擘如楊宇霆、姜登選，陸大系的領袖則爲郭松齡與李景林，其中又以郭松齡最得張作霖長子張少帥學良的愛重，所以，奉軍精銳新練之師，多一半都掌握在郭松齡的手中。第二次直奉大戰，奉勝直敗，張大帥正氣燄薰天，殊不料有馮玉祥勾結郭松齡反戈相向，郭松齡的隊伍險乎打到了瀋陽，後經日軍助陣，郭松齡功敗垂成，兩夫妻被俘，旋即槍決。盛世才既係郭系人物，當然不便再回東北，於是他投入國民革命軍的陣營，在總部和參謀本部當過上校參謀。

盛世才怎麼會到西北邊陲的新疆去的？根據他自己的說法，也是出於當時擔任國民政府秘書，後來做到內政部次長、部長的彭昭賢所介紹。民國十八年，金樹仁的親信魯效祖，以金樹仁駐京代表的身份，在南京和彭昭賢頗有往還。去年彭昭賢在香港發表了幾篇題名「政海浮沉話當年」的回憶錄，談及「天山南北」的往事，曾經引起盛世才的「抗議」，他曾以「檢討彭昭賢先生十大錯誤」爲題，也發表了幾篇文章，然而在其第一篇「從南京到新疆」和第二篇「乏馬塘戰役」中，對於他自己的入新經過，便有兩種不同的敍述。

在「從南京到新疆」一文末段，盛世才說：

「當時（民國十八年）新疆省主席金樹仁，曾派有代表魯秘書長效祖在南京辦事。新疆是我最希望去的理想地方，於是經國民政府秘書彭昭賢向魯代表介紹我去新疆。我和魯代表晤面後，彼此相談甚好，魯認爲我是一個理想的軍事家，如去新疆，則將來定大有造於新疆。於是魯乃電金主席，並將我的簡明履歷在電文中敍明，向金主席介紹我到新疆去。魯認爲當時的新疆乃正當整軍經武之際，而金一定歡迎我去；但結果是被金拒聘——金認爲只要聘請一位初級軍事人才就可以，不必聘請由日本陸大畢業的高等軍事人才，致無法位置。魯接電後很生氣，於是乃向金辭職，請另派賢能。而金是很知道魯的爲人，於是不僅回電慰留，而且遵照魯的意見聘請我到新疆去，於是拒聘的一場波折乃告平息。當一切都決定後，我乃一面準備去新疆，一面即向參謀本部請長假，偕眷於民國十八年六月間離開南京。當我正和魯代表準備動身時，蘇俄和東北有了戰爭，西伯利亞鐵路不通車，我乃等候了一年多，直等到十九年雙十節，我才偕眷和魯代表坐西伯利亞鐵路火車，經蘇俄到新疆塔城，然後由塔城坐汽車到達廸化。」

「到廸化後，我和魯代表一同晉謁金督辦。金督辦乃命我以上校參謀名義，代理新疆邊防督辦公署參謀處主任，後又升充參謀處少將處長。」

但在發表時間相距不及一月，盛世才在他的「乏馬塘之役」一文中，却又說是：

「在我民國十九年去新疆之前，馬仲英已經在東疆擾亂了一段時期，他的部隊雖是烏合之衆，却

很勇敢善戰，當年的新疆督辦金樹仁被弄得焦頭爛額。唯其如此，金氏才派他的秘書長魯效祖到南京來，延聘我去新疆佐助他剿辦馬逆。我到新疆後，金先委我擔任督辦公署的參謀主任，官階少將，其實，官階的大小對我倒無所謂，我的志願是在於做大事，而不在於做大官。金樹仁聘我到新疆去，旣是爲着剷平叛亂，當然我也極願在這一方面有所貢獻，才不虛此行，同時，才不負金氏對我所抱的希望。因此，我到廸化後，第一步先將新疆全省的兵要地理和馬仲英各部的戰法，作一番澈底的研究，以備一旦率軍進剿時，才不至臨事周章，勞而無功。」

盛世才入新，究竟是金樹仁「派他的秘書長魯效祖到南京來延聘我去新疆佐助他剿辦馬逆」？還是由彭昭賢介紹，經魯效祖保薦，「結果被金拒聘」，而在魯效祖「很生氣，向金辭職」後方始「邀照魯的意見，聘請我到新疆去」？因爲兩種截然不同的說法，都出諸盛氏本人的手筆，在此不便置評。不過，盛世才的遠赴新疆，目的在於「剷平馬逆（指馬仲英）叛亂」，則已由他一再强調，實係彰明昭著，不容否認。由於盛世才在新疆登場，小堡民變此一地方性的偶發事件，自然會越演越烈，它不僅加速了金樹仁的垮台，尙且造成新疆全境十餘年動盪不安的局面，甚至於更引起垂涎已久的老毛子、俄國熊，邁着蹣跚脚步，將勢力伸展到我天山南北，——這豈是當年那位强佔維胞女郎肇禍的小哨官，始料所及的呢？

流血・暴亂・燎原之火

由於盛世才先生對他本人的入新經過，有兩種截然不同的說法，將來可能會使史家撲朔迷離，莫所適從，徒然增加困擾，我不得不越俎代庖，替盛先生補記一筆，因爲盛先生的進新疆，對於我個人、馬仲英、乃至往後的新疆大動亂，甚至於我可以說對每一位新疆同胞，都有極大的影響。

首先我要提醒我的前任盛世才先生（盛先生從民國二十二年到三十二年，擔任新疆省主席達十一年之久），盛先生入新決不是如他所謂的；「在我民國十九年去新疆之前，馬仲英已經在東疆擾亂了一段時期，……金氏（按指金樹仁）才派他的秘書長魯效祖到南京來延聘我去新疆佐助他剿辦馬逆，」證據是小堡事件起於民國二十年五月，馬仲英率部入新，在東疆與省軍作戰，那是同年六月我赴中央求援，途經肅州與馬仲英雙方協議以後的事，時在二十年×月間。魯紹祖邀盛先生入新早在民國十八年，魯、盛二人原擬在十八年六月離京北上，但因西伯利亞鐵路不通，盛先生曾經等候了一年多，直到十九年雙十節始「偕眷和魯代表坐西伯利亞鐵路火車，經蘇俄到新疆塔城，然後由塔城坐汽車到

達廸化。」當此時，金樹仁「改土歸流」的政策猶未擬議，哈密維胞祇感到不勝貪官汚吏層層剝削之苦，東疆安堵如常，「尕司令」馬仲英正在高喊：「三個炸彈到蘭州，兩個炸彈到西寧」的口號，縱橫河西，揮師甘青，他的馬蹄不曾踏入新疆一步，金樹仁怎麽會預先覘知一兩年後的小堡事件，東疆動盪，派魯效祖上南京去請盛世才「削平叛亂」，還累得盛先生無中生有的「第一步先將新疆全省的兵要地理和馬仲英各部的戰法，作一番澈底的研究，以備一旦率軍進剿時，才不至臨事週章，勞而無功。」（括號中均引盛先生大作原文字句）。

其次我想盛先生自己當能曉得，當他由魯效祖推薦入新，金樹仁方面何以要覆電峻拒於先，投閑置散於後的種種內幕，張達鈞先生寫的一本「四十年動亂新疆」，問世已歷十二年，在這本書的第四章「盛世才新秩序」，其中記述魯效祖決定聘盛先生前往新疆，及其以後的種種經過：

「……魯一面囑盛摒擋行裝，一面電金報告聘盛事宜，當時金之軍政大權完全為軍務廳長金五（筆者按即金樹信，金樹仁的五弟）所把持，以盛來新，其才學必出己上，將來在軍事上如佔有地位，予自己壟斷把持之局面亦將不利。同時盛為魯介紹，任事之後必加入魯之系統，鄰國之賢，敵國之仇，亦與金派絕大不利，便竭力慫恿金樹仁去電擋駕。金初以盛來歷不明，若不詳加審愼，將來恐怕會蹈樊耀南的覆轍，當即電京辦事處長宮碧澄調查盛之來歷，宮於查明之後，復電謂盛係南京參謀本部之逃官，與軍事當局不洽，金五亦因此力加破壞，電復魯效祖拒其入境投效；但魯生平意氣用事，

剛愎成性，且誦知此事必係金五從中作梗，加以盛氏已摒擋就緒，勢成騎虎，憤然對盛曰：『不管金將允諾與否，且隨我去，我有飯吃，你便有飯吃』等語。旋盛即由西伯利亞繞道蘇俄入新。當其經過故鄉瀋陽時，曾對舊友趙鐵鳴表示，此行乃係破釜沉舟之舉，有進無退，所事幸而成至可隨其素志，否則，將於新疆深入該地之蒙古部落，僞裝蒙古血統求拜蒙古王納爲義子，俟蒙王死後即以義子之地位代統其家，天下事尙大有可爲也。親友送行者，以此行相當冒險，大有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之感。」

張達鈞先生又說：「盛到廸後，由魯效祖率進謁金樹仁，金以曾加拒絕今竟貿然而來，殊出意外；但既已遠道而來亦無法遣去，且碍於魯效祖之情面更未便峻拒，遂委以督署參謀處上校參謀主任之職。」

「四十年動亂新疆」一書，張達鈞先生所記小有疵誤，據我所知，盛世才入新後所發表的新職是中校參謀，但是盛世才智謀深沉，他絕不怨天尤人，以其高人一等的學識襟懷，在廸化謙冲自抑，肆應周旋，使他獲得全參謀處同仁的好感，人人口角春風，於是金樹仁對他寄予信任藩籬盡撤，第二年，方始陞任盛世才爲新疆督辦公署參謀處上校主任，繼而兼任新疆軍校戰術總教官，以其輝煌的學歷，無礙的辯才，全校師生，無不對他表示由衷的敬服，於是他便藉此機會，吸納培植了大批的基層幹部，奠定了主政新疆的初基。二十一年春，盛世才遂得膺任參謀處少將處長，兩年不到，竟已連陞

三級。正當省方代表在和維胞進行和談，逼着我先繳槍的時候，盛世才又有新職發表，就當年新疆來說，那眞是霹靂一聲，天地皆驚。

省方和談代表走了沒有幾天，忽然傳來盛世才被金樹仁委爲東路剿匪總指揮，率領四路大軍，經奇台、木壘河、天山北線，直撲哈密而來。盛世才所率的四路大軍中，第一路指揮官富福，第二路指揮官張毓秀，第三路指揮官楊正中，第四路指揮官巴平古特，這巴平古特是白俄歸化軍的指揮，歸化軍的作戰能力，在新疆全境，可以說是首屈一指的。

聽到了這個消息，我一面暗恨金樹仁罔顧信義，又一次耍弄他「笑裡藏刀，且談且打」的奸計，另一方面，我也不無惴惴，因爲省方既已與和加尼牙孜議和，盛世才帶這四路大軍星夜攢趕，雷霆萬鈞的壓過來，其目標當然在於我。

所以我立即傳召馬赫英，等他來到，我劈頭便問他；

「你這趟進新疆，馬司令交代過你什麼話沒有？」

馬赫英答道；

「交代了的呀，馬司令叫我先來見你，第一、告訴你他的傷已經全好了，第二、他想請問你一聲，我們的隊伍，該在什麼時候再來？」

沉吟片刻，我當機立斷的說；

「那麽，就請你趕緊入關，通知馬司令，他要來，得趕快！」

接着，我便知會他盛世才大軍來襲的消息，將我所獲得的情報，很仔細的告訴了他，並且請他轉告馬仲英。當時，我唯恐馬仲英以爲新疆省軍都是不堪一擊的，怕他掉以輕心，因而一再强調的說；

「盛世才畢業於日本陸大，他這個人很不簡單，這一次帶這麽許多隊伍來，就因爲他生平不打沒有把握的仗。」

馬赫英聽說將有大戰爆發，反而顯得興趣勃勃，他回答我說；

「好，我這就回去搬兵。這邊的情形，我會一一報告馬司令。」

然而，儘管馬赫英披星戴月，馬不停蹄的回甘肅搬救兵，畢竟遠水救不了近火，祇怕馬赫英還沒有到達，盛世才的四路大軍已經相繼推進到哈密附近。儘管他兵力數倍於我，却仍然採的是步步爲營，穩紮穩打的戰術。大敵當前，跟省方議和終歸失敗的和加尼牙孜，總算又度與我聯合，併肩作戰，這使我的力量驟然增强一倍有餘，因此稍稍的有點心安。

我們自知兵微將寡，不是盛世才四路大軍的對手，先商量好了戰略，儘量避免正面作戰，遇見隊伍齊整，一望便知訓練有素的省軍，立刻撤退，減少犧牲，闖上那般雙槍將，才衝上去打他一仗。因爲雙槍將身上的兩桿槍，其中有一支是鴉片煙槍，這種抽鴉片的舊式省軍不堪一擊，他們一聽到槍聲便跑。

於是，盛世才節節勝利，迅速挺進，他那四路大軍，從天山區的五道溝，而四道、三道、二道，一直把我們逼到了頭道溝，然後更進一步，將我們的根據地八大石雪山加以包圍。

便在這千鈞一髮之際，危急存亡之秋，和加尼牙孜跟我發生歧見，我要退入鄯善，和加尼牙孜則力主固守皮條曲。我說；

「省軍數倍於我，從五道溝到八大石，我們一連打了四十餘仗，隊伍損失不少，剩下的也是人困馬乏，實在拚不過人家，不如退到鄯善，再聯絡當地維胞，重整兵馬再戰。」

但是和加尼牙孜不聽，他請我率部退到鄯善，他自己則決心在皮條曲迎擊省軍。

我簡直想不透他打的是什麼主意，再勸他說；

「到目前爲止，我們只不過是寡不敵衆，作戰失利而已，如果你一定要跟盛世才硬碰硬，隊伍被人家消滅，那就是我們失敗了。」

和加尼牙孜堅持如故，他請我先行撤離八大石，急赴鄯善，準備糾集當地的維胞，增厚兵力，再來支援皮條曲。

我還沒有趕到鄯善，和加尼牙孜「硬碰硬」的結果，是被盛世才大軍包圍，所部悉被俘虜，當場繳出了五十支鋼鎗，然而，頗爲微妙的則是和加尼牙孜居然安全離開了被俘地，他迅即追上了我，據他自己說是利用黑夜，乘機逃出，但是以他後來和盛世才的交往情形而言，似乎內情不如他所說的那

麼簡單。究竟是盛世才故意安排，抑或是疏於防範？盛世才時在臺灣，我很希望他能解破這一個謎，也好向歷史交代。

天山南路的吐魯番和鄯善，兩座城市均以維胞居民爲多，哈密維民不滿金樹仁的苛政猛於虎，他們又何嘗不然，尤其，回胞素稱團結，小堡事件後，省軍連次征伐，逼得我們上天無路，入地無門，吐、鄯兩城的維胞難免要打抱不平，因此，兩城維胞紛紛揭竿而起，響應我的反金運動，首先是鄯善發難，省軍守卡官兵毫無準備，被維胞悉數繳械，維胞佔領了鄯善城池。

當時，我跟和加尼牙孜，都在鄯善城中。

鄯善失陷的消息傳到廸化，金樹仁手忙脚亂，幾乎無以爲措，因爲能打仗的省軍都被盛世才帶走了，金樹仁迫不得已，唯有再度起用維胞的尅星熊發有，從七角井帶隊迅赴鄯善「平變」。

熊發有又得了屠殺維胞的機會，他新仇舊憾齊加起來，於是他所經之處，一路血流成河，伏屍盈野，他曾在一名維胞身上搜出一本名册，列名其內者有維胞一千餘人，他便按名搜捕，予以集體屠殺，後來維胞激於義憤，越聚越多，居然有一萬餘衆，他們多半徒手，但是爲免遭受殺害，聚在一起吶喊壯膽，說起來也不過是一種示威行動，然而熊發有却令部下開鎗，從此以後維胞一見熊軍便四散奔逃，等熊軍走了後又聚集。

詎料這一來惱怒了熊發有，他竟在民國時代，國民政府鄧治之下，慘無人道的下令緊閉城門，屠

城三天，要把鄯善城裡的維胞殺光爲止。

鄯善與吐魯番兩地接壤，熊發有要在鄯善屠殺的消息，迅卽傳抵吐魯番各地，湊巧得很，吐魯番縣府當局恰在此時還在做勒索百姓，强行剝削的勾當，他傳喚三堡、勝金口、木頭溝、洋海等地的農商各界，齊集吐魯番縣政府，强迫他們繳出一千石高粱。被勒索的農民商人以維胞居多，他們迫於無奈正想反抗，鄯善屠城的消息傳來。於是便有庥木提、阿拜都拉、庫爾班、色以提等在三堡、洋海、木頭溝等地分別舉事，浩浩蕩蕩的維胞大隊正式攻打吐魯番。

吐魯番的守軍團長馬福明部，正是楊增新督新時所練的回教軍，原先駐防塔城，後因東疆風雲方始調到吐魯番來，官拜塔城參將，回教守軍不打舉事的維胞，馬福明更憤於熊發有的濫殺無辜，居然要施出「屠城」的殘暴行動，他宣佈不再效忠金樹仁，轉與維胞合作，於是維胞燒燬城門，順利攻入吐番魯，從回教老將馬福明那裡，得了兩門大砲，重機槍八挺，步槍一千二百支，以及大量彈藥和裝備。尤有驍勇善戰的省軍一個團，金樹仁「官逼民變」，竟演變成爲「官逼官反」了。

維胞入城後，將一口惡氣出在當地漢胞的頭上，爲報復熊發有的大肆屠戳，憤怒得失却理性的維胞，在吐魯番殺了不少的漢人，骨肉相殘，眞是言之痛心。

佔據吐魯番後的首急之務，便是趕緊解救鄯善的一城生靈，免得熊發有命令一下，鄯善卽將成爲屠場。當時用馬福明的名義打電報給熊發有，僞託吐魯番生變，請他率隊來援，爲了這調虎離山之

計，使熊發有深信不疑，維胞又脅迫吐魯番縣長，命他寫一封親筆信，交急足飛騎送到鄯善城裡。熊發有惡貫滿盈，也是鄯善滿城的維胞合該有救，他接到馬福明的電報，便帶了一連兵，親自趕來吐魯番救援，在他也許以爲又增闢了一處殺場，殊不知在半路上已有大隊維胞埋伏。

當他那一連人猝然遇伏，倉卒應戰，埋伏的維胞便用馬福明交給他們的槍砲，仇人見面，份外眼紅，一陣猛轟先打死了熊軍半數以上，接下來維胞奮勇衝鋒，白刃交加，一場肉搏的結果，熊軍全部被殲，維胞略有傷亡，尤其還生擒了一個恨之入骨的熊發有。

熊發有被大隊維胞前呼後擁的押到吐魯番，當天便在大街之上，成千巨萬的憤怒維胞怒責叱罵，吶喊叫嘯聲中，慘被維胞凌遲而死，他的腦袋被割了下來，鮮血淋漓的屍身橫臥街心。

哈密民變越演越烈了，星星之火，終於形成了燎原之勢，一發不可收拾！

當鄯善、吐魯番兩城相繼落入維胞之手，天山南路風雲緊急，廸化向東南的門戶敞開，城中旣乏守軍，又缺糧草，還有住在廸化的回胞、維胞躍躍欲試，俟機而起，乃使廸化省城風聲鶴唳，草木皆兵，金樹仁則焦頭爛額，岌岌不可終日，他下令一入晚間城內即斷絕交通，禁止行人，派商團佩帶符號，荷槍守衞，旋又命商團登城把哨，於是，廸化城外的居民一齊擁進城內，人心浮動，謠諑四起，省城的形勢可謂混亂得無以復加，所有店舖住戶，無不關門上閂。

金樹仁在驚惶失措中，電令盛世才回師攻打吐魯番、鄯善兩城的維胞，盛世才獲令後，即由皮條

曲親率四千人馬向鄯善進發。

這時候，我派去甘肅請兵的馬赫英，早已抵達了肅州，而且馬仲英迅即派遣馬世明先行入新，跟我們切取聯絡，會商戰略。馬世明的名義是尕司令馬仲英的副官，但是他却帶來了棗騮團，他部下一律騎的是棗騮馬，我們開會聚議，馬世明陳述了馬仲英的意見，當場推馬仲英爲司令，我任宣慰使，負責連絡各族相機舉事，參加這聲勢浩大的反金運動，和加尼牙孜的職務是南路總指揮。

會議中，馬世明坦率無隱的，告訴我們馬仲英部的近況，及其二度入新的戰略。據馬世明說：尕司令一面在肅州養傷，一面利用初次入新得自省軍的槍械彈藥，將他的隊伍迅速擴充到五千人。同時，他基於前車之鑑，決心在這一次入新之役，一舉攻佔廸化，摧毀省軍，驅逐金樹仁，因而他有了全盤戰略的打算，首先，他不願像上次那樣因天寒地凍士兵冬衣無着被迫退回肅州，所以他想在翌年初春用兵於新疆戰場。

其次，尕司令認爲東疆迭經戰亂，維胞流離失所，生活困苦已極，他雅不欲東疆再淪爲戰場，一心減免東疆維胞供應軍需補給的困難，尕司令希望把戰線儘往省城廸化推，因此他除了馬世明的棗騮團外，尤將派遣馬福祥、馬全祿等部陸續西上，在這一年的冬天，儘可能循天山南北兩路，到處製造動亂，一直推展到廸化附近，使金樹仁變生肘腋，窮於應付，於是他將無暇東顧，翌年開春，馬仲英便正好順利無阻的進軍哈密，然後兩路或三路會師，把廸化拿下。

我們對於尕司令的戰略欣然贊可，接下來便分配職司，馬世明的棗騮團巡弋托克遜、吐魯番各地，經常作騷擾性的攻擊，同時支援和加尼牙孜和馬福明等部。——在此之前，這位伊斯蘭少年英雄尤曾跟和加尼牙孜二人，在三堡協助麻木提起事，盡殺當地漢胞，擊敗省軍赴援的一個營，尤曾參與進攻吐魯番之役。故所以，吐魯番和鄯善的維胞對他相當熟悉。他在托克遜、吐魯番各地，確能起很大的作用。

後來，事實證明馬仲英的戰略絕對正確，他所預期的事逐一實現，當省軍主力盛世才自皮條曲進軍鄯善，守城的維胞不敵，迅速的退到吐魯番，馬世明當時便在大軍之中，他始終恪守我們的避實擊虛游擊戰術，因此在盛世才的强大壓力之下，退連木沁、魯克沁、托克遜，最後則在民國二十二年元月二十七日退抵焉耆。——先由當地維胞阿皮子號召群衆攻破行政公署，殺了行政長牛時的全家，阿皮子迎入馬世明後，馬世明便在焉耆成立了「三十六師剿匪總司令部」。他很自然的將維胞反金運動，帶到了南疆的庫車、拜城和阿克蘇。馬世明在南疆所起的作用，遠比我們預期的爲大。

與此同時，尕司令陸續遣入新疆的馬福祥、馬全祿兩部，居然深深的鍥入乾德與廸化附近，恰如一支匕首，正指着金樹仁的心臟。而統率省軍精銳的盛世才，猶仍辛勤奔波於吐魯番、鄯善、托克遜、乾德、昌吉、廸化一帶，在跟維胞義軍捉迷藏。

於是，民國二十二年元月，尕司令馬仲英親率主力部隊，自酒泉西進，一路順利無阻，二月初，

他不費一兵一卒，拿下哈密三城，旋即下鎮西，東疆重鎮，自此盡入掌握。是月杪，我們舉行了一次高級軍官會議，籌商如何進軍廸化，控制全疆。

新疆四一二政變前後

民國二十二年元月，尕司令馬仲英率領五千勁卒，聲勢浩蕩，再進新疆，他打這一場仗，在天時、地利、人和上都佔勝算，由於新疆省軍主力盛世才部，正被馬仲英預先部署於天山南北兩路，直向廸化沿途進行騷擾，製造動亂的馬世明、馬全祿、馬福祥等，牽制住了。所以新疆東部自星星峽到哈密、鎮西一線，省軍無暇兼顧，等於門戶洞開，乃使馬仲英的大隊，得以順利無阻，長驅直入。二月初，他便不費一兵一卒，將哈密的三座城池，輕易拿下。

便在馬仲英率部西征前後，維胞反金（樹仁）運動，已經到了勢同燎原，一發不可收拾的地步。省軍在盛世才的領導之下，東奔西走，疲於奔命，他曾奉金樹仁之命，急援吐魯番，而與佔據城池的維胞展開激戰，維胞英勇應敵，前仆後繼，和省軍肉搏巷戰，竟達兩晝夜之久，一場鏖戰的結果，遂使一座人烟稠密的吐魯番城，幾乎化為一片灰燼。

馬世明、和新疆回教老將馬福明等，在吐魯番力戰不支，他們帶領殘餘人馬，向南退到了焉耆，

——焉耆的居民向以回胞爲多，他們早在馬世明進駐托克遜的時候，即有維胞首領阿皮孜等糾衆揭起反金運動，響應哈密民變，馬世明等的隊伍一到，雙方力量合流，於是便併力攻城，金樹仁所派的焉耆區行政長牛時，負嵎頑抗，終被馬世明所部攻破城池，亂軍之中，牛時的全家老小，不幸悉被殺死。

馬世明爲了壯大聲勢，號召維胞紛起反金，他在焉耆成立了「第三十六師焉耆剿匪總司令部」，由他自任總司令一職。

在焉耆以西的庫車縣，當地有一名「車戶鄉約」，也就是一縣的力伕攬頭，名字叫做鐵木爾，也是維胞。他在庫車、輪台、阿克蘇、拜城等地從事反金運動，奔走號召，秘密聯絡，使得這一帶的維胞義憤塡膺，紛紛揭竿而起，他們找不到新式武器，便手執鐵棒和大頭棒，——這種大頭棒係以堅實的木頭爲杵，一根三尺多長，在較粗的一端滿嵌銳利的鐵釘，和古代兵器中的狼牙棒相仿，當頭一棒揮去，大可致人於死。憤怒的維胞身携棍棒到處尋衅生事，不斷的和漢人發生衝突，官府無法約束，漢人心懷畏懼，更是聚族而居，輕易不敢外出，在這種情勢之下，維胞的聲勢越來越大。

等到馬世明在焉耆成立了「剿匪總司令部」，他派出人馬鼓勵並且支援鐵木眞「揭竿而起」的民軍，這一來天山南路可就動亂頻仍，草木皆兵。馬世明和民軍合而爲一，先攻佔了輪台縣城，繼而直撲庫車，守庫車的祇有省軍一個營，當然不是馬世明們的敵手，城池攻破，營長詹世奎全家殉難。

攻佔庫車之役，曾因守軍猜忌，唯恐維胞見害而不肯投降，因而發生南疆動亂聲中的一大慘劇

，其實在進攻輪台隊伍中有焉耆漢回首領馬占倉，也有維胞首領鐵木爾，和他的弟弟克馬子，這是一支漢、回、維三族合組的「反金民軍」，在新疆各地動亂中，堪稱最早的一支聯合部隊，因此仇殺漢人的情事也較少。輪台拿下來以後，庫車因為近在密邇，自也發生動盪，但是守軍營長詹世奎却不戰、不降、又不走，他一聽到風聲緊急，便率領他部下的二百餘人，全部退入庫車新城，四門緊閉，堅守不出。

庫車的維族首領汗不都拉拜克，和阿合買提汗等，當他們聽說輪台已下，大隊可望西來，他們便先發制人，提前動作，他們糾合當地反對金樹仁的民衆，高揭白旗，他們所喊出的口號是「上庫車耕牧去！」他們原本無意與詹世奎的守軍為敵，所以，曾經派專人，進新城勸請詹世奎投降。

詹世奎不肯投降，主要的是他怕維胞報復，將行殺戮，民軍無奈，就祇有整隊攻城，這時候在新城裡面還有一些維胞，於是便起而響應，大開城門，迎入維胞民軍。暴亂中不僅詹世奎的一家盡行死難，最悲慘的是那兩百餘名戰敗的省軍，他們聚集在一幢大屋子裡，引燃火藥，全部自行炸斃。

從庫車沿着大路再往西走，又有拜城，和阿克蘇兩縣，同樣是維胞勢力遠勝於漢人的地區，動亂之來，自難避免，於是首先有阿克蘇維胞蠢起，攻城掠地，情勢十分之危殆。而由於阿克蘇、拜城等地之告急，又把動亂蔓延到喀什區去。

喀什又稱喀什噶爾，在行政組織上設「道署」，首縣即在今之疏勒縣，其實便是喀什噶爾的漢城

，而另一座回城則名疏附，兩城座落在喀什噶爾河的南北兩岸，地當廸化的西南，帕米爾高原的北端，遜清咸豐十年中俄條約，首闢回城疏附為商埠，所以喀什的富庶，與其商業之繁盛，實為全省之冠。——當地多的是新疆各地罕見，五彩繽紛的磚瓦房屋，喀什噶爾名稱之由來卽在於此，因為喀什的意思是「各色」，噶爾的意義則為「磚房」，喀什噶爾者，各色磚房也。

喀什不但熱鬧繁華，抑且為新疆西陲的重鎮，因此之故，歷任主新者對此都非常重視，金樹仁自亦不能例外，他派他的四弟金樹智，率領一師省軍，駐紮喀什，而以馬紹武為喀什噶爾道道尹（又稱行政長）。

金樹智不學無術，胸無點墨，他的學識能力尚且不及他乃兄金樹仁，既不懂政治，又不曉軍事，偏偏為人性格驕奢不可一世，他在喀什平時只知橫征暴斂，盡入私囊，所以鬧得天怒人怨。

阿克蘇被維胞圍攻聲中，當地的行政長徐益珊無以應敵，祇得派人去向金樹智告急，金樹智聞訊立刻派遣團長楊慶明，帶領騎兵兩個營，馳赴阿克蘇防堵，隊伍才開出去，金樹智又覺得兵力恐怕不夠，他跟馬紹武商量過了以後，再派他的師部副官長李登龍，擔任援阿第二路指揮，率部陸續進發。

這兩路隊伍，第一路楊慶明方到阿克蘇，便遭維胞民軍迎頭痛擊，傷亡纍纍，維胞民軍係由鐵木眞和馬占倉所率領，他們在連克輪台、庫車、拜城之後，一路大勝，士氣正銳，楊慶明領軍貿貿然的開來，一交手便告慘敗，於是楊慶明率領殘軍回頭便跑，鐵木眞、馬占倉則啣尾急追，敗兵跑得快維

胞民軍也就進展迅速，不旋踵間就追到了喀什的門戶，距離漢回兩城，僅有十餘里之遙的重鎮——伽師。

伽師在喀什噶爾河南岸，河川縱橫，地形複雜，鐵木眞追擊楊慶明到了伽師之前，恰好金樹智派來的第二路援軍李登龍到了，李登龍攔住了楊慶明不再逃跑，和他一道擺下了背水之陣，準備和鐵木眞、馬占倉等民軍，在此決一死戰。

計算起來固然是李登龍、楊慶明的兵多，而鐵木眞、馬占倉的兵力單薄，但是鐵木眞很能打仗，維胞民軍又驃悍善戰，因此他們不等楊慶明、李登龍立定脚跟，先就把伽師拿下。於是鐵木眞在這一場曠日持久的大戰裡，遂而先占了地利之便。

這一場生死決鬥的大戰，前後持續了一個多月，其結果是楊慶明全軍覆沒，僅以身免，李登龍所部也損失殆盡，倉皇逃走。大戰過後，整個南疆，全部歸于維胞民軍鐵木眞的掌握。

因爲，當金樹智派李登龍率部赴援阿克蘇的當天，塔里木盆地和大戈壁（又稱塔克拉馬干）南邊的墨玉、和闐、洛浦、于闐、皮山、葉城、澤普、葉爾羌、莎車等縣，維族同胞們聞風而起，相繼舉事。最早揭起「反金運動」大纛的是墨玉，當地維胞用大頭棒當武器，將墨玉一縣自縣長以次，全部漢人悉數用大頭棒打死，遂而攻奪了墨玉縣城。

墨玉失陷的消息傳到喀什、和闐、于闐……等南疆八縣告急的電報如雪片般飛來，喀什全境烽火

連天，動亂不已，直把個顢頇無能的金樹智急得死去活來，他手下的兵馬正在伽師和鐵木眞等相持不決，整個喀什已無可調之兵，而亂事猶在方興未艾，迅速擴大，金樹智沒法打也逃不掉，他見大勢已去，走頭無路，於是服毒自殺，成爲金氏兄弟自食惡果的第一人。

金樹智毒發畢命，喀什道的軍政重責便落在道尹馬紹武一個人的肩上，金樹仁電派他爲「南疆剿匪司令」，命令他迅速出兵保護南疆各地，詎料這時馬紹武已成爲「空頭司令」了，他既無兵可派，即連保全喀什城池也是爲難已極。

不過馬紹武其人頗富政治手腕，最低限度他比金樹智高明得多，因爲他是回教新教的教主，於是他便利用「伊斯蘭兄弟」的關係，派人巡赴和闐等地宣慰，與此同時，他更限令李登龍收拾省軍殘餘，開到巴楚以東的九台，抵禦維族民軍。

李登龍在九台苦戰維族民軍，雙方對峙兩個多月，他所力戰的僅祇是民軍的一部，却仍衆寡懸殊，實力相逮遠甚，所以他的最後結果是軍心渙散，全面潰敗，李登龍本人則力戰陣亡。

等到李登龍一死，南疆省軍實已風流雲散，無一孑遺，整個南疆，盡爲維族民軍所有，終金樹仁之見逐，從未規復。僅祇剩下喀什漢城，由馬紹武召募了一批柯爾克孜族兵，守城自保。

馬仲英遣入新疆的另一支先頭部隊，馬全祿的戰果則尤較馬世明等輝煌，所給予金樹仁的威脅，尤爲重大。馬全祿曾在天山北路一帶號召維胞，進行反金運動，他在民國二十一年的臘月（時已在二

十二年陽曆正二月之交），率領維族民軍企圖奇襲廸化，金樹仁獲報後，派團長鄒某率部馳赴「芨芨槽子」堵截，這位鄒團長好整以暇，貪圖逸樂，他們在除夕夜大喫大喝，尤且大賭特賭，把一座前敵軍營，鬧得烏烟瘴氣。事爲維胞偵知，急報馬全祿部，於是馬全祿趁機大舉進攻，當夜精銳盡出，含枚疾走，神不知鬼不覺的推展到鄒團長的營地。

將鄒團居的營地三面圍定，馬全祿一聲號令，維族民軍大聲鼓噪，直殺入去，鄒部官兵人不及甲，馬不及鞍，整一團人僅祇逃出了一百多名，其餘全部被俘，軍械彈藥，糧食輜重，統統落入馬全祿的手中。馬全祿大奮神威，一戰成功，聲勢因而大盛，他當夜便將得勝之師，推展到廸化外圍。

廸化城中驟聞鄒團幾於全部被俘，馬全祿大隊已經逼近廸化城郊，當下金樹仁這一驚眞是非同小可，他立刻下令全城戒嚴備戰，造成廸化城中風聲鶴唳，一夕數驚的空前慌亂，金樹仁又急調鎮西的省軍陳品修部，他派陳品修爲南路總指揮，火速馳援廸化。

陳品修帶了一千餘名省軍，十萬火急的趕到廸化，省軍和馬全祿部稍經接仗，馬全祿便從容自在的退到省垣西南的妖魔山，這妖魔山海拔一千三百九十三公尺，距離廸化省城只有十幾里路，尙且北控老滿城，左臨廸化省城，實具高屋建瓴，遙爲控制之勢。——他這麼做是因爲自己本身兵力不足，馬仲英、馬世明的大隊一時尙未開到，倘若貿貿然的進入廸化也是於事無益，反不如預先佔好有利的地勢，不但進可以攻退可以守，而且始終成爲金樹仁心腹之大患。

以上便是馬仲英一舉而下哈密三城，再克鎮西（巴里坤），召集高級軍事會議，籌商大舉西進全盤戰略時的全疆情況。南疆已悉非金樹仁所有，天山南路也盡入維族民軍——亦即馬世明的「剿匪總司令」掌握，我們在廸化近郊，妖魔山裡還有馬全祿的一支埋伏，而省軍除了盛世才所部還算完整，頗有戰力外，其他的或則潰敗無遺，或則鞭長莫及，找不出幾支可打的隊伍。

在這一次高級軍事會議席上，我們一致議決，採左宗棠進軍新疆時的戰略，分兵兩路，併力西進。此一戰略的要點在於分散省軍的力量，使他們無力兼顧，疲於奔命，無法集中起來對抗我們的大軍，於是我們乃可迅速的會師廸化，推翻金樹仁。

馬仲傑是尕司令馬仲英的介弟，當年纔十九歲，獨當方面，驍勇善戰，不失爲伊斯蘭少年英雄，他和我兵分兩路，兼程西進，三月底，我自哈密，他從鎮西，相繼出發。這兩路大軍，我這一路居先，係沿天山南路取鄯善、下吐魯番，逕向廸化，因爲進攻沿線多爲維胞，所以大家推由我擔任指揮官。第二路則循木壘河、古城子（亦即奇台）一線西趨，由於沿途居民多爲回胞和漢人，指揮官乃由馬仲傑出任。馬仲英本人，則以「總指揮」的名義，坐鎮哈密作爲兩路的策應。

三月底，我軍一路順利無阻，進駐鄯善。四月初，我部到達了吐魯番，我這第一路，總算未經若何激烈的戰鬥。然而在馬仲傑那邊，情況可就大大的不同，他從鎮西出兵，第一站木壘河之役，他曾小試鋒芒，擊退省軍，加以佔領；第二站奇台，他和省軍李景文團遭遇，李景文自忖並非馬仲傑的對

手，但他仍能集中兵力，仗着奇台的壘高垣堅，據城力守，另一方面，他急電金樹仁，請求派兵馳援。

可惜馬仲傑輕敵躁進，這位少年英雄，終嫌性子太急了些，他一心及早攻克奇台，當日便親率雲梯兵，身先士卒，搶登奇台城垣，由於他第一個攀臨奇台城垣，目標過於暴露，被李景文官兵，亂槍齊下，登時便身中數彈，倒地陣亡。

「出征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馬仲傑陣亡奇台的噩耗，傳到哈密，馬仲英愴念愛弟，不禁痛哭失聲。他迅速領兵西來，猛攻奇台，然而便在這個時候，新疆省垣廸化，爆發了驚天動地的「四一二政變」，金樹仁倉皇被逐，盛世才見機而作，新疆的局面，也因之而丕然改觀了。

「四一二政變」，發生於金樹仁主新的第五年後期，當時新疆，由於戰亂不已，連年用兵，金樹仁屢戰屢敗之餘，實已大權旁落，形成了分崩離析的局面。新疆一地，早即形成盛世才、張元培、回族、非甘肅籍漢族、東北義勇軍，以及歸化（白俄）軍等各集團，再加上南疆全失、馬仲英二度入新，金樹仁的督辦寶座，早就搖搖欲墜，問題祇在於誰來接他的位？

先是，民國二十二年四月十日，金樹仁鑒於我和馬仲傑兩支隊伍時正着着進逼，爲免變生肘腋，急於解決他的心腹大患，因此下令盛世才率領省軍，進剿盤據廸化市郊南山之中的馬全祿部，盛世才便在四月十一日率部進駐離城四十里處的烏拉拜，他要等候歸化軍的騎兵於翌日到齊後，再作部署。

然而就在四月十二日下午兩點鐘，廸化城防指揮官白受之，發動歸化軍團長安特諾夫，以索取安家費爲詞，率領歸化軍進入金樹仁的督辦公署，越大堂，佔二堂，旋即向內開槍，金樹仁變起倉卒，乃在衛隊的掩護之下，帶着家眷，從三堂逃到後園，攀越圍牆，匆匆的逃出廸化城外，西郊公安局。

當夜，陰謀倒金份子白受之、陳中、張歆等，便邀請省垣軍政長官劉文龍、朱瑞墀、李溶、李桀、屠文沛、李笑天、巴平古特等二十多人，在歸化軍指揮部，召開臨時緊急會議，商討如何善後。席間曾由陳中建議，將督辦制改爲軍事委員會，於是便在李笑天、陶明樾附議而無人反對的情形下予以通過。接下來便公推劉文龍爲臨時省主席、東北黑龍江救國軍第二旅旅長鄭潤成爲臨時「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同時劉文龍乃以臨時省主席身份，提出下列三項「信條」：

一、保障全省各族居民的生命財產。

二、保障金主席全家生命財產。

三、保護蘇俄使領館的安全。

全體通過後，在四月十三日的淸晨，便由劉文龍派人持此三項「信條」，逕請移居西郊公安局的金樹仁一閱，用意是在請他安心。可是，金樹仁當時已有應變的措施，他不但取得了省軍楊正中一旅效忠的保證，而且正以羽毛加急文書，檄調盛世才的省軍，迅速開回廸化，爲他敉平政變。

金樹仁既然有恃無恐，他便對劉文龍等的三項「信條」，置之不理，與此同時，他更下令楊正中

率部反攻省垣。楊正中的一旅向省垣推進時，唯有歸化軍據城力抗，但是楊旅人多勢衆，歸化軍激戰久久，漸呈不支。於是，歸化軍的將領便下令集中車輛，迅速挈同眷屬，一道登車，撤出廸化城外。眼見「四一二政變」即將成爲泡影，金樹仁又要捲土重來，便在這危疑震撼，千鈞一髮之際，當時確有舉足輕重之勢的盛世才率部趕來。擺在眼前的局勢很明顯，盛世才助金則政變諸人必敗，金樹仁猶能安定局面，重登督辦寶座，——盛世才的決定如何爲舉世所共見，他當然不會放棄這個大好良機，他的部隊方抵城垣，一聲令下反向省軍楊正中開槍，金樹仁一看大勢去矣，乃由楊正中旅掩護急向昌吉撤退。

倒金份子死裡逃生，於是乃在四月十四日召開第二次緊急會議於省黨部大禮堂，這一次會議多了一位手握重兵的盛世才。他在會場四週佈置軍隊，實施「警戒」，使當時的氣氛異常緊張嚴重，因此使這個重兵拱衛的會議產生了如下幾項決定：

一、東北軍旅長鄭潤成堅辭新疆臨時「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一職。

二、主席劉文龍主張恢復督辦制，當場「又」無一人反對。

三、公推盛世才爲「臨時新疆督辦」。

盛世才就任伊時，首急之務厥在迫使金樹仁離開新疆，不容他在伊犂或塔城等地立足，再假外來或內在的力量，死灰重燃，東山再起。因此，盛世才下令所部沿途窮追不捨，直把金樹仁一家由昌吉

追到烏蘇、塔城，金樹仁過烏蘇時曾經電請張培元調兵反攻廸化，或在伊犂容他「偏安」於一時。但是張培元不忘舊嫌，峻予拒絕。金樹仁乃走塔城投奔他的同學、同鄉、同僚，亦卽介紹盛世才入新的魯効祖，魯効祖時任塔城行政長，金樹仁亟欲魯効祖和他聯銜籲請全疆軍民，甚或牽入老毛子蘇俄的外力與兵雪恨，驅逐盛世才。但是魯効祖細細爲之分析，當今之勢已不容金樹仁再作重返廸化之想，宦囊旣豐，何不衣錦歸去，於是金樹仁這才心死。他從塔城海關提取了一千七百二十餘兩黃金，由塔城取道西伯利亞，搭乘火車，輾轉的回到內地。綜計金樹仁在新疆主政五年，他的政權得之於「三七事變」的督署三堂，而亦失之於「四一二政變」的督署三堂上。

盛世才就任臨時督辦後的第二件大事，乃在解除馬仲英和我對於他的威脅，四一二政變前後，馬仲英已攻克奇台，進佔孚遠，企圖趁廸化局勢紊亂之際，一舉拿下廸化，遂其多年願望。當時馬仲英聲勢正大，廸化近郊，又有馬全祿、馬赫英等埋伏接應，廸化情勢岌岌可危，盛世才乃不得不盡出精銳，在阜康與孚遠之間的滋泥泉，和馬仲英背城借一，決一死戰。

先是，和加尼牙孜見馬仲英喧賓奪主，勢力日盛，大有猜忌之心。奇台之役，馬仲英擊潰李景文、張祖安部，生擒黎海如，一舉奪獲槍械八千餘支，彈藥不計其數，這一批數額龐大的戰利品，馬仲英並未分潤若干給我們，我倒不以爲意，和加尼牙孜則大爲不服。有此可趁之機，盛世才乃秘密派員跟和加尼牙孜接洽，委他爲南路警備司令，而等到盛馬大軍甫行接戰，和加尼牙孜立卽率部遠離，

折回頭逕向東去，馬仲英不意有此一失，頓感勢孤力單，難當强敵，所以這一場鏖戰打下來的結果，是盛勝而馬仲英大敗，馬仲英身負重傷，退回吐魯番，而與我的部隊會合。

當金樹仁在位，倒行逆施，怨謗叢生，我的目標和馬仲英一致，都在於驅金而行仁政，但是金樹仁一走，盛世才繼任，雖說我對盛氏猶未有深刻的認識，然而我「反金」的目的已達，同時也深感「民亦勞止，可以小息」，所以我深願服從當時已抵廸化的中央宣慰使黃慕松「停戰靜候處理」的命令，希望在大戰之餘有一個和平公正的解決，於是，便由此導致了我和馬仲英之間無法彌補的一大歧見。

馬仲英入新是有所爲而來，他亟欲推翻金樹仁，目的是「彼可取而代之」，所謂援助維民，那是盡人皆知的一時權宜，藉口而已。四一二政變後，馬金鷸蚌相爭的局面，演成了盛世才的「近水樓台，漁翁得利」，馬仲英於是深恨自己費盡九牛二虎之力，兩度負傷，又戰死了一位愛弟，其結果反而促成了盛世才的取代新疆督辦，這一口氣，他實在嚥不下去。於是，馬仲英之痛恨盛世才，竟較金樹仁更勝數分。這便是馬仲英和盛世才的相互拼鬥，非拼個你死我活的主要癥結所在。

馬仲英一心要我和他同組聯合陣線，用反金運動時期的合作態度，繼續反盛如故。這一點，就我的基本立場和態度而言，委實是難以從命的，我奔走跋涉，血戰經年的唯一目標是求生存、爭自由，我的目標祇在於反金，甚至如果金樹仁能够保障維胞的生存權利和自由平等，那我將會連金樹仁都不

反對。金樹仁下台，盛世才繼任，我祇盼望他能保境安民，維護各民族間的平等自由，他能做到這些，我便竭誠擁護，否則的話，也要等到他劣迹昭彰時，我再來反對也不爲遲。

馬仲英不以我所謂爲然，我止能「道不同不相與謀」，和他好聚好散，分道揚鑣。

傳記文學叢書（三十二開本）書目：

（每種每冊一律定價新臺幣十五元）

①什麼是傳記文學……………………………………劉紹唐等著
②師友記……………………………………………毛 子 水 著
③談聞一多…………………………………………梁 實 秋 著
④蔣廷黻的志事與平生……………………………陳 之 邁 著
⑤陳布雷回憶錄……………………………………陳 布 雷 著
⑥齊如老與梅蘭芳…………………………………陳 紀 瀅 著
⑦秦德純回憶錄……………………………………秦 德 純 著
⑧碣廬集（原名「我一生幾個重要的經歷」）…李 書 華 著
⑨施肇基早年回憶錄………………………………施 肇 基 著
⑩民國初年的幾任財政總長………………………賈 士 毅 著
⑪大鼓生涯的回憶…………………………………章 翠 鳳 著
⑫白石老人自述……………………………………齊　 璜 著
⑬新潮………………………………………………蔣 夢 麟 著
⑭逝者如斯集………………………………………羅 家 倫 著
⑮從巴黎和會到國聯………………………………金 問 泗 著
⑯感舊錄（原名「停雲集」）……………………李　 濟 著
⑰勝利前後…………………………………………邵 毓 麟 著
⑱山木齋話當年
（一個音樂和語言工作者的自述）…………李 抱 忱 著
⑲蔣作賓回憶錄……………………………………蔣 作 賓 著
⑳實庵自傳…………………………………………陳 獨 秀 著
㉑丁文江這個人……………………………………胡 適 等 著
㉒蔡元培自述………………………………………蔡 元 培 著

㉓從參加抗戰到目睹日軍投降……………………冷　欣著
㉔崔書琴紀念集……………………………………張其昀等著
㉕近代外交人物論評………………………………沈雲龍著
㉖張伯苓與南開……………………………………王文田等著
㉗中行服務記………………………………………姚崧齡著
㉘十六年築路生涯…………………………………淩鴻勛著
㉙閻錫山早年回憶錄………………………………閻錫山著
㉚外交工作的回憶…………………………………金問泗著
㉛程天放早年回憶錄………………………………程天放著
㉜酸甜苦辣的回味…………………………………張道藩著
㉝思親集……………………………………………王洪鈞等著
㉞蔣百里的晚年與軍事思想………………………薛光前著
㉟康有爲評傳………………………………………沈雲龍著
㊱郝更生回憶錄……………………………………郝更生著
㊲中國學人在美國…………………………………趙浩生著
㊳林白水傳…………………………………………林慰君著
㊴李書華遊記………………………………………李書華著
㊵剛河暴風雨回憶…………………………………沈覲鼎著
㊶閒話往事…………………………………………黃寶實著
㊷朱家驊年譜………………………………………胡頌平著
㊸胡漢民自傳………………………………………胡漢民著
㊹堯樂博士回憶錄…………………………………堯樂博士著

傳記文學集刊（三十二開本）

C-1 徐志摩全集　（每部六輯，不零售。）

蔣復璁、梁實秋主編　平裝每部三百六十元
精裝每部四百八十元

Document generated by Anna’s Archive around 2023-2024 as part of the DuXiu collection (https://annas-blog.org/duxiu-exclusive.html).

Images have been losslessly embedded. Information about the original file can be found in PDF attachments. Some stats (more in the PDF attachments):
{
  "before_pdg2pic_conversion": {
    "filename": "MTMxMzQ5MzUuemlw",
    "filename_decoded": "13134935.zip",
    "filesize": 50682896,
    "md5": "320f1fbbce6792e1020f16b466d7d093",
    "header_md5": "8194233fdd6c454574b30f4e937e6107",
    "sha1": "4fb56511b054a75f39008ecc783f3f438b65a1bc",
    "sha256": "890003086b9a21417cd8d11d2b42e41cd801a4f37dd62456f909cc610debbc05",
    "crc32": 257197568,
    "zip_password": "",
    "uncompressed_size": 51417845,
    "pdg_dir_name": "",
    "pdg_main_pages_found": 164,
    "pdg_main_pages_max": 164,
    "total_pages": 180,
    "total_pixels": 373065244
  },
  "after_pdg2pic_conversion": {
    "filename": "MTMxMzQ5MzUuemlw",
    "filename_decoded": "13134935.zip",
    "filesize": 50791459,
    "md5": "57d154dfaf5977d9d9a39d8ed42a1b48",
    "header_md5": "bbfe0de42befa6ff03fd2243cfa3eb8a",
    "sha1": "58e4dcb779bde407d20cd8b38af498075132c42a",
    "sha256": "c3fe9e80ad5064f0286bc9fb565371b62e5f37618b32866ed877908442f626c5",
    "crc32": 732539173,
    "zip_password": "",
    "uncompressed_size": 51414397,
    "pdg_dir_name": "",
    "pdg_main_pages_found": 164,
    "pdg_main_pages_max": 164,
    "total_pages": 180,
    "total_pixels": 469573016
  },
  "pdf_generation_missing_pages": false
}